改造

La Rekonstruo

第三卷 第六號



國立南京圖書館

中華書局特設

學校工場出品部

本局近受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及各工校各工場之委託特設學校工場出品部於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口總店內凡木工金工籐工革工琺瑯器陶器玻璃器等各種出品花式新奇售價低廉如承賜顧無任歡迎茲將要目列下

上海中華書局總店啟

木工　客廳、餐室、臥房、書房、廚房、及辦公室等各式器具。

金工　搖紗器、打包機、鈕扣機、衝壓機、印刷機、軋花機、車床、鉋床、鑽床、各式銅製抽屜拉手、鋁製鍍金煙盒煙嘴、

籐工　各式坐椅、茶几、沙法、孩床、搖籃、花盆、提包等一應俱全、

革工　皮包、皮夾、書包、皮帶等

琺瑯　飯碗、飯鍋、食籃、盆碟、面盆、水桶、茶杯、及對聯畫片等。

陶器　宜興產各色紫砂茶壺、茶杯、花瓶、花插、筆筒、水盂、等式樣俱全、

玻器　博山產玻璃製客廳圍屏、火爐圍屏、掛屏、各種花卉盆景以及文房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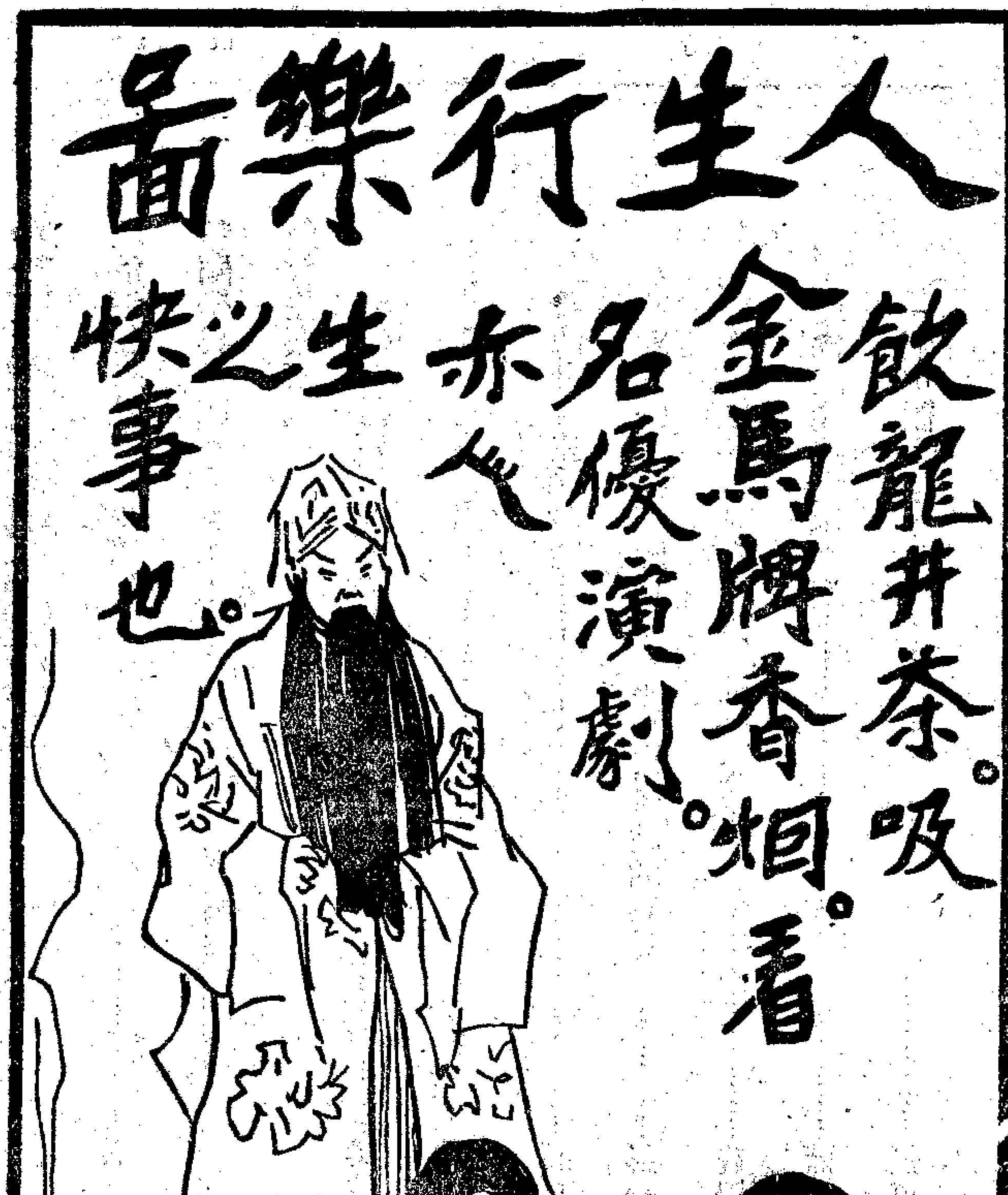
其餘尚有各號鈕扣嘉定竹刻等花名繁多不及備載

新到

美德 文具儀器

英美 原版西書

本局新自美國、德國運到各種自來墨水筆、寒暑表、寫字墨水、繪圖墨水、筆尖、鉛筆、測量器械、信箋、信封、足球、油畫顏料、水彩顏料等文具儀器。物品精良。定價克己。又由英美運到大宗原版書籍、如課本、文法、辭典、學生修養、自修用書多種。均照原價發售。惠顧諸君駕臨或郵函接洽均所歡迎。上海棋盤街四馬路口中華書局總店啟


人生行樂圖
飲龍井茶。吸金馬牌香烟。看名優演劇。亦人生之快事也。

改造第三卷第六號目錄

政治活動果足以救中國耶……君勱（一——六）

哲嗣學與譜牒（續）……丁文江（七——一六）

社會主義研究

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梁啟超（一七——二六）

社會主義與中國……藍公武（二六——三四）

我的社會主義討論……蔣百里（三四——三九）

我對於張東蓀和陳獨秀兩先生所爭論的意見……彭一湖（三九——四七）

對於社會主義爭論問題提出兩大關鍵……費覺天（四七——五一）

社會主義與資本制度……藍公彥（五一——五四）

一個申說……張東蓀（五四——五八）

四　基爾特解決法……延陵譯（五九——六八）

五　勞動與權力……赤笑譯（六九——七二）

六　社會之社會化（續）……瞿秋白（七三——一〇〇）

七　西洋畫派（續）……大泉譯（一〇一——一〇八）

八　附錄……（一〇九——一一五）

附圖　瑪利亞的結婚　瑪利亞入廟



中華書局出版 新文化叢書

新文化之運動日盛。一日關於時代思潮之作品。散見於各種雜誌者。都零碎不成片段。實不足滿吾人求知之欲。本局熟察趨勢。知叢書之刊行。爲刻不容緩。爰廣徵名家譯著。定名新文化叢書。陸續印行。茲將書目列下。

赫克爾一元哲學 二冊一元二角 馬君武譯
達爾文物種原始 四冊一元八角 馬君武譯
羅素政治理想 一冊三角 劉衡如 吳蔚人 譯
倭鏗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一冊四角 余家菊譯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一冊五角 高一涵編
女性論 一冊四角 馮飛編
社會問題概觀 周佛海譯
社會主義運動 沈澤民譯
社會問題總覽 李達譯
現代理想之衝突 王撫盦 查謙 合譯
遺產之廢除 潘公展譯
思維術 杜威著 劉伯明譯
農業政策 馬君武譯

哲學叢書 實驗主義

一冊定價二角五分

『實驗主義』這個名詞，在時下的論文中常常看見。究竟『實驗主義』這派哲學的內容如何，中文中還沒有一本書可加以系統的解釋。這本小冊子，就是供給這種需要。全書計分八篇：第一篇實驗主義的原始；第二篇新心理學；第三篇認識上的意志；第四篇武斷主義的窮途；第五篇眞理與謬誤的問題；第六篇形式論理學的失敗；第七篇惟智主義的破產；第八篇思想與人生。

哲學叢書 亞里斯多德

一冊定價四角五分

亞里斯多德是一位古代希臘的大哲學家，他的學說支配了歐洲思想界一千多年，勢力是狠大的。我們要研究他，這本小冊子說得很明白。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亞里斯多德的傳略及著作；第二章科學的分類和科學方法；第三章第一哲學；第四章物理學；第五章實用哲學。

政治活動果足以救中國耶

君勱

第一

亞立斯大德有言。人類者政治的動物也。言人類生於團體之中。有團體不能無公共生活。有公共生活而政治起焉。自近世代議政治興。所謂政治者。尤有一定之條目。組織政黨也。運動選舉也。爭代議士也。爭內閣也。是名政治。乃至社會黨之興。雖其目的在保護勞働者之利益。而其所採手段。仍不外爭議席監督政府與夫組織內閣。誠所謂政治活動者而如此。則吾敢以一言告國人。以政治活動改良政治。則中國必不救。不以政治活動改良政治。則中國或者有撥雲霧覩青天之日。

吾國人之言政治焉。如貢院中攷生之於主試者。歐洲人之言政治焉。如工廠工人之於廠主。攷生者。其地位等。其利益同。自外形視之。與一廠中集合多數工人不少異焉。然攷生之增進其地位與工人之增進其地位。兩者所採手段。絕不相同。攷生之成功與否。以排斥他人壓倒他人爲第一義。壓倒他人之能力尤強者。則超等第一第二第三名焉。壓倒他人之能力稍次者。則甲等乙等焉。壓倒他人之能力尤次者。則丙等或不列等焉。此壓卷之名所由來也。惟其我之成功。以他人之失敗爲條件。故貴異不貴同。但知有己。不知有人。抑以攷試者。衡文之權在一人。故其中選與否。在乎揣摩主試者之風氣。揣摩尤工者。則尤得前列焉。吾以是驗之民國以來之政局。何在而非科舉時代學士大夫之心理耶。名在政團之中。代表民意耶監督政府耶。實行政策耶。皆非也。謂是乃功名之地。吾姑依附焉。以是之故。當其入黨也。本無所謂主義。入之既久。而無所希冀。或出怨言。或翩而之他。所謂黨中領袖者。固嘗奔走國事。稍識西方政治活動之大義矣。然一旦利害發生。則互相競進。雖朋友之誼且不顧。又遑論乎黨。以是之故同

爲一黨而黨中必有某派某派。故其意見所由生。則地位問題利害問題爲之焉。而黨勢之盛衰。又視乎一時之風氣。同盟會成功。則普天下皆同盟會會員。何也。此時之風氣在同盟會焉。袁世凱柄政。則普天下皆袁氏徒黨。何也。此時之風氣在袁世凱焉。如是。所謂政黨者。號稱有主義有政策者也。故其內訌。則黨魁與黨魁不相容。黨員與黨員不相容。所以陰驅而陽遣之者。不外乎地位金錢。是與政客之以功名所屬。不惜百計排斥他人而但求一己之術之售者。有以異乎。其爲工廠中之工人者不然。工人自爲一團體。與工主相對立。所要求利益。爲公共所均沾。非一人所得獨私。工人之發表意見。本乎一人之良心與利害。非惟不必揣摩工主之意旨。且常與之立於反對地位。故工團之活動。爲公共利害。其爲之領袖者。非以是爲功名之地。曰義務所在。不能爲同業者效力耳。如是以政客之心理言政治。則其政治團體之目的在功名不在國民之利害。雖同在一黨中。以個人之利害。可以旦夕分裂。以工人之心理言政治。則其團體之目的在團體足之利益。而無所謂功名。彼是卽有分合。但有意見異同。而絕無謂權利競爭。嗚呼西方政治之所以日良。中國政治之所以日不良者。豈不在此壓卷與非壓卷之心理耶。

第二

今之議者。以爲政治活動爲一國政治良楛所繫。吾國民豈能長久置而不問。夫政治活動之重要固已。所以活動之者。存乎其人。今日而言政治活動。則活動之者。非八九年來之政客耶。非海外青年學子。以新式政治家自命者耶。政客之所爲。久爲海內外所共見。其能革面洗心而先自改造一身耶。吾甚疑之。以云海外學子。一學生總會尙不能維持。遑論政治大團體。且其所心摹力追。不外功名富貴。如是。以今日之人心而言政治活動。是以民國以來之紛擾爲未足。而求其重演一番而已。況其並此而不可

得耶。

既言政治活動矣。則不能不結政黨。政黨之分子。吾知之矣。政黨之經費將安所出。辦機關報有費。本黨總部支部之支持有費。吾以八九年之政黨觀之。從未聞黨員曾為本黨負擔一文經費者也。致之西方各國之政黨。其費用之浩繁。遠在吾上。所以維持之者。則國民生計發達一也。豪商大賈不惜以資金贊助其本黨二也。吾嘗謂西歐之國家。自十六七世紀以降。挾東西印度之金錢以歸本國。於是其市府發達。於是知自由之重要。而爭憲法而爭政黨內閣。是其十九世紀以來之憲政。直以十六七世紀以來之國富為基礎者也。吾國則不然。革命之起。本成於民窮財盡之後。其為黨員者。曾不名一錢。謀生且不暇。遑論支持黨費。且彼以黨為生活。原不許黨之生活者也。於是黨費之所自出。則有一途。曰政府是已。其為政府黨者固賴政府。其為非政府黨者亦賴政府。每屆選舉。則政府之負擔各黨經費。必數百萬焉。試問不籌經費。何以支持一黨。既籌經費。則不得不賴政府。夫天下安有搖尾乞憐於人。而尚能行監督之權利者乎。政策之原可贊成者。吾從贊成之。然而反對者猶曰。是金錢之效力也。政策之不可贊成者。吾本可加以反對。今焉以金錢關係。惟有箝口結舌而已。如是政黨本所以發達輿論者。今反為壓制輿論之具。是為組織團體者之初心乎。吾見夫以黨費之故奔走政府之門者。在知之者非不諒其苦心。而無如金錢之所入。徒以養一羣食客。與救國大計何與耶。

既言政黨矣。不能不爭選舉。吾四萬萬之同胞中。識字者有幾。識字而熱心政治者有幾。熱心政治而知投票權之可貴者有幾。每屆選舉。則各黨之所以號召此小民者曰金錢。五角一票。一元一票。及至複選。數百元一票。千元一票。投票者視為分所當得。候補議員亦以為理固宜然。政府黨與反對黨恬然不以為怪。絕不聞有因賄賂而起選舉訴訟者。蓋神聖之選舉權。至中國而掃地盡矣。

‧夫政治家之所以指導其民者。厥在開發其知識養成其人格。必如是而後國家乃植基於不弊。今焉政見不講。演說不聞。此以賣買往。彼以買賣來。乃至以一人之身。可以賣來賣去。惟金錢之高下是視。嗚呼循此種選舉以化民成俗。則數年以後。非率天下而爲禽獸不止矣。寖假而外國銀行家之黠者。以補助選舉費收買吾國之議員。則吾民直接爲政府之奴隸。間接爲外人之奴隸。即此一端。已令吾股慄。他尙何言哉。

結政黨矣。爭選舉矣。則社會上之五光十色。不能有所迎拒。有迎拒而親疏分而恩仇起而黨略出。吾而在黨外焉。所主張所是非者。本爲廓然大公。而人亦以廓然大公視之。及其所主張而變爲黨議。則反對者必曰。是反對我焉。是所以倒閣焉。必造爲種種謠言以妨礙之牽掣之。夫政黨之相攻。本常事也。然吾國人則有一種心理。每曰政策非不可行。然以吾之反對黨而行之。則於吾黨必有大不利。故此政策無論其於國有何大利。然以黨略關係不能不反對之。破壞之。換詞言之。各黨日日相攻。惟令國家不辦一政無一人得保令名而後已。以是之故。名爲政黨。而平日千方百計以圖之者。絕不及國家。唯鉤心鬭角以應付人的問題耳。夫今後言政治活動者。可以無須政黨。斯亦已矣。誠一日不能無政黨。則無論其必地如何光明磊落。而一陷入漩河中。則未有不消磨其精力於相傾相軋。而益陷國家於不可收拾者。夫不可收拾可也。然壹瘁於政治活動者之初心。果若是耶。

第三

嗚呼。吾誠不願道此民國以來政黨之醜歷史。吾之所以縷縷言之者。凡以證政治活動。不能外政黨。有政黨則經費黨略黨內組織問題相緣以起。八九年之往事。彰彰在人耳目。謂率此道而不速國家

之亡者。請懸吾目於國門而待之耳。自中國之有政黨。彼此之相仇恨不兩立。遍世界吾未之前聞焉。甲黨以乙黨爲卑鄙爲賣國。乙黨以甲黨爲卑鄙爲賣國。今也黨派之分裂愈多。其仇恨亦愈深。昔之相仇在兩黨。今則起於同室。譬之治絲者。結愈糾紛。而愈纏之不已。則結終未有解者也。然則奈何。曰一播而空之。從頭做起是已。其條件有三。

第一　普及教育。使政治權力移於大多數人民身上。

第二　所謂大多數人民。應以有職業之農工商爲中堅。而摒除無職業之士。

第三　廓清舊日一切黨派關係。

此三者。非吾所謂政治活動也。而政治活動之基礎在是。不先建築此基礎。則吾國之共和。雖混沌千年可焉。吾所謂於政治活動外而有改良政治之道者此也。蓋政治之競爭。猶之戰陣。有步伐整齊指臂相使之兵。而後能與人臨陣決勝負。今既無兵。何所謂戰。今日乃練兵之日也。非與人交綏之日也。

此三條者。條目雖殊。而精神則一。一者何。從頭做起是已。舊日之黨派。其誤吾國者。至今日而已極。故舊形式之政治活動。萬不容其留存於今後。昔之所以不相容者。豈不以爲華盛頓，格拉斯頓，卑士麥，加富洱之事業。可以旦夕自我而成。今焉此大夢當醒矣。其稍釋怨毒爲國家增祥和之氣。吾旦暮望之矣。

世界之良政治。未有不以國民爲基礎者也。蓋判斷得失。決多少數。其最終之一步。不能舍國民而他求。欲求有此種能力之國民。方法甚多。而根本上不外教育普及。人人自覺。人人有知識。夫而後可以語夫政治。語夫選舉。小學中學應注重團體生活。高等學校以上應仿各國大學聯合會擬國會之制。學生分黨而坐。有首領有黨員。主義之尊重。紀律之確守。視爲一種信條。此則培養國會。及地方自治人才。

爲各國十九世紀以來之經驗。而吾國不能不自今補習者也。抑今日之世界。社會革命之世界也。工商日發達。貧富日懸絕。此而不解決。則政治革命未成。而社會革命又起矣。故今後之政治教育。當含兩種精神。一曰養成政治能力。即吾前文所述尊主義守紀律是也。一曰以社會主義爲精神。使有志於生產之業者。捐其好貨財私妻子之心。而移之以利社會。一切教科書中。務去私財產之說。而獎勵爲社會效力之精神。如是雖生產發達。而階級戰爭或者可以稍殺其勢乎。嗚呼吾念之熟而信之篤矣。居今日而言政治活動。無論有何等好名目好主義好理想而終不免於繰返國人之舊性質舊手段與舊日黨派關係。然則何如一刀兩斷。決心放棄之爲愈乎。政治活動既放棄。則今後將以何道報國。曰一心併力於政治社會的教育而期其收效於十年百年之後。國人其念之哉。世界固有號爲共和。而其政治之泯勢。如入泥穴之中。愈陷愈深如墨西哥其國者。無他故焉。其國中之仁人義士。不能自拔。爲國民政治智識政治品格上下一種根本救治之工耳。嗚呼吾國之仁人義士。其終不能自拔耶。其終不肯下此根本救治之工耶

十一月巴黎

哲嗣學與譜牒（二續）

丁文江

六 中國家譜的缺點

現在我們可以講到本題了。我們講研究遺傳性的方法的時候，曾證明統計的方法，是研究哲嗣學最爲重要的。但是統計的材料，却不是容易搜集。因爲哲嗣學者所最要曉得的，是祖宗和子孫的關係。這種統計，自然不是一時所能造出來的。所以哲嗣學者的材料，以人家的家譜爲最重要。在歐洲美洲，這種材料很不容易搜集，因爲祇有世家大族，有承繼爵位的關係，方有譜可考；普通的人民，家譜的觀念本來淡薄，交通發達以後，個人行動自由，勢不能聚族而居，縱然有人提倡修譜，也是極不容易成功的。我們中國却是不然，因爲宗法的關係，差不多的人家都是有譜的。現在若是有人拿哲嗣學眼光，將這些譜詳細研究起來，豈不是可以使他們變成絕好的科學材料麽？

我們先講理想的家譜，譜例應該是怎麽樣的：（一）就遺傳性講起來，父系母系，是一樣的重要；男子女子，受一樣的影響。所以理想的家譜，須要男女並重。這就是絕對與我們中國的家譜不同，因爲我們的家譜，是一種敬宗睦族的方法，總含幾分宗教的性質。母系一方面的祖宗，完全不載，是不用說的了，還有幾種家譜，連配某氏的生歿年月，和生了幾女，都完全不載的。這種家譜，由哲嗣學上看起來，就沒有什麽價值。（二）既然用統計的方法來研究這種問題，於這個有關係的數目，自然越完備越爲可信。譬如說某人生幾子幾女，不但是成人的子女，應該記載，就是夭殤死胎，也應該逐一登載。我們中國的家譜，夭殤是不載的，多或是縱然記載他的生歿年月，大概都從簡略。這也是一個絕大的缺點。（三）統計的數目，固然要完備，可以用統計法研究的各種特點，更應該要完備。所以理想的家譜，他上面的人，不但是生歿年月，班班可考，就是他的長短肥瘦性情職業，以及他所得的疾病，沒有那一件不是有記載價值的。我們中國的家譜，是有一種舖張揚勵的性質，所以凡有名譽的事，譬如節孝科名，各譜皆有。至於其餘的特點，於名譽沒有關係，或是於名譽有妨碍的，一概都不登載。豈不是可惜！

七 可以拿家譜研究的問題

但是有幾件是我們中國家譜上所一定記載的：(一)生歿的年月，(二)子女的有無多寡，(三)科第功名，(四)元配繼配和妾生子的數目。從這幾項上着想，可以研究的問題也就不少了。

「甲」於哲嗣學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

(子)人口增加的速度　我們的人口究竟多少，沒有人可以說得出。但是向來號稱四百兆，外國人如此說，我們自己也就如此說。又人家看見我們望子的心異常之切，就都以為我們是世界的多子多孫的國民。這種說法並沒有確實的證據。近來協和醫院林博士，用他所調查四千家所得的結果平均計算，每家只有子女三人有零。其中在一歲以內死了的有三分之一，所以每家平均只有子女二人有零，還遠不及英國滿棟司特人的家族大。林博士自己很覺得這種結果出乎意料之外，或者不很靠得住。據我研究家譜的結果，却和他的不大相遠。但是這種研究，總得要材料多，方纔可以靠得住。

(丑)平均的壽數　大凡一個國裏人文化程度的高下，同他壽數的長短，有一定的關係：文化越高，壽數越長；越低越短。因為如果公衆衞生發達，醫學昌明，經濟活動，人人可以豐衣足食，人口的死亡自然可以減少。所以這種統計，各國都看得很重要的。我們中國至今沒有靠得住的統計機關，所以全國人民究竟平均能活多少歲數，無從知道。家譜裏面生卒年月，大概是有的，而一族裏面，窮的富的各種階級的人都有。若是材料搜集得多，拿譜上所載的壽數平均起來，雖不能說一定和全國人的平均壽數相同，也不應該有很大的區別。所可惜的是夭殤的人，譜上不載的多。就是載的，也祇有「夭」「殤」「早卒」「未娶卒」的字樣。他們的確實壽數，沒有法子可以知道。但是比較好一點的家譜，成丁的人的生歿年月大概都還完備。所以我們從家譜所得的結果，祇可以當作成丁以上的人的壽數。這種數目，仍舊是有一種價值，可以和別國的統計相比較的。

(寅)多妻的程度　我們的婚姻制度，同歐美人的婚姻制度比，自然是含了多妻的性質。但是我們的多妻本來就同個

教人的多妻不同。因爲我們有妻妾的分別：停妻再娶，或是重婚，都是法律上所不許的。然而娶妾不但是社會上所公認，而且是法律上所允許的。但是合全國人計算，究竟娶妾的人占幾分之幾呢？這種統計，很足以曉得我們社會上實在的情形；是研究我們文化的程度，極有關係的。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除了用家譜來研究，別的沒有法子。可惜許多人家的家譜，有一種宗教的性質；往往有不載妾的姓名，或是要生子以後，方纔上譜的。這種材料，當然是不可靠的。但是據我所看見的家譜，不問有子無子，是妾都載的，也還不是沒有。這要搜羅得廣，去取得精，或者可以找得出許多這種完全的家譜來，所得的結果，可以代表全國的情形，亦未可知。

(卯)歷史上的移民　我們中國民族的分布，各代不同。黃河揚子江兩條大水的左右，是中國民族足跡到得最早的地方。

其餘如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東三省，都是有歷史以來，慢慢的同中國相通，被我們民族去殖民的。所以福建的八大姓，相傳是五代時候，跟了王審知由河南的汝南縣去的。這叫做「八姓從王」。福建本來是無諸的地方。跟王審知去的人，當然是沒有帶家眷的；到了福建，大概都娶了土人爲妻。所以至今福建土話叫婦人爲「諸娘」。廣東廣西，雖是早已和中國相通，直到南宋的時候，中國人去殖民的，方纔慢慢的多起來。所以廣東人的家譜，幾乎沒有不拿南宋人做始祖的。當時同土人互婚的憑據，雖不能如福建的明瞭，但是許多人家，有娶洗氏爲婦的，(廣西人更多，)足見互婚也是實有其事的。至於雲南，貴州，殖民的歷史，從明朝纔起：開礦的是江西人，做買賣的是湖廣人，流宦的同屯田的，是江南人。東三省的人，上自田舍翁，下至紅鬍子，無一不是山東人。他們的來歷，更是班班可致的了。除此以外，如四川一省，遭了張獻忠的大劫，幾乎全無人煙，現在的四川人十個有八個是湖北去的。又如河南，山西，陝西，直隸等省，在遼金元三朝人種混合的歷史，沒有那一件不是可以從家譜上研究出來的。假如我們能夠聚集許多同志，把各省各縣人家的家譜，逐一來追究他始祖的原來，把一千多年裏面民族的變化，殖民的歷史，弄得明明白白，瞭如指掌，豈不是一件極痛快的事麽？

(辰)亂世人口的死亡　我們講所以要研究哲嗣學原因時候，曾看見我們中國因爲人滿爲災，每一百多年到兩百年，總

內就有亂事。亂的時候久了，人口死亡得多了，然後可以太平。但是經過一次亂，究竟死去多少人呢？大概除去家譜，也沒有別的靠得住的記載。年代過久的亂事，已經不容易研究，至於洪楊之亂，長江一帶受害的程度，却有法子可以調查。譬如我們江南人家大族的譜，無論那一家，到了咸同年間，生死失蹤的，都是不可勝記。若是我們搜集的材料，果然豐富，把所有這種失蹤人的數目，詳細計算起來，豈不是可以知道洪楊之亂死亡人口的比例麼。

「乙」哲嗣學上普通的問題　上面所說的五個問題，雖是很有興味，却都於哲嗣學沒有直接關係。下面所講的幾個問題，是現在哲嗣學上沒有解決而可以用中國家譜來研究的。

(子)長子同他子的比較　長子和他子究竟有沒有分別，照現在哲嗣學者研究的結果，還沒有能解決。但是有一班人說，長子的聰明壽數，是不如他子的。不過他們所舉的證據還不甚多。譬如我們拿譜上所有長子的壽數，同他子的壽數來比較，再看長子裏面得科名的比例，比他子裏面得科名的比例如何，豈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麼？

(丑)兄弟多寡的利害　兄弟多寡的利害，至今也沒有定論。有一班人說兄弟多了，父母因經濟上的關係，教養培植，都不能如兄弟少的那樣周到，所以主張兄弟多是害多利少的。又有一班人說，兄弟多是父母精力過人的憑據，他們得大比旁人厚一點，所以利多害少。這兩個說法，理論上都可以講得通，但是不知道實際上究竟那一樣勢力大一點。有詳細的家譜，至少可以曉得科名的發達，同兄弟多寡的關係。譬如我們拿家譜上所有有科名的人來照他兄弟多寡分類。然後再看弟兄一個的，一百個裏頭有幾個能有科名。再拿弟兄兩個三個各類的科名的比例來比較。祇要研究的數目多，也就可以有可信的結果了。

(寅)兄弟多寡和壽數的關係　這個問題，同(二)是相做的。不過是多數哲嗣學者研究的結果，都以為兄弟越多，壽數越長。但是材料究竟還少，不能說這個問題已經完全解決。所以我們拿中國家譜來研究這個問題，也是可以於哲嗣學上有所供獻的。

(卯)生育多寡於母親的利害　近來歐美的婦人，最怕生育，所以有限制生育的種種的方法，爲他們辯護的，有兩種理由：第一是說經濟上的關係，以爲弟兄多了，父母培植不起；第二是說生育多了，於婦女身體大有妨礙。但是這種說法並沒有確實的憑據。要證明他的是非，也祇有統計一法。假如我們拿譜上的婦人照他生子的多寡來分類。再看每類裏面的人平均的壽數。若是子女多的婦人的平均壽數，比子女少的婦人小，豈不是可以證明生育多是於婦人有害的？反過來講，要是兒女越多壽數越長，就可以見得生育是於婦人沒有什麼害處的了。

(辰)結婚最宜的年歲　男女究竟應該幾歲結婚，至今仍舊沒有定論。別的事實不講，單講結婚遲早於子女强弱智愚的關係，也就大有研究的餘地。中國家譜上，結婚的年歲，雖然不載，子女同父母年歲的比較，可以算得出來的。譬如我們拿譜上所有的人，照他出世的時候父母的年歲來分類。再看各類的人的平均壽數，和科名的比例，就可以知道早婚遲婚的利害。但若是父親的年歲，和母親的年歲，相差太遠，就應該分別研究。因爲有人說母親年歲越大，所生子女越不如人；父親的年歲，則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丙」哲嗣學上特別的問題　上面所說的這五個問題，雖是很有興味，然而據我看起來，還不是哲嗣學上重要的問題，於我們中國的文化關係還少。用哲嗣學的眼光看起來，我們中國的婚姻制度，和歐美不同的地方，共有兩件。

(子)內婚　在歐美各國，不但中表可以爲婚，就是同姓的人，祇要不是同父母的，都可以爲婚。所以叔子娶姪女的，堂兄弟娶堂姊妹的，數見不鮮。在中國這種事情，不但爲法律所不許，而且爲社會所不容。因爲我們自古以來，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繁」的說法。到了近世紀，中表爲婚，也爲法律上所禁止。這種制度，由哲嗣學講起來，還是有利呢？還是有害呢？血族最近的人互相爲婚，叫做「內婚」。世界上各種民族，都是有限制的。不過我們中國，是採的一種極端的主義。若是內婚果然是有害的，就是這種極端主義，也應該保存。在十九世紀中，一般學者，都以爲內婚是有損無益，應該禁止的。他們往往舉歐洲皇族做例，說皇族裏面，有瘋病的人，比尋常人家更多，以爲是內婚的結果，所以如此。但是近二十年來的研究，已經把這

種學說，完全推翻。因為有瘋病的男人，和有瘋病的女人結婚，當然將這種瘋病，遺傳於他子孫，不如和沒有瘋病的人家結婚，可以減少這種遺傳。若是沒有瘋病，體格聰明，德行在平常人之上的人，實行內婚主義，豈不是可以保存他的優點，不至於為外族的人所混化麼？近來哲嗣學統計的結果，很可以證明這種學說的不錯。據這種學說看起來，各種民族禁止內婚的制度，是一種維持家族秩序的方法，並與遺傳無關。因為自從家族制度發明以後，人各有妻室，各有子女；婚姻的責任越大，男女不正當的結合，更應該禁止。然而一家的人，男女住在一塊，最容易生出不正當的關係來，所以纔禁止內婚，使得人看這種舉動，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然後可以維持家族的秩序，婚姻的制度。所以自古同姓，不為婚，中表却不在禁止之列，「禁止中表為婚，是近來的事。」就是因為同姓的人，是同居的，表親是不同居的緣故。到了宋元以後，宗法的宗教，愈加發達，男女的關係，愈加限制，所以中表也不准通婚了。同姓不為婚的由來，既然如上面所說。這種制度，於中國社會上有什麼影響呢？據我想起來，他可以使得「遺傳趨常」的作用，更為顯明。因為一族裏面偶然有出類拔萃的人，或是下流反常的人，不能和他遺傳性比較相近的人結婚，這種特點，遺傳於他子孫的機會，自然就少了。中國沒有過百年的世家，大概這個也是一個原因。然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程度，相去也不如別國的遠。譬如拿中國上流社會的人，和別國上流社會的人比，我們的聰明體格德行，往往不如人家。拿我們的下流社會，和別國的下流社會比，不但不比人家壞，而且似乎人家還不如我們。這種結果，雖不能說全是禁止內婚的影響，然而性質比較相同的人，既然不能為婚，好種固然不容易保存他的好特性，壞種也不容易增加他的壞特性，自然使得一班人的程度，慢慢的相差不遠了。這種制度的好壞，不是單用家譜，可以研究得出的。但若是我們家譜，對於各人的母家，記載十分完全，可以研究的地方，也就很多。因為中國法律上雖然禁止中表為婚，社會上仍舊承認這種婚姻，不過是沒有歐美各國那樣多罷了。我們可以假定有科名的人，平均的聰明，在一般人之上。拿他們子孫，分為兩類：一類是中表為婚所生的；一類是非中表為婚所生的。再比較這兩類裏面的人，有科名的機會。所困難的，是中國家譜上關於女家的世系，記載非常簡略；是否中表，往往不能證明。雖有姑表，大概還可以間接尋得出來；因為有許多譜上本族的女子，

據家某人是記載的；本族某人娶某氏係某人之女，也是記載的。所以萬不得已，祇可以拿姑表結婚所生的兒子當他一類，再和非姑表結婚的比較。結果雖似乎不能夠圓滿，然而祇要材料豐富，也就有幾分可信。

（丑）娶妾的制度　我們中國的社會制度，與歐美各國第二個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娶妾的制度。我們上面講多妻程度的時候，已經聲明，中國的多妻，和回教各國多妻不同。又在社會裏面，也是極少的少數。就是歐美各國，名為一夫一妻的正式婚姻之外，有外室私遇的，不一而足。可惜這種事，沒有確實的統計，可以比較。據我看起來，他們這種有外室人的數目，不見得比我們娶妾的人少到那兒去。但是有一層不同：我們娶妾，是明目張膽的，社會所承認，法律所允許的；妾生的兒子，同妻生的兒子，在社會上，法律上，所享的權利，大概沒有什麼不同的。西洋人的外室，是完全秘密的，法律雖不禁止，社會卻不承認；所生的子女，當私生子看待，法律上的權利，既然喪失，社會上的人，又以白眼相加。所以有外室的人，也不願意他的外室生子；自然這一樣的子女，也就少了。中國則完全相反。娶妾制度的根據，在於宗法上的宗教。由這種宗教上的眼光看起來，娶妾的第一個目的，是為生子。這就是宋元以來儒者，把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話，當做「無子為大」的結果。在他們的意見，娶妾生子，不過是借他的肚皮；所生的兒子，於妾並沒有什麼相干。若是這種學說是不錯的，娶妾的問題，於哲嗣學就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們看見子女所受的遺傳，父系，母系，各有一半；無論生子的人，是妻是妾，他對於子女的關係，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不能不研究他於傳種上有什麼影響了。

從理想上看起來，妾和妻，究竟有什麼分別呢？我們可以說，妾的父母，在社會上的價值，遠不如妻的父母。第一，他們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所以纔賣他子女。這並不是說窮人一定不如富人，然而一個人不能想法子養活他自己同他的家族，由哲嗣學的眼光看起來，決計不是優秀分子。第二，他們愛子女的心，也一定不如旁人。因為同一樣窮的人，有的肯賣子女，有的不肯賣子女；肯賣子女的，必定是愛情薄弱，自私自利的人。我們這樣議論，當然是用統計的方法，指多數的人而言，並不是說凡是賣子女的，都是沒有能力不道德的人。但是拿所有賣子女的人，聚在一塊兒，看他們的平均的能力道德，不如不肯賣子

女的人，大概是無疑義的。由這樣看起來，我們要妾生子的制度，能使得不道德無能力的人的女兒有傳種的機會。不但單是傳種，而且和有能力的人配合，使得他所生的子女，受一半劣種的遺傳；豈不是於哲嗣學的目的，剛剛相反的麼？

自古以來，婚姻都講配偶；不是門當戶對，不肯結婚。這並不一定全是一種勢利心所造成的。細細的推究起來，這種習慣的本源，是在要使得比較的優種的人，能和同等的人結婚。本來是一種人類的經驗。自從要妾生子的制度盛行以後，這種習慣，已經失去了一半效力。濫婚的壞結果，可以證明的例很多。譬如拿我們近兩朝的皇帝來研究：滿清一代的皇帝，雖比明朝好了許多；就是道咸同光，也還不是全沒有人格的人。至於壞皇帝的多，莫過於明朝：如萬曆的懶，天啓的昏，正德的淫，真是絕無僅有的。這還是偶然的呢？還是有特別原因的呢？我曾想起，滿清選嬪妃的嚴，是各朝所沒有的；因為非三品以上的旗人的女兒，不能入選的。至於明朝，則倡優吏卒的女子，都可以入宮，無怪他們要生出不成人的皇帝來了。我雖不敢說這是明清兩朝皇帝價值不同的原因，然而未必沒有關係，可以斷言的。

要切實研究這個問題，可以照前面已經講過的法子，將有科名的人來做統計的單位。把他們所生的兒子，分為兩類：妻生的兒子為一類；妾生的又為一類。再看每類裏面有幾分之幾，再能有科名，豈不是就可以曉得妻生子和妾生子的優劣麼？

不知道統計法的人，必定要疑惑我把科名看得太重；因為社會裏面聰明的人，不全是有科名的；有科名的不一定都是聰明人。但是民國以前，六百年以來，我們國民所看重的東西，沒有那一樣過於科名的。所以無論貧富貴賤，沒有那個不希望他的子弟向這條路上跑。雖是說因為境遇的不同，埋沒的僥倖的，都不能免，然而統計起來，有科名的，實在是全國人裏面的聰明才智之士。拿有科名人的全體，和沒有科名人的全體比較，有科名的優，沒有科名的劣，是沒有疑問的。

（八）結論

以我們現在這樣不完全的家譜，尚且可以研究這許多的問題。若是有好一點的家譜，可以研究的問題不更多，所得的結果不更可信麼？我們已經說過，理想的家譜，應該怎麼樣的。但是要照我們現在家譜的體例，萬不能夠希望他完全。有

理想的體例，也是萬不能夠實行的。所以我想要提倡一種新式的家譜。這種譜不以一族做主體，以我們個人做主體。先把我們自己的兄弟姊妹寫在最低的一行上，再將父母寫在上面一行，然後照樣推寫祖父母外祖父母，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能夠推到那一代就推到那一代。然後把每代有血族關係的人，就我們所曉得的，詳詳細細分列在兩邊。並且把他們的天壽，智愚，性情，職業，以及身體的强弱，長短，疾病的種類程度，每人逐一分寫起來。只求詳盡可靠，不圖鋪張揚厲。這種樣的譜，代數縱然不多，他的價值比那個四五十代零零落落，殘缺不全的譜，相去何止天淵。但是這種譜，一定要數目多了，然後可以有用，自然不是一個兩個人所能做得到的。所以我希望有同志的人，照上邊的例做做起來，互相通信，互相研究。所得的結果，一定比單研究已有的家譜，還要可靠。我們舊有的風俗習慣，由哲嗣學上講起來，究竟那一件是有利，那一件是有害，也就有一個確實的根據。我們立身處世的方法，也就有一定的方針。既不至於背時而師古，又不至於見新而盲從。我這篇文章，也就不算白做的了。

（完）

新文化叢書

社會問題概觀

周佛海譯

全書二册　定價八角

這本書是日本生田長江、本間久雄兩先生合著的，去年出版到今年在日本已印了十幾版。全書共分十二章，約二十萬言，爲敍述近代社會問題極詳備極清晰的一部傑構。

第一章『人類解放運動的法國革命』敍述近代人類思想之解放爲近代社會問題產生之動機。

第二章『產業革命與勞動階級之發生』敍述機械發明與勞動問題發生之關係。

第三章『資本主義的解剖』敍述資本主義的罪惡和勞動者貧困者之呻吟。

第四章『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敍述奧溫聖西門福利耶……以來空想的社會主義到馬克斯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五章『馬克斯主義概觀』敍述馬克斯學說中『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剩餘價值』各要點和馬克斯學說推行之概況。

第六章『德謨克拉西的研究』解釋德謨克拉西的真意義，更着重產業的德謨克拉西。

第七章『同業組合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及廣義派的主義』比較三種主義的異同，加以極透闢的論斷。

第八章『勞動組合與同盟罷工』敍述勞動組合與同盟罷工的意義和他的種類。

第九章『選舉權擴張問題』說明選舉權爲一切人民所固有，更證明普選制可提高國民政治道德。

第十章『性的道德的革命』說明婦女運動之由來，并徵引易卜生愛倫凱蕭伯納加本特諸家對於婦人問題之見解。

第十一章『婦女參政權問題』解釋婦人參政何以必要，并敍述英美兩國婦女參政之實況。

第十二章『婦人與職業問題』解釋現代婦女何以有職業的要求，又徵引反對婦人就職諸家的學說以相參證。

社會主義研究

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

梁啟超

東蓀我兄：奉書及大著現在與將來稿本，誦悉一切。承徵鄙見，僕方集精力於他種著述，對此問題，不能有刻入鮮瑩之解答，謹拉雜略述所懷：

我近年來對此問題，久在彷徨悶索之中，欲求一必安理得之途徑以自從事而苦未得。所謂悶索者，非對於主義本身之何去何從尚有所疑問也。正以確信此主義必須進行；而在進行之途中，必經過一種事實——其事實之性質一面為本主義之敵，一面又為本主義之友。吾輩應付此種事實之態度，友視耶？敵視耶？兩方面皆有極大之利害與之相緣而權衡利害，避重就輕，則理論乃至紛糾而不易求其真是。吾每積思此事，腦為之炎，今勉強截斷眾流，稍定新嚮，然終未敢自信也，謹以質之執事。

吾以為中國今日之社會主義運動，有與歐美最不相同之一點焉。

歐美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勞働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人民得以變為勞働者（此勞働者指新式工業組織之勞働者而言詳下文）

故在歐美倡此主義，其旗幟極簡單明瞭，亦曰無產階級與有產抗爭而已。中國則有業無業乃第一問題，而有產無產，轉成第二問題。歐美忠實求業之人，略皆有得業之機會。但其操業所應得之利益，有一部分被人掠奪。社會主義運動，則謀所以抗正之恢復之。其事為適合於多數人地位上之要求，故對之能親切而有味也。我國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國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職業以維持生命，且不可得。歐美有業無產之人所處之境遇，在我國一般人視之，已若天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方且兢兢守守，惟恐失墜。欲其冒險以從事於向上之運動，聞之將掩耳而走。抑此類人在全國中，不過占千百分之一二耳。吾輩若專為此類人謀而忘却其他，則社會所能救濟者幾何？是故「勞働者地位改善」

之一語，在歐美言之，則一針見血也。在中國言之，則隔靴搔癢也。彼求進一工廠，每日做十二點鐘不停手之工，倘且費幾許情面乃能得之，今乃告之曰：「汝何不加入「八點鐘同盟」也」？彼方躑躅街市，無所棲託，今乃告之曰：「汝宜要求加工價」，此與「何不食肉糜」之類也。故今日中國之社會運動，當以使多數人取得勞働者地位爲第一義。地位取得，然後改善乃有可言。

然則中國人何故失却勞働地位耶？其原因之一部分，固由政治之混亂使然。而最主要者，乃在受外國資力之朘削壓迫。質言之，則我國人之職業，直接爲外國勞働階級之所奪；而我國人衣食之資，間接爲外國資產階級之所掠奪也。以最顯著之事實言之，三十年前，食於絲者幾何人？食於茶者幾何人？食於土布者幾何人？食於土糖者幾何人？乃至食於製針製釘者幾何人？而今則皆何如者？歐洲工業革命之結果，昔之恃手工業小商業自養之人，次第失職，毆而走集於都會工廠，變成仰傭錢爲活之一階級。然彼猶有工廠可投，有傭錢可得；不過傭錢穀薄而已，生活不固定而已，勢力之結果被人掠奪一部分而已。吾國國內，曾未夢見工業革命之作何狀；而世界工業革命之禍殃，乃以我爲最後之尾閭。疇昔食於土布者，今失業矣，能否在門治士達紡績廠傭得一辨尼？疇昔食於鐵工者，今失業矣，能否在必珠卜鐵廠傭得一仙？疇昔食於製糖者，今失業矣，能否在臺灣糖廠傭得一錢？故外國資本家之對於其本國勞働者也，雖掠奪其勞力結果之一部分，然猶出其餘瀝以爲河潤，瘵焉而未至於死也。我國人則被其掠奪，並餘瀝而不可得，乃搤吾吭而絕吾粒。外國之勞働者，欲恢復其被掠奪之部分，則直接向本國資本家算帳而已。其在我國，則本國人尚不配作掠奪者，而須間接向外國資本家算帳。倘終不能有向外國資本家算帳之能力，則雖本國資產階級永遠不發生，而吾民之瘵而死者且日相望也。外國資本家，若悉數將其勢力移植於我之通商口岸乃至內地，以從事掠奪，則我之對付彼輩，可以全彷彼國勞働階級對付彼輩之成法，毫無問題。今也不然，彼輩勢力之移植，雖著著進行，然爲勢甚緩。以今日及最近之將來的情形而論，彼輩依然安坐倫敦紐約巴黎大阪以揮吾肉而吸吾血。吾國之社會主義運動，無論若何猛烈，彼輩曾不感絲毫苦痛。彼輩所最願望者，則吾國長在此種不死

不活之紛擾中，生產力日益凋竭，而人生必要之消費，終不能免；我既無力自給，彼乃憑藉舊勢，益恣侵略；而彼輩在本國因受勞働階級反對所生之損失，乃於我焉取償。信如是也，則我雖將國內資產，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銖黍罔失其平，而我社會向上之效，終茫如捕風。譬猶汚池垂涸之水，大魚跳梁，千口多喫，誠屬可憂。然苟終無術以濟其涸，則雖無大魚，而舉食之必涸死，固旦晚間事也。中國現象，若循以前之趨勢而無所更張；其結果，則所謂階級者，非自國內縱分，而自國際上横分。夫壓制階級掠奪階級之大本營，在倫敦紐約巴黎大阪諸埠，而凡居於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皆被壓制被掠奪之階級也。對於外部壓制掠奪者絲毫不能抵抗，而惟內部之被壓制被掠奪者互爭錙銖之短長，終復何益。故吾以爲在今日之中國而言社會主義運動，有一公例當嚴守焉。曰：在獎勵生產的範圍內，爲分配平均之運動。若專注分配而忘卻生產，則其運動可謂毫無意義。此公例者，不必再加說明，吾信無論何人，當皆承認。既承認矣，則連屬而起者有兩問題。第一：有何良法，一面能使極衰落極幼稚之生產事業可以蘇生而發達，一面又防止資本階級之發生。

試將社會主義家所提出數種主要救濟方法一一檢校之。其第一法，則將原有生產機關，由直接在該機關內服勞役之人共同管理也。此法是否爲最良之法，姑勿深論。然欲行此法，必先以國內有許多現成之生產機關爲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國，生產事業，一無所有；雖欲交勞働者管理，試問將何物交去？若必勉强將國內現有區區百數十家之工業礦業所收容工人多則千數少則數十者，施行共管制度，無論各該業現役工人所得利益多少且未敢言也。藉曰誠有利矣，然食其利者最多亦不過數萬人，其於全國數萬萬無業失業求濟之問題，絲毫無所補益。而固有之生產力，或因此大蒙打擊，決非計之得也。故此法者，在他日生產事業相當的發展之後，容或有採擇之餘地，今日提倡，決非其時。其第二法，則將生產事業歸國家或地方經營也。此法雖原來未有之業，亦可以政治的權力創造之助長之，在產業幼稚之國，本爲合宜。然欲行此法，當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組織爲前提。若欲以行諸今日之中國，則國有鐵路，即前事之師。有心人何忍更倡此論，爲盜國之徒資利用者。若曰，「到社會革命

實行之後，政治必清明。」此結論是否正確，非屆時不能證明。藉曰正確矣，然當革命未成以前，是否應將生產問題全置不理？生產事業不發達，是否能有勞動階級？無勞動階級，是否能有實社會革命？然則謂俟社會革命政治清明後乃實行集產主義者，實陷於循環論理而已。其第三法，則提倡各種協社(或組合)以從事於互助的生產也。此法最中正無弊，無論何時皆可以實行。吾輩當以全力提倡，無待言矣，顧所當問者，第一：吾輩以言論提倡，而事實之應現，能否如吾所期？第二：僅恃此一途，是否可以充生產發達之量，以完此一救濟失業國民生之責任？以吾所見，其在鄉間與農業手工業等有關係之協社，成立發展，頗不易易。蓋鄉民最富於保守性，一切制度之創受奉行，必費極長之時日也。至於消費協社，必在工業發達之都會，始能存在，質言之，則勞動階級之產物也。勞動階級未發生之國家，消費協社能否有發展之餘地，吾殊不敢言。夫吾輩既認此為中正無弊之一法門，則宜勿鬩其集事之難易，與收效之遲速多寡，盡吾力以提倡之且實行之，固也。然斷不能謂專恃此而遂可以達吾輩獎勵生產之目的。蓋吾輩在最近之將來，對於協社，無論若何提倡若何實行，最多不過能增長生產力百分之一二，而我四萬萬同胞，受外國資本家之壓迫而失業者，什九已相禁於枯魚之肆也。此三法者，前兩法既非今日所可行；彼一法雖可行，而收效甚緩。若是乎中國之生產事業，倘長此終古，斯亦已矣。若有一線之轉機，則主其事者，什九仍屬於「將本求利」者流——吾輩若視為彼輩之失敗耶？則無異自呪詛本國之生產事業，以助外國資本家張目。若視為彼輩之成功耶？則是願為彼磨牙吮血之資本主義，與吾輩素心大相剌謬；以吾之意揣，對於此一問題利害衝突之兩方面，積年交戰於胸中而未能自決，有生之苦悶，莫過是矣。

因此復引起兩問題：

第一：今吾為改造中國社會計，當努力防資本階級之發生乎？抑借資本階級以養成勞動階級為實行社會主義之預備乎？若採後一法，則現在及最近之將來，對於資本家，當採何種態度乎？

吾輩疇昔所懷念總以為歐美產業社會，末流之敝，至於此極；吾國既屬產業之後進國，正宜懲其前失，毋蹈其覆轍。彼其病源所在，既經多人批評導竅，洞悉無餘蘊；治病之藥，亦槩

然其陳於吾前。吾但審擇而採用焉，卽可以使我將來之產業界，不致有畸形的發達；而現在歐美糾紛艱險之現象，可以不復發生於吾國也。及至今日，而吾覺此種見解，什九殆成夢想。吾輩先事預防之計畫，或者在農業方面，猶有辦法。然農民最富於保守性，欲倚之爲改造社會之先驅，殆不可能。且在今日之世界，農業亦斷不能離工商業而單獨存在；則問題仍然歸宿到工商業。既歸宿到工商業，則此種極可厭可惜之畸形的發展，（卽資勞兩階級對立資本家掠奪勞働家膏脂種種惡現象）恐遂不可逃避。而此畸形的發展，從一方面觀察，雖極可厭惜；從他方面觀察，又極可歡迎。其可歡迎之點奈何？夫中國今日，不能不獎勵生產事業以圖救死；而生產事業，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諸「將本求利」之資本家；前既言之矣。然則今後中國若有資本階級出現，就令其掠奪行爲與歐美資本家相等，或且更甚；然最少總有一部分，得丐其餘瀝以免死；其可歡迎者一矣。不特此也。以社會主義運動之立場而論：欲此主義之傳播與實現，不能不以勞動階級爲運動之主體，勞動階級不存在之國家，欲社會主義之實現，其道無由。而勞動階級之發生，恒必與資本階級相緣，故必有資本階級，然後有勞動階級；有勞動階級，然後社會主義運動有所憑藉。此其可歡迎者二矣。然則資本階級應專認爲社會主義之敵耶？抑一方面應認爲敵一方面又應認爲友耶？其界限遂紛糾而不易明。

吾以爲社會主義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者，其總原因在於無勞動階級。而聞者或不謂然，謂：「中國他物或缺乏，何至並勞動階級而缺之？除卻少數穿長衣服坐車子的人，此外皆勞働階級也。吾輩言社會主義者，但求與穿短衣服跑腿的人共事，則盈天下皆是，何至缺之？」此其言雖近似，然細按之則大戾於名實也。勞働階級者，非游民階級之謂。勞働階級者，以多數有職業之人形成之。（其中有一時偶失職業，或求職業而未得者，當然可以爲附屬品）此項有職業之人，結合團體，擁護其因操業所得之正當利益，毋俾人掠奪，此在道德上爲至當，在事勢上爲至順。若夫無業游民，則與此異。彼本來並無所謂因操業所得之正當利益，則更何擁護之可言？故勞働階級可以責人掠奪其剩餘，可以向人索還其所掠奪。游民階級則不能有此權利。游民而分有業者之利益，其事還同於掠奪。今穿短衣服跑腿的人雖盈

天下，然其中實分為勞働者與遊民之兩大類，斷不容併為一談。其屬於勞働者之一類，則可以為社會運動之主體者也，其屬於遊民之一類，則決不可以為社會運動之主體者也。

勞働階級之運動，可以改造社會；遊民階級之運動，只有毀滅社會。

今論者徒見國中遊民之多，而謂吾之社會運動已得有主體焉。此最誤謬之觀察，不可以不明辯也。

問者曰：今國中遊民誠多，然農民與散工亦正不少，何得遽云無勞働階級？ 應之曰：今通行「勞働階級」一語，本含廣狹二義。廣義的解釋，自然凡農民及散工悉含在內。狹義的解釋，則專指在新式企業組織之下傭工為活的人。而社會運動之主體，必恃此狹義的勞働階級。中國則此狹義的勞働者未能成為階級，故謂之無階級也。而況乎以今日生產衰落之趨勢，農民及散工，次弟失其業者日衆，行見並廣義的勞働者而亦變為遊民矣。故吾輩渴望勞働階級發生，其情乃益迫切也。問者又曰：今之遊民，非好為遊民也，以無從得職業故，不得已而為遊民。子言社會運動，必將彼等排而外之，毋乃不可？ 應之曰：吾非終排而外之也。俟彼棄其遊民資格而取得勞働者資格，則彼自能進而為社會運動之主體焉，非他人所得而排，亦不待他人之勸也。然則如何而能使國中多數人棄其遊民資格而取得勞働者資格耶？曰：舍生產事業發達外，其道無由。生產事業發達，凡吾國人消費所需，皆由吾國人自生產而自供給之，最少亦須在吾國內生產而供給之。（此指外人投資在中國辦生產事業而言）我之需要品，不必仰給於倫敦紐約巴黎大阪；然後我多數人之職業，不至為倫敦紐約巴黎大阪之勞働者所奪；然後我之遊民可以減少，而我之勞働階級可以成立。勞働階級成立，然後社會運動得有主體，而新社會可以出現。社會主義運動不可踰越之階段，殆如此。雖然，於其間有不容忘記之一重要事實焉。曰：勞働階級發生，資本階級亦必同時發生。二者殆如狼狽之相依而不可離。吾儕既希望吾國有真正之勞働階級，而勞働階級與資本階級實為孿生兄弟，若是乎資本階級所隨帶之罪惡，自必相緣而至。吾儕在今日，不可不先有徹底的覺悟；然後根據此覺悟以講救治之計畫。質言之：則對於資本家當持何種態度，實今日言社會主義者最切要之問題。概而論之，態度有四：

（一）抗阻態度　極力防止資本階級之發生，見其有將發生之機會，則務摧壞之。

（二）旁觀態度　我輩自從勞働方面用功，將資本家之行動置之不論不議，待其稔惡自斃。

（三）矯正態度　獎誘警告資本家，喚起其覺悟，使常顧及勞働者之利益，以緩和勞資兩級之距離。

（四）疏洩態度　設法使生產事業，不必專倚賴資本家之手，係圖蛻變為社會公共事業。

抗阻態度可採乎？吾以為不可。在今日採此態度，必防害本國生產，徒使外國資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礙勞働階級之發生，於吾輩之主義為大不利。其理由既如前述。不特此也，資本階級將興於中國，其機運殆已成熟，斷非吾儕微力所能抗阻。吾國之資本家雖不足道，然全世界之資本家，在其本國，各皆已陷於窮蹙之地位，勢必以中國為逋逃藪；中國秩序稍恢復之後，各國之資本，必如狂瀾倒捲以注於吾土。吾儕欲以微力遏之，必備極艱勞而無寸效。且吾亦何苦如此？彼投資我土，雖云掠奪吾勞力結果之一部，最少尚有餘瀝以及我，以視昔之隆隆海船，載精粕而來刮脂膏而去者，不猶愈乎？而況乎其結果必能為我產出勞働階級，以作將來自樹立之基也。故吾以為資本階級之發生，吾輩欲抗阻之，其事為不可能，且亦誠無抗阻之必要。

然則採旁觀態度何如？吾以為亦不可。資本主義，必非社會終局之目的明矣；不過借以為過渡。過渡之事物，而一任其自然之運，必將成為尾大不掉積重難返。雖將來終有剝復，然元氣所傷太多，非社會之福。

然則所當採者維何？則矯正態度與疏洩態度是已。

所謂矯正態度者：將來勃興之資本家，若果能完其「為本國增加生產力」之一大職務，能使多數遊民得有職業，吾輩頗承認其在社會上有一部分功德，雖取償較優，亦可許容。惟當設法使彼輩有深切著明之覺悟，知剩餘利益，斷不容全部掠奪；掠奪太過，必生反動，殊非彼輩之福。對於勞力者生計之培養，體力之愛惜，智識之給與，皆須十分注意。質言之則務取勞資協調主義，使兩階級之距離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矯正之手段，則若政府的立法，若社會的監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

所謂疏洩態度者：現在為振興此垂斃之生產力起見，不

能不屬望於資本家，原屬不得已之辦法。却不能待資本家爲國中唯一之生產者，致生產與消費絕不相謀，釀成極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時有非資本主義的生產，以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相爲競進。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轉機，則國家公營地方公營之事業，便當劃出範圍，在人民嚴密監督之下，漸圖舉辦。一面各種協社，須極力提倡，以傳教的精神策進之。但使能得數處辦有成效，將來自可聯合擴充。倘能令生產的中堅力，漸漸由公司之手以移於協社之手，則健實之經濟社會，亦可以成立矣。

然則對於資本家以外的人，當採何種態度耶？申言之：則對於現在極稀微之勞働社會，當採何種態度耶？對於現在大多數之游民，又當採何種態度耶？再申言之：則社會主義的羣衆運動，今日可行否耶？吾以爲吾輩既屬望勞働階級爲將來改造社會之主體，則現在向此方面下工夫，實萬不容緩，不能以其人數之尙少而漠視之。下工夫之法，第一：灌輸以相當之智識。第二：助長其組織力。先向彼輩切身利害之事入手，勸其辦一兩件。（如疾病保險之類）辦有成效，使彼輩自感覺相扶相助之有實益，感覺有團體的好處，則眞正之工會，可以成立。一處成立，他處仿行，次第聯合提攜，以產出全國總工會，然後將來之勞働階級得有中樞，而一切運動乃有所憑藉也。若以言現在之羣衆運動乎？各工人所在之工廠，若有損害工人利益之行爲，工人起而爲示威反對，自非得已。至於在今日而勸之爲主義的運動，或爲他種政治問題的運動，則吾殊以爲不宜。雖有烏獲，於此若童時使扛百鈞之鼎以絕其脰，則終無以成其勇也。凡力未充而濫用之，其所失則亦類是。今日之勞働階級，方在髫齔，其力至脆薄可憐也，殊不足以恐脅強有力者使之屈伏。若有彼此抗持之事起，廠主閉廠解雇，不患別募之無人，彼何恃焉？而工人既無團中公積以供罷工時之宿糧，相持不一二日而其羣渙矣，若是則運動一度，必失敗一度，而其力亦削一度，其氣亦餒一度。此自殺政策也。故吾以爲我輩今日對於勞働階級之態度，當以促成工會爲第一義。必有組織完善之工會，然後可以言作戰。而戰之勝敗，則視工會力量之強弱爲斷。須知吾國勞働階級將來之敵手，非中國之資本家也。中國資本家區區難助，抑何足以當其擊？吾確信在稍遠之將來，必有全世界資本家以中國爲逋逃藪之一日。而中國

勞働階級最後之戰勝，即爲全世界資本主義根株斷滅全世界互助社會根本確立之時。莊子不云乎？「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我國勞働階級既負此絕大責任，則所以培植之者安得不豫，而所以愛護之者安得不勤。又須知我國人組織能力本甚薄弱，工會組織，又屬難中之難。在今日而言工會，只能謂之在胎教時代，並呱呱墮地之聲且未聞也。如何而使之產生，如何而使之能育成不致殤夭？如何而使之能自動以負荷責任？此眞今日社會主義運動家所當寤寐思服者也。吾以爲吾輩宜集中精力以成就此著，此著若就，以後無事不辦。若以無組織之羣衆，作無氣力之運動；是猶責胎兒以殺敵致果，其必無幸矣。

至於對遊民階級，吾以爲惟當盡力設法，使之逐漸豹變爲勞働階級，然後與之共事。當其未豹變以前，則宜勿與爲緣。若利用遊民以行社會主義運動，其結果必至毀滅社會主義。何也？勞働階級運動之結果，能產出神聖之勞働者；遊民階級運動之結果，只有增加遊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此事理之無可逃避者也。今之社會主義運動家，或以熱心太盛之故，深嫉夫有產階級智識階級之腐敗不足與語也；又見夫勞働階級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質亦帶保守，不易鼓動也；於是「爲目的不擇手段」，轉而思利用遊民。夫天下之最便於利用者，誠莫遊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結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試執共產主義以告任何階級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必能奉行也。試以語半兵半匪之軍隊，則彼可以「聞斯行諸不俟終日」，數月以來，高陽兵變，宜昌兵變，皆藉藉市民之產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爲實行共產主義來也。」試問社會運動之名義，若爲彼輩所假借，則玷此名義爲何如者？而國家元氣之瘵喪又何如者？故吾願眞愛國眞愛主義之人愼勿出此也。

綜括以上大意，其所推論事理之要點如下：

一　非獎勵生產事業，則全國人非久且瘵死，更無何種主義之可言。

二　獎勵生產事業之結果，資本階級必發生，其相緣之毒害亦隨而發生。

三　資本階級發生，則勞働階級亦成立，然後社會主義運動乃有所憑藉。

四　全世界資本主義之存滅，可以我國勞資戰爭最後之勝負決之。

五　遊民階級假借名義之運動，對於真主義運動之前途，無益而有害。

根據以上事理以爲吾輩今後進行方針如下：

一　對於資本家採矯正態度，在現行經濟制度之下，徐圖健實的發展。

二　極力提倡協社，使盡量分取生產事業，以移入公衆之手。

三　謀勞働團體之產生發育發立，以爲對全世界資本階級最後決勝之準備。

以上所論，不知能否對於尊論有所發明補正？　僕對此問題之解決今猶在苦悶求索中，殊不敢自謂有真知灼見。冀普天下同主義之人有以教之耳。

十年一月十九日　啟超謹復

社會主義與中國　藍公武

社會主義這個名辭輸入中國也將近有二十年了。在民國元年江亢虎等大鬧了一陣，又居然構成了中國的社會黨一段小小的歷史，并且有爲這主義而死的人。但是中國真正有人研究社會主義，却在最近的兩年中。這自然是大戰的反動，俄國大革命的影響，所以能使世界潮流也侵入這思想上交通斷絕的中國來。然而中國今日究竟能澈底明白社會主義的有幾個人？我却不敢妄斷了。最近我友張東蓀陳仲甫關於這個問題辯論了一陣，很引起了一班人的注意。不過他們所辯論的都是些枝節上問題，并且文字上的詰難太多，沒有澈底說出個所以然來。本誌第四期上張東蓀君的一篇「現在與將來」，在歷史國情兩面說得很透澈，的確是近來少見的文字。但是我的意見和張君尚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現在乘這熱鬧，且提出三個問題來和大家討論：

一　社會主義是什麼？

二　社會主義如果能在中國適用，我們應當怎樣去着手進行？

三　社會主義如果不適用於中國，提倡社會主義，是否會引出僞勞農主義？

解決以上三個問題，自然不是幾句話說得盡的。本篇

因受了時間和篇幅的限制，只能簡單明瞭把我所主張的要點寫出來。詳細的討論，只好俟之後日了。

第一個問題　社會主義是什麼?

社會主義的派別極多，往往同一派的人，意見又各自不同。所以要概括的說社會主義是什麼，本是一件極難的事。但是他們的不同都是在方法上的主張。至於理論上的主張卻還大致相同。說一句極概括的話，就是要求分配平等。怎樣的平等呢? 就是產業公有和消滅私有財產制度。倘再進一步問怎樣的公有，怎樣去消滅私有財產制度，那就屬於方法的問題，意見便大紛歧了。然而細細的研究，也可以把這些意見歸納成兩大派:(甲)馬克思所倡導的社會民治的共產主義。(乙)巴枯寧所倡導的安那其的共產主義。這兩大派又各自分成兩派。馬克思派分成為正統派和修正派。正統派是主張不和別派調和，準備瓜熟蒂落的時候貧民一舉而握得政權，來行他們的主義。修正派是主張和他派攜手，用議會立法的手段，漸漸改進勞働階級的地位，以圖貧民握到政權。至於這兩派的共通特色，是把現存的一切民治制度來社會化，不但肯在現存的政府之下議會之中活動，并且把政府議會看作是實行他們主義的最重要的一種器具。在他們的計劃中，政府議會差不多是至高無上萬能無敵的東西，所以他們的開端着手是要求普通選舉，成功的時候是建設獨裁政治。這就是社會民治中兩派的異同了。至於巴枯寧派所分成的兩派，一是純正的安那其主義，一是現時新起的法國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和美國L.W.W.英國基特(Guild)社會主義。純正的安那其主義，不特反對政府議會的存在，凡是帶些強迫拘束的制度，一切都不許留存。他們主張個人自由結合，建設自律自治的共產世界。法美英的工團主義等等在精神上和安那其很有共通的地方，也是反對一切政治制度，主張工人自由聯合來建設一種經濟上的共有制度。(其中基特主義是和現存制度調和的。)但是他們只是發表眼面前可以實行的方針，究極的理想如何，他們受了柏格森所說的「生命流動轉化」的影響，還沒有十分考慮。換一句話說，是要到那地步纔作那樣計劃，現在祇是從這方向去進行罷了。這兩分派除這些不同的地方，尚有一個極大區別。安那其是主張用革命暴動的方法，工團主義等等則主張用一般罷工怠業等手段，斷不

贊成革命的。不過他們是新起的東西，并且做一步進一步的，我們也僅能這樣去論斷罷了。現在再把馬克思巴枯寧兩大派比較起來，方法上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馬克思派是看得政治權力太重，以爲得了政權，便可强制的來實行他們的主義。巴枯寧派是把個人看得太高，以爲去了一切束縛壓迫，個人便能自律自治的建設共產的生活。一個是中了機械觀的毒，一個是中了理想論的毒，說有眞理，都有眞理，說是謬誤，都是中毒已深，無法可救的。我現在且不去批評他們的是非，再把他們共通之點說一說，他們共通之點，就是階級戰爭四個字。他們把人類社會祇看是資產者和無產者兩種階級。人類的歷史，祇是一部階級戰爭史；人類的問題也祇有一個階級戰爭的問題。他們說了無數的話，也祇解說了這一句，他們所有的活動，也祇在這一點。我們要說明社會主義，用這階級戰爭四個字，是最確切的。因爲他們所主張的種種理想，用別種方法也許可以達到，唯有這一點，是社會主義號召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旗幟。但是階級戰爭不一定是革命流血的意義；馬克思派是靜待資本主義自滅，起而代興的，並不主張用革命的方法。巴枯寧一生雖是到處革命，但是克魯泡金等主張用言論來覺醒人心，而工團主義等等尤其不贊成革命。所以我們不能指着歷史上少數的虛無黨和現時若干假借名義來發洩他自己的不平的暴行，便以爲階級戰爭便是殺人放火搶掠刼奪的事。這是討論社會主義的人所不可不豫先注意的。

第二個問題　社會主義如果適用於中國，我們應當怎樣去着手？

以上我把社會主義簡略的說了一下。可見社會主義有他特定的性質，特定的目的和理想，特定的方法和程序，不是隨便可以適用，也不是隨便可以用來代替或是推翻他種制度的。但是我們中國人天生一個籠統的頭腦，把立憲共和，社會主義看作是急進的三個階段。於是有些人對於立憲失望了，便主張共和，共和失望了，又來主張社會主義。又有一些人在前清大聲疾呼說要免避共和的危險，應當立憲，在現在又大聲疾呼說要免避社會主義的危險，從速實行民治。其實行共和不成，行社會主義更不成，而社會主義如果一定要實現的時候，也不是行了民治可以避免的。我們討論「中國和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第一先把這種謬見掃除干淨。

(丙)至於論到中國問題，無須從歷史國情來反對，也無須用感情理想來辯護。祇須照我以上所說的話細細考察一下，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分配平等」這句話，自然是不可抹滅的眞理，用不着多說。但是所以實行分配平等的「產業公有」「廢止私有財產制度」這兩句話，就不容易說明的了。因為這兩句是一句話，并且私有財產是從產業公有來的，能公有纔能廢止私有，不是廢止私有便算公有了。所以解決這資本制度和私有制度，完全是在產業公有這個問題上。說到公有，問題更複雜了。我先就中國人最易誤解的幾點說一說。第一：貨幣不是生產的要件，不過是交換的媒介物。現在是交換的世界，貨幣能購買一切物品，所以人的經濟動機，便把貨幣成了一個唯一的目的，而一切爭鬬和罪惡，也都從貨幣的形式發現出來。一講到公有，很容易想到貨幣公有的問題上去了。要曉得貨幣不能發生購買力的時候，是個無用的東西，在社會主義之下，是要置之高閣的。現在俄羅斯勞農國也藏着四千多萬兩的金子，除掉向他國交換物品外，在國內一點用處也沒有。所以貨幣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是極有用的東西，而在社會主義之下是極無用的。所謂公有，不是公有金銀貨幣。第二：食糧衣服等等一切物品是消費用的。所謂分配平等，自然是平等享用一切物品的意義。但是不是說把富者所多餘的物品，拿出來平均分配給貧者，就可把這個公有問題解決的。因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想使貧者得到富者的享樂，並不是教富者去受貧者的困苦。如果祇把一切物品公有分配，就算了事，結果不過使富者和貧者一樣而已。那是同歸於盡的辦法，如何可算得一種最好的經濟制度。第三：生產器具的公有，自然是社會主義眞正的命意所在。但是生產器具，也得費一番解說。現在中國農人的土地和農具，工匠的斧鑿和材料，都可算是生產的器具，但是離了個人是完全無用的。他的生產是全靠着農人工人的體力和技能，生產量也完全照着個人的能力而定，是極有限的。況且生產的方法，是孤獨的，散漫的。生產的動機，是自足的，原因和結果在一起的。他們交換的對手，是限定的相知的。資本和人，雇主和工人，是不能明白劃分的。試問在這種小農業和手工業的制度之下，生產器具如何去公有？假定把一地的農人或一種職業的工人編制起來，實行共產制度，即使組織得十分好，而他的生

產清有限，不要說他們的生活狀態不能有絲毫改良，恐怕違犯了他們的生產動機，生產量還要大大的減少哩。至於中間的商人，似乎資本的作用很大。但是商人在社會主義之下是不能存在的，而在小農業手工業制度之下，是最重要的。假定在小農手工的制度之下，沒有商人的資本作用，甲地的貨物如何能到乙地，幾千里相隔的人如何能彼此交換物品呢？所以商業更不成問題。從這樣說，生產器具的公有，是要合於公有性質的，纔能公有。所謂合於公有性質的：一，脫離個人技能的機器，一個物品的完成全在機器，所需人力，不過是部分的管理工作。二，大量的生產——一天一個工人所支配的機器力，可以供給千百倍人的消費。三，生產的動機，完全是營利的。一個工廠所出的物品，可以供給全世界，生產的目的全在純益，而工人所得，除工值以外，一切和他不相干。這就是近世歐美的大工業制度，社會主義就是針對着他而起的。現在還到本問題，試問我們中國現在有沒有這樣的生產方法？沒有，就講不到社會主義，要行社會主義，應當先去實行工業革命。等到有了可以公有的生產器具，纔可以講到公有。這是極明白簡單的一種事實，我們也用不着講歷史談歐美那一些費話了。但是有些人看見俄羅斯忽然出現了一個實行馬克思學說的勞農國，以為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祇要奪得政權，建設一個獨裁政府，便能為所欲為，用權力來創造社會主義的新工業，強制的實行廢止私有分配平等，用不着經過資本制度這個階級。中國是不是一定要經過像歐美一樣的這種資本制度的歷史，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俄羅斯勞農國的發生，卻不是這樣的簡單說法。要曉得俄羅斯的經濟狀態雖比了先進國幼稚，卻也有好幾十年工業發達的歷史，講到他工業的發生，還遠在百年前大彼得的時代。至於他的社會主義的歷史，是和歐洲同時並起的，巴枯寧和馬克思是同時同活動的人。況且布爾失維克的前身社會民治黨初起的時候，是極力鼓動促進資本主義和大工業發達的。他們這一個的建設勞農國，按着馬克思的學說，機會是沒有成熟的。不過大戰的反動，接連發生了幾次政治大革命，時勢逼人，政權落得他們的頭上，纔生吞活剝的幹起來。就以他們的勢力根據地而說，也祇有莫斯科和彼得格拉爾地方。何以在這兩個地方呢，因為這兩個地方是工業的中心。他們所最不得志的就是農民，

因爲農民現時的狀態，和他們的主義相去還太遠。總之共產黨的黨徒祇有工廠的工人最合格，現在布爾失維克尙不能把他們的工人都化作他的黨徒，還能講到擴充到別部分去嗎？現在所以能在世界上成一種强大的勢力，是因列强封鎖逼出來的。他們除了擁護勞農政府衝出一條血路來和別國通商貿易，如何能得到平和的時代呢？所以想用革命來奪到政權，用强迫方法來實行社會主義，完全是個妄想。第一，俄羅斯是幾次發生政治革命，時勢逼成布爾失維克出現的。第二，布爾失維克現時的赤衞軍，是把舊日的軍隊完全解散了，完全從工人中挑選出來組織的。第三，布爾失維克現在所施行的種種改革，都是承受着舊日所留存的種種產業機械來利用改造的，他並沒有能創造什麽新事物。第四，勞農政府因爲機會沒有成熟出現，一切機械和準備，都異常缺乏，一旦遇着封鎖，就像列寧這樣世界第一的人物，也不能施展出什麽出來。除了天天和別國打仗拚命以外，眼看着國內的種種苦痛，却無法救濟。就這四點，如果有人喜歡用俄羅斯的例，我就勸他，先要設法求到擁護他們，并且可以組織赤衞軍的大多數的工人，以及供他們實行社會主義的大宗的機械和原料，那纔可以說到建設獨裁政府。（至少也要比得上現時俄國）若就現狀而論，不要說軍隊是殺人放火專業，天性不曉得什麽叫做主義，就像農民性質上也是根本和社會主義不兩立的。（農民本是社會主義的大問題，以後有機會當另外討論）

在社會主義適合於中國的假定前提之下，怎樣去進行的路徑，我已略略說過了。現在再極簡單的批評社會民治和安那其兩種主義的方法。一個是極端迷信政治萬能，要把個人自由完全壓倒，一個是極端迷信個人自由，要把一切權力束縛完全推翻，因此都犯了不可救藥的毛病。馬克思一面受了英國經濟學說的毒，以爲人類的動機和行爲，都是經濟狀態所决定的，一面又受了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毒，要想把社會主義安置在普魯士軍國主義的頭上，來實行他的理想，所以纔有這樣的謬誤。我現在且舉出他最謬誤的幾點來說。一，人類的動機，如果完全是經濟的，他那資本制度之下所養成的一切私利衝動，在這種獨裁政治强權壓迫之下，便能剷除盡淨麽？恐怕這時候有權力的人，依然會利用權力和從前的軍閥一樣。至少也會產生出治者和被治者兩

種階級。所謂消滅階級，人人平等的理想，依然是個空想。二，就令承認馬克思的話，世間一切不平等的罪惡都是私有財產所釀成的，在公共主義之下決不會再有的。但是人生問題社會問題是不是祇有貧乏的一個問題？如果祇有這個問題，在那經濟發達的國家，只要消滅一切戰爭和戰爭的準備，用平和方法來整理一下，貧乏問題早已解決的了。（本誌第三期我有廢兵論已說過這層。）為什麼反要造成一個獨裁政府用政權武力把社會變成一個永久的緊張狀態。試問這種種無謂的巨大犧牲，是不是救濟貧乏的方法？（現今俄羅斯勞農國的致命傷，就在這點。）進一步說，終極問題不在貧乏而在平等。那無論平等的內容怎樣，都是出了經濟的範圍外了。用強權把人民所有一切自由一切自動生活，剝削得乾乾淨淨，祇給他一個受壓迫奴隸的平等，是不是可算作人類理想中的平等？如果是的，人類為什麼最嫌惡壓迫和奴隸生活呢。這種嫌惡在人類本性中是天性具有，根深蒂固無法消滅的。一日不消滅，獨裁政府便一日在武力緊迫之中，祇有給犧牲苦痛於人民，永遠不會實現他的理想的。四，假定承認他們所說，獨裁政治不過是一時過渡的

階級，等到理想實現以後，便會改變的。但是人類中能永久留成的制度，都是安之若素自願的事情。強迫成功的，一時儘管敢怒不敢言，或者覺感到他的好處，但若一旦時過境遷以後，便立刻會發生反動，根本動搖。試看自古以來用強權壓迫成功的事業，有一件不發生反動的麼？所以把制度建立在強權的上面，是最危險的。不但握權力的人永遠不能撤手，一撤手便反動大起，另換一個世界。歸根結蒂獨裁政治的運命，是和獨裁相終始，沒有別的效果可言的。以上四點是馬克思的致命傷，我們斷不能輕易贊同的。至於安那其派卻又另趨到別的極端去了。他們最厭惡權力，以為消滅一切權力，個人便會自由結合，組織一個共產制度。不曉得權力果然可惡，政治組織是人類生活中必不可無的，而政治組織，也不一定是強權的組織。現代聯邦的民治，彷在發端，此後正有無限的發展哩。如果像工團主義等等所主張，工人自由結合成一共產團體，那在太古自足生活的時代或者可能，若在現今的世界經濟的時代，是萬萬不能行的。供給和需要，原料和製造，運輸和交易，都要有個全盤的規劃，差一點便要發生經濟的恐慌。現時在國家主義之下，組織規

劃要細密。將來在世界經濟之下，組織規劃更要細密。決不是工人聯合了成個共產團，各共產團聯合了成個經濟組織這樣簡單容易的事。況且經濟生活以外，尙有許多極重要的事，蘇教育等類，都是要十種政治組織纔能辦好的。總而言之，他們在現在的政治組織以下，有許多重要的事有人擔負了去，所以祇覺得政治可惡，不覺得他的必要。倘若一旦政治組織消滅了，不要說別的，就是他們最切近的生產分配兩件大事，都要弄不好的了。（此中基特主義所以只要求減少政治的權力，並不根本反對政治組織。）

馬克思派和安那其派是兩極端，都是不可盲從的。如果採用職業自治而和聯邦的民治調和，一經一緯，那就得其正鵠了。我論這個問題話太亂了，就此而止。

第三個問題　如果社會主義不適合於中國，提倡社會主義，會引起僞勞農主義麽？

這個問題極簡單，不用多說。因爲眞是眞，僞是僞，眞的如何會引起僞的呢？不過說是有人借用名目來行他的土匪行爲罷了。說到借用名目，那就怪不着社會主義，什麽名目都可以借用的。現在這幾年的內亂，並沒有人借用什麽社會主義的招牌。護法統一，樣樣也可以弄得橫尸遍野，流離愁苦，這和主義有什麽相干。推上去像明末的流寇，弄得中國人口去了一大半，四川省簡直是烟斷人絕，那時候世界上還沒有發生什麽社會主義。我們果然不可以隨便附和勞農主義，也不可聽信那一班瞎說的人。勞農主義的致命傷，是在他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上，不是那班無聊的頑固黨人所亂說的那些專橫殘殺的事實。講到專橫殘殺，有許多傳聞的事，都是子虛烏有，無論如何，勞農政府比了從前的俄皇政府總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們這種僞勞農主義的恐懼，眞正是杞憂。

況且馬克思主義，是不贊成革命的，是要等資本制度自殺來繼起代興的。簡單一句話說，就是資本一天一天集中，小資本一天一天消滅，末後祇剩下極少數的資本家和巨大的資本，大多數人都成了勞働階級，那時候不費吹灰之力輕輕的便把這個資本制度接受過來改了公有，實行他們的社會主義。所以德國的社會民治黨幾十年來始終是在工人和議會中活動，從沒有用過革命手段。這回革命是大戰的反動，不是主義的成熟。而政權到了他們的手中，多數社會

羈縻於四圍的形勢，尚不敢放手做去，要和其他階級的黨派攜手調和，更可見他們的精神所在了。至於俄羅斯，我前頭已經說過，是時勢所迫，不得不站起來幹。照這樣說，提倡社會主義和偽勞農主義發生，是絕不相干的。我們祇問他是不是，未來的恐懼，用不着豫爲擔憂的。

本來勞働運動和社會主義是兩件事。有先有勞動運動而後有社會主義的，像英國。也有先發生社會主義而後有勞動運動的，像俄德兩國。社會主義在歷史上是和資本主義同時來的。他的實行是要在資本主義完成以後。而他的發展，卻和資本主義走一條路；資本主義進一步，他也進一步，資本主義愈發達，社會主義也愈得勢。所以我對於今天提倡社會主義的人，不但毫無恐懼，並且看做是不能反對的一件事。進一步說，在中國今天資本制度萌芽的時候，社會主義固然不會得勢。有了他，也可以常常警覺這班資本家，使他們不致於亂爲，替中國造下一個鑄鐵的大錯，那豈不是一件絕好的事麼？

總之一個主義要發生，是無法抑制的，不能發生，是無法提倡的。亂壓制便是替他鼓吹，亂提倡便是自己摧殘自己。我們祇須研究討論他的真理所在，正不必有什麼用心於其間的。

我這一篇是信筆而寫，就題發揮。有許多重要的問題都沒有論到，祇好留待將來了。

我的社會主義討論　百里

因爲改造第四期有東蓀先生一篇「現在與將來」文章，又看新青年四號有獨秀先生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引動了我許多感想；所以我就寫出來。不過要先聲明一句：我對於經濟問題及社會主義問題，從前沒有根本研究過，現在正在探討之中，這篇也不過是探討時代一種雜亂的思想罷了，這就是說我並不是批評人，是要發表我自己的所見。

一　社會主義與國家

我說這個問題是從東蓀救中國三個字發起。

原來談社會主義者，腦筋裏常有一個魔鬼來擾亂他的思想，這就是「國家」兩個字。我如今且談兩件故事：

法國社會黨首領卓萊氏，是一個極端反對軍國主義的

人，偏偏生在不能不戰爭時代的法國。他發明了「大國家主義即世界主義」的一個原則，又想用總同盟罷工來制止此次歐戰，終久爲了國家這兩個字，送了性命。前年家族起訴的目的倒不在性命的損失而在名譽的賠償要大家證明他是一個眞正的愛國者!?

托落斯幾同德國定和約，德國處處拿戰勝國這個形式來對待他。他沒有法子也發明了一個「拒絕平和條約而同時宣告戰爭停止」的一個片面的窮策。鬧到現在，赤化的俄羅斯，還成了一個消極的國家存在。

國家兩個字已經變成問題了，如今還要加上一個救字，而且救的是中國，我說這三個字已經變成了「斯芬克斯」口中的謎。譬如東蓀用經濟眼光看救中國，覺得開發實業是唯一的路，那麼我們開礦去!地方上就說風水有關，政府裏還要運動費，如此說來，可以從改良社會說起說到改造政府，從改造政府說起又可以說到改良社會。我說這是近代談「救中國」者頭腦一個金箍兒盤來盤去，終久是尋不出一個頭來，而且永世也不會解決。東蓀看救中國有一條路，我說救中國只有一個我—就是各人就自己眼光所看得到的能力所做得到的地位本分上所應當做的切切實實去做去—這是我對於這個謎的解決。

爲什麼「國家」二個字能擾亂社會主義的腦筋呢?因爲社會主義有一個特性他同民權自由諸說不同，他含有一個極大極切實的世界性；現在經濟問題，明明白白是世界的，不是一國一地方的所以我以爲談社會主義，應當把國家二字容納到世界裏面去先把這一件事解決清楚那麼各種問題才說得通。

二　理想同事實

大凡從一種理想，引到事實上去，一定發生許多矛盾解決這種矛盾，一定有種種方法但是方法儘可種種不同有一種原則，却不可不守，原則就是一不可屈理想以就事實二不可誣事實以就理想

機器—資本家；勞働者—社會黨(廣義言)照理論上說來，是祖孫的關係，就是有機器而後有產業革命，而後生出資本家與勞働者這兩個兒子，有資本家勞働者對抗的形勢，而後社會黨這個孫子才成立。但是歷史上事實的教訓，證明他不是祖孫的關係乃是兄弟的關係這是說機器工業這大

哥出世之後，不必等他成人，那二弟雙生的資本家勞働者，三弟的社會黨，於比較短時期之內就會繼續出來。我們知道一八四八年就有共產黨的宣言，而資本制度的極盛時代，我們總認定他是十九世紀的後半期。我覺這兄終弟及的比例，在中國尤爲適宜。所以我認定紳商階級的勃興是一種事實同時我認定共產思想的流行也是一種事實共產思想，有一個特別強點；就是於中國舊歷史上有根據比較立憲自由，完全舶來的不相同。不過社會主義萬萬不能做資本主義的老兄，—我知道這不是理論上的「是」—可是事實上的「眞」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自然也是勞働。但是我們現在談勞働二個字，不能把「機器」二字忘記（假如有人罵俄國「勞農政府」四個字不通難道農民種田就不算勞働？我不知道列寧將何如解說）原來機器是一件武器勞働者，對他分做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怕他，是反抗時代所以說「鐵路輪船於小民生計有關萬不可行！」第二個時代是服從他是伸頸就戮時代這就是十九世紀下半期大都市之發達與貧民窟之成立。現在從反抗服從進而到運用時代了。勞働家有了這件武器，能彀運用所以那勢力就如旭日冲天如今我們不能把鑿井耕田的勞働者同運用機器的勞働者并爲一談同時又不能因爲這機器勞働者是少數就輕輕把他擱在一邊。

我所以說社會主義的運動，是一件急做慢成功的事。急做是理想上的進行，慢成功，是事實上的趨勢。我們不能因爲慢而不做尤不可因爲做而求其速成十年來吃速成的虧不少哩！

三　戰勝的眞本領

我總以爲一事之成敗是以內在（即自身）的原因爲主外來的不過一種誘因老實說，假如二三十年前有個哥倫布第二，從金星水星裏發現一二個市場，殖民地，那戰爭至少還可以遲幾數十年。—所以說要不是資本主義現在自身走到盡頭路那共產主義抬頭的日子還早哩就中國現狀，我敢大膽說，中國資本家儘不用怕社會黨只教他自身確守，那經濟範圍不在政治範圍內去鬼混。他的壽命總可延長。（比方軍閥若只就軍隊範圍作些弊那罪惡的顯著就同現在不同）翻過來說，中國社會黨也不用怕外國資本家勢力侵入

之後就永做牛馬奴隸萬刼不翻身來不來是他的，翻身不翻身是你自己的事。

還有一層就是强盜利用共產主義其禍小共產黨利用强盜其禍大因爲前者不過招牌問題「共產」二字未發生以前他也還掛着公道大王的名義。後者可是本身的事實問題所以枉尺直尋的事，是民黨失敗的根本。Kautsky 說「西歐民治派 Demokratie 之成立非一朝一夕之故與俄羅斯不同，蓋曾經數百年刻苦奮鬬幾度革命流血而始得者。所以要一旦使他政治上沒有勢力，是不可能的。在法國農民的勢力是不可忽視的，他可是竭力保護和產制。至於市民階級在法國—尤其在英國是一個能征慣戰的健將俄羅斯的勞働階級果然較西歐爲弱但是俄羅斯的市民較歐西更弱而又弱了所以他不嫺熟政治戰爭，只好拱手讓人。」

這幾句話極簡單可是把歐洲社會黨及勞農黨的大勢根本，發達得極明瞭。他就說現在俄羅斯民治派的失敗是事實共產黨的成功還是一問題所以談論中國現在情形也得照此法來推論推論。

四　勞農主義與中國

社會主義是一件事，勞農主義又是一件事。勞農主義同中國的將來到底是怎樣？我現在只有幾點可以說明全體的論斷還要待我的研究觀察。

有二個外在的消極的原因，可以使勞農主義有成立的可能性。

一　就是中國的軍隊總有一天要大破滅

二　中國紳商階級雖有發展的形勢但其程度不過代軍閥而已（這就是說不過在政治界鬼混）確實的市民階級終久不能成立

這兩件事是事實趨勢上的必然。不過我們要注意上文消極兩字，我們只能說沒有水的地方可以放火不能說沒有水就會變火

有一個外在的積極的原因，可是勞農主義的大敵，這不是外國買辦性質的資本家，乃是中國主人翁地位的農民

Kautsky 說巴黎共產黨情形有一段最可注意：

巴黎的勞働者到了法國主人翁的地位了。但是這一班苦的消費者，最希望的就是生活品之賤價，這一點可是同地方農民處於極端相反的地位。他要想撼覆巴

黎的法子來處置全國，他自家就覺得終久是敵不過他們。

那時候農民的出產是可以獨立的農民除了奢侈品之外用不了什麼工業品不僅是食糧獨立，就是紡織工業的原料也是自己預備的。 而且用他需單的器具可以自造？

什麼東西可以逼他送食糧到都市去？ 不是工業品，是金錢的稅。 他不賣他的麥牛羊就不能得到錢，可是他賣的貴，這同俄羅斯現在一樣要組織徵發軍到鄉間去徵發糧食了。

他們(指共產黨)最初以爲小農對大農小資本家對大資本家的不平可以引起共產的信仰同情那知事實上完全相反小資本家要錢，小農要土地

都市同鄉村的關係，平和時代一天比一天近擾亂時代一天比一天遠世界的趨勢是一天接近一天 中國的反響，是一天隔離一天 勞農建設必在擾亂時代之後，第一步就要通過怎個難關 我們不要說老百姓不管事 現在機器裏面還造不出「米」來，那麼對於我們的主人翁，不能不送他相當的敬意。 我們還應曉得三千年來解放的農民同七十年前纔解放的農奴也不相同

軍人，資本家，農民，贊成也好，反對也好，這不過是外在的原因我們再看內在的如何

不是工業能不能社會化，就是社會能不能把工業來社會化，這件事實要分兩階級，一件是取得問題一件是組織問題（Eigentums—organisationsfrage）（一種人感於取得問題之不易乃思創造然創造之困難同取得相同）我舉一個比例，取得就像革滿洲人的命。 組織就像將滿人政權拿來後創造民國的國家。 兩件事那一件是根本當然可以明白了。

列寧說，「從前我們做的事業是取得。 現在的任務可就是事業的組織在這一點看來我們是很不完備的因爲我們，會計與監督是向來沒有十分的組織」唉！ 擁有五百萬信徒的列寧，現在所認爲成功的勞農政府！ 關於這內在的根本問題尙且「自視欿然」我說這一點自知之明恐怕是列寧到現不能成功一個大原因哩！

我們不能把民族組織力薄弱這個理由來否定勞農政

府之不可能，因為這個理由可以同時否定資本制度否定軍國主義極端說來可以否定一切變了聽天由命去 不過我們說勞働者精神上的自覺能力上的鍛鍊是新社會的一種基礎 所以我說現在(比較)社會平和時代，談勞農主義者惟恐其少到了改革變亂時代談勞農主義者又惟恐其多

談到勞働者本身問題，我們須切記再不可上那金權兒的當有的說勞働者有了知識，才會革命。有的說革了命，勞働者才會受眞正教育。這兩句話，就同雞生卵卵生雞一個樣，我們現在只能說，這個雞生了一蛋，又可以說，這個蛋變成雞了。這呌做剝繭抽蕉一層一層一件一件的做出來的事實

五 我的東蓀評

東蓀從「旅行內地所出教訓」起到「現在與將來」止中間許多文章好像是一種極冷靜的理性文章其實中間有一個激切的感情的衝動這種感情是從空變實從他到我從外張的變為內向 我於他文章的論斷未盡同意可是他文章的動機是極可尊貴的無論論政論學經過這一關確是一種進步

感情上衝動的文章不能拿理性來批評他猶之地位上關係的主張不能拿議論來轉移他比方一個旅行家忽然因為着秋風落葉引動歸思我們就不能用「男兒志在四方」勸那二十歲新婚的學生，出去求學的話頭來勸他來笑他

俄羅斯人可以說「同中國人聯盟用兩民族的力推翻世界的資本主義」獨獨我們中國人不可以說「同俄羅斯聯盟建立勞農國家」這才呌做利用現成哩是不是我們談新社會主義用蘇維埃之成功為條件

我記得二十年前談軍國主義，談立憲萬能的興致同現在談社會主義差不多。兵練了就是軍國？議會開了就是立憲？那裏知道全不是這回事我對於刻鵠類鶩畫虎類犬的事。受了一種沉痛的經驗所以我把高談的興致轉移到深刻切實方面去這一點我同東蓀有同情咳二十年前我若做一篇贊美憲政神聖的文章怕不是頭頭是道哩！

我對於張東蓀和陳獨秀兩先生所爭論的意見

彭一湖

自從張東蓀先生在時事新報上做過一段『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以後，就有許多人反駁他的，我現在因

為又病又忙，對於許多人的議論，沒有一一討論的精力與時間，只好把東蓀先生和獨秀先生兩個人的根本意見標示出來，再略略述我個人的意見。

東蓀先生的根本意見，不外是先發展實業，再講社會主義，獨秀先生的根本意見，不外是想用革命手段，集中資本來實行社會主義，發展實業。

右述東蓀先生和獨秀先生的根本意見，是我從他們兩個人許多議論中間抽出來的，究竟我這種武斷的觀察，是不是有失當的處所，我也不敢斷定；不過我既這樣認定，我以下就只好根據他們這種見解來下我的批評。

東蓀先生主張先發展實業的話，我很贊成，—反面就是不贊成獨秀先生的意見，—因為要實行社會主義有待於發展實業的理由，至少也有兩個。

第一：由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移到社會主義的社會，是一種很大的革命，要這種大革命成功，第一就要有有力的革命軍，然而這種革命軍，不是可以招募組織成的，是要有有感於資本主義的壓迫，覺得非打破資本主義不可的勞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就是歐洲，從前不是沒有倡社會主義的人，然而社會主義，在當時沒有多大的勢力，直到資本主義盡量發揮，各地工廠林立，社會上有了一大羣一大羣的勞働者，這才生出勢力來的，我們中國的產業，現在方在萌芽時代，姑無論那些工人，沒有這種覺悟，便是有了這種覺悟，那裏會有以最少數的工人，就把舊制度翻轉得過來的道理。（不由勞工革命，也是可能的，不過這種革命，只算是革命罷了，決不能集中資本，剏造社會主義的新世界，因此我在這裏，對於獨秀先生的主張，要聲明一句，就是說我也是不信用議會主義的，尤其是對於中國現在由這些無廉恥無知識的議員所組織成的議會，更不信任，但革命手段，一定要由真正的勞働者採用，若是由兵匪以及無職業的遊民去幹，那是萬分危險的。）所以說要實行社會主義，第一就要發展實業，養成大隊要求實行社會主義的勞働軍。

第二：社會主義生產制度之下，因為沒有階級的不平，人人在工場裏面作事，差不多都是給自家做，自家多努力一點，生產品就多一點好一點，其結果自然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產業更要進步一些，但無論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之下與在社會主義生產制度之下，有兩個要件，是一樣的，就是第一

要有資本，第二要有有訓練的勞働，然而在社會主義制度初成立的時候，要能够完成這兩個要件，就必得是由實業已經發展了的社會，轉過來才行，因爲在實業已經發展了的社會，他的資本，已經集中，甚麽工場機械，都是弄的好好地的，我們如果由那種社會改爲社會主義的社會，那只一反掌，把私的資本變爲公的資本就是，反之若是由實業向未發展的社會陡然實行社會主義起來，那資本這個問題，就決沒有方法解決，其故第一因爲社會上原沒有許多具體化的資本，（指工場機械而言）可以供新社會的利用，第二就是貨幣資本，又因爲那些有錢的人，都要反對社會主義的緣故，必定把所有的金錢，都窖藏起來，其結果必定使社會主義的團體，窮的睜着眼睛，無所措手足，以上是說資本，現在再說勞働這個問題罷，在舊社會上，資本家企業家對於勞働者的威權，都是極强大的，因此不怕怎麼粗暴的勞働者，也都謹守範圍，能够唯支配人的命令是聽，就是工場規則，工作時間，也都能一一嚴守，現在假使以受過這種訓練的勞働者，移轉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上去，那因爲他們有由歷史上養成的規則性，自然就由他們實行工場自治制，也可以的，反之若由實業未經發展，沒有訓練多少勞働者的社會，猝然的實行社會主義起來，那因爲一般工人，都沒有規則性，加以暴發的革以後，人心狂躁，——這一層最要注意——姑無論工場內面，沒有適當的支配人，（這一件事也是由實業未經發展，沒有實地培養許多支配企業人的社會，就逕直轉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難關，不過我想，我們總還可以從現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內，聘用一些適當的支配人材，勉强把這個難關打過；因此我就不會把他當作一個難題，特別提出他來說。）卽令有之，恐怕一般工人，也不容易受他的支配。（中國如果有實行社會主義的日子，其初斷不可實行工場自治制，這是新俄羅斯失敗過的，我們千萬別忘記了。）就是工場規則，工作時間，也不能希望他們嚴格遵守，試問在這種狀態之下，那個社會主義社會上的生產，還有一點兒希望嗎？

右邊所述的，是我以爲要實行社會主義，以先發展實業爲宜的意見，——我在這裏要補說一層話，上述由實業未嘗發展遽然實行社會主義的兩種困難，若是有好政府，由政府逐漸實行，這些困難，都是可免的；不過由政府實行的話，全然是一個夢。（我從前也作過這個夢）因此我就說有這些困難，

說要實行社會主義，非先發展實業不可的話來，—然則在舊制度之下，要發展實業，應該用什麽方法，抽象地話，我也很以東蓀先生半面所主張資本家的生產法為然，其故第一，我們卽不希望政府實行社會主義，單希望他照普通例子，與辦官業，以圖實業的發展，也似乎是可以的，然而我們要知道，世界各國，都有官業，却是因為受了現代人根本精神的支配，除了從前德國的官業，略有一點成績而外，其餘各國，都沒有不失敗的，至於講到中國，那更是絕不相宜，因為中國的官場，從表面看來，似乎是很冠冕堂皇的，實在他們的道德，比街上的扒手，還要坻下不知多少倍，他們的廉恥，比堂子裏人還要喪到不知其所以然，以這種壞到不堪言狀的官場來辦官業，希望他們把中國的實業逐漸發展，那眞是『與虎謀皮』，多見其不自諒也』第二，官業既不能望，我們又何妨向生產協社（Cooperative society）方面打點主意，這一層是東蓀先生半面的主張，也是羅素先生發展實業的三個辦法中之一，卽所謂由勞働階級自身發展實業的話，但我却以為這種方法，於中國的實業發展，決不能有一點供獻，現在且稍為詳細一點說明於下，

第一：乏缺資本，　近代的工業，是大生產的工業，在這種大生產的工業社會上，想要用小規模經營，那一定為大工場所壓倒，決沒有存在的可能性，然而要實行大量生產，那所需的資本就大，試問以歐洲比較富裕的勞働者還辦不到的事體，怎麽能够教中國那種窮到一文也沒有的勞働者去幹呢。

第二：沒有適當的支配人，　一班勞働者—尤其是中國勞働者，—都只有力無智，對於全工事的計畫支配，簡直是沒有能力的人，就說聘用技師罷，又因為資本本來太小，不能支出多大薪金，加以無智的人，每每眼光很淺，縱令資本上還可以勉强支出，他們也決不肯拿出很多的工錢請人。

第三：缺乏商業上的智識，　一種企業的成功，有兩方面，一生產上的成功，二營業上的成功，一班勞働者，—尤其是中國勞働者，—根於一般的智識短淺，又素不嫻商業，自然對於生產的流行如何變遷，以及需要供給的狀況怎麽樣，金融的變化怎麽樣，都沒有本事去觀察，以此就令他們在生產方面可以成功，在營業方面還是一定歸於失敗。

第四：決定社員工價困難，　以理而論，從事於一種企業的協社員，因其各有能力不同，不能不測定各員的技倆如何，

以定勞力與工錢的關係，然而這種測定，不但實際上本來困難，而且因爲各員對於各本社都處於平等地位，又那裏肯承認同社社員所定高高低低的工價。

第五生產協社頗難時常保有一定的社員。凡加入一個生產協社的社員，不必定然終身在內，每每因爲事情變化，也有轉業之必要的，尤其他們的後輩更不必一定是繼他們父兄的故業，因此一個協社，就不免常有要求脫退之人，其結果一個協社的組織，也就很不安定。

第六以上還大體是普通說的，若專就中國說，更有一層極大的困難。中國人的性質，特別富於自私自利，不顧團體公益，加以意見極重，每每一句話不投機，就相罵相打起來，本來協社組織，總要大家能夠和衷共濟才行，如今中國人的性質，既是這個樣子，那便把第五以上的困難一概打消，專就這一點而論，也可以斷言中國的生產協社，決沒有成功的希望。

以上我把用生產協社的方法來發展中國實業無望的理由，又略略說了，然則在舊制度之下，我們除了使資本家拿資本主義來發展實業以外，——在資本家生產制度之下，我們也可以要求進步的勞動立法，不必一定讓資本主義如何擴展，這只要實業發達，勞動者一多的時候，是儘可以做得到的，——我們還能夠想出什麼法子來嗎？至於使資本家用資本主義來發展實業，在理論上所以有可能性的理由，那就不外利用現代普通人性是專門自利的一點，因爲他賺的錢是他的，他自然會努力把他的事業弄好，這是很顯明的道理，絲毫不容疑的。

讀者至此，想必一定以爲我是完全贊成東蓀先生的意見，并主張現在不要提倡社會主義的了，殊不知我的態度却又不然，現在我於未十分明示我的態度以前，請先把我對於中國前途的預測，略說一說。

原來我並不是一個預言家，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一月十二日以後的事情，我怎麼能夠知道，不過據我的觀察，中國自今以後，至少十年以內，是一種兵匪大亂的局面。（這種兵匪禍，完全是由現在無知識沒良心的武人釀成的，假使這些武人居然一旦覺悟了，能夠想出妥善的辦法，大舉裁兵，那中國以後長期的兵匪禍，也未始不可以免，不過我看現在的形勢，希望武人自動的裁兵，簡直是一個夢，兵既不能裁，那中國的

財政，自然一天比一天沒有辦法，財政既沒有辦法不能養兵，那兵自然要變土匪自然要起，這可以說事有必至無所用其諱言的）這種局面，如果外國能夠積極的大規模的干涉，也許不至於糜爛至十來年之久，可是我想世界經過前幾年那次大戰之後元氣已經大傷，加上他們國內的勞働問題，也一天難似一天，不見得那些資本家的政府居然還有那麼大的勇氣，用很大的力量來平定中國的內亂，就說日本，他縱有那麼大的野心想把中國的內亂平了，作起中國的主人翁來，然而單獨行動，有各國吃醋，是不行的，就是他國內的事情，也不見得就許他那樣子高興，即或再讓若干步，假定各國聽他，他國內也風平浪靜，然而便把他大部分的軍隊都送到中國來，也不過佔領了若干城市，鄉下地方，總是支配不來的，話說到這裏，未免離事實太遠，現在還是打擺來說罷，據我所想，各國到了中國兵匪鬧大作的時候，至多不過多派幾隻軍艦，多載幾個陸戰隊，再聯合那時候必然發生的商團，盡力保護他們的商場而已，至於別的援助，也許對於當時名義上的中華民國政府，或者一二有力而又能保持秩序的軍隊，供給一點軍餉及鎗械子彈，使他們東奔西馳，終歸於無結果罷了。

以上我把預測中國前途的話略略說了，由是我就不得不生出一個結論來，是甚麼呢，就是在這種大亂期內，以及大亂後至少十年之內，我們縱容認資本家（合中國人外國人而言）拿資本主義來發展實業，也是絕對無望的，其故因為在大亂期內，到處焚燒搶劫，無論沒有那樣沒計算的資本家，不肯冒昧從事，即令有那種傻子，更假令沒有兵匪去搶他，在那種社會上，一般人都窮的要死，那裏還有一點購買能力，至於大亂之後，又因為民生凋敝到了極處，對於生產物的購買能力，也自然是沒有的，世界上斷沒有一種產業，他的產物在社會上不能銷融，而他那種產業偏偏在社會上能夠發達的，道理明乎此，就自然知道近的將來，便是資本主義在中國也是沒有作用的東西了。

說到此地，我還有幾句插話要說，東蓀先生在他所作的『現在與將來』裏面說，『我從現狀中潛伏的原因上推測將來，有兩種趨勢，一，漸造紳商階級的趨勢，二，暴發僞勞農革命的趨勢，一緩一急，一必然，一可能。』但據上述我的觀察來批評，暴發的僞勞農革命的趨勢，不但是可能，却是必然的，至於漸造紳商階級的趨勢，萬一中國大亂以後，世界的社會主義，

還是穀然無聲，在那個時候，中國的紳商階級，自然有建造的可能，若夫近的將來，卻我所謂至少十年以內，我可信其決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和東蓀先生的見解，只在這一點有些差異，就是東蓀先生以為紳商階級，現在是必然發生的，因此他就主張容認他們去運用資本主義發展實業，吸收許多求生不得的人，然後再講社會主義，我則以為在近的將來，正是連中國舊日所有微微的紳商階級，都要根本破壞，所以我於無可如何之中，就生出和東蓀先生最後相反的態度來了。

我一段插話也說完了，現在我要總束起來，說我究竟對於社會主義主張怎麼樣，我以上共說了有三層話，第一層，說實行社會主義，以在實業發展以後為宜，第二層，說在舊制度之下，發展實業，以由資本家去發展為易，第三層，說十幾二十年之內，我們便容認資本主義，也無發展實業之可能，然則我們對於社會主義，不是應該緘口不言，聽這種大亂經過之後，再看看勢的說嗎，可是我的意思不然，我所以說實行社會主義應在發展實業以後，是從順路上說，頂好是如此如此，但第一，事實上既有免不了的兵匪大亂，不許我們在資本主義還有相當勢力的現世界底下，吃幾劑補藥，打點底子，第二，據現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情形看來，歐美最富之國，如英如美，他那裏實行社會主義的時日，或還許多遲幾年，倒是亞洲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安南，朝鮮等，一因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受外國的壓迫，弄到那些地方的人民，都氣也出不出來，二因勞農俄國，也很熱心於那些地方的赤化運動，其結果，必定於十幾二十年之內，把那些地方，弄成一種假赤非赤的世界。（我在這裏想說幾句僭妄話，就是馬克斯以為社會主義必然在資本主義極端跋扈，使一方面由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引起經濟恐慌，促成資本主義自身的破壞，又使全社會分成截然的勞働階級與資本階級，漸演為階級戰爭，以圖解決社會上一大矛盾，（此所謂一大矛盾，指社會的生產與資本的佔領而言）的時候，才能實現，但我以為馬氏這種預言，在俄羅斯，已經多少失效，若照我所推測，東亞各國，居然比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美，還要先行社會主義起來，那馬氏的預言，就似乎不中，不過這些地方如果實行社會主義，起首一定是極混亂極貧乏，和馬克斯心裏所想像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雖是大不相同罷了。）以外再加上一個北方的俄國，完全把中國包圍起來，竟使我們就是經過這一次大亂之後，也不許重尋舊路，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去，第三，我又知道今後的兵匪大亂，必有一部分是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名以行的。（別的地方，我還不很知道，若是我們湖南，就必定有這種現象，因爲頭裏我在長沙辦報的時候，有兩個作軍官的朋友對我說，我們湖南的兵士，居然有許多信口開河的講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起來了。……因此我就沉思了許久，覺得實在沒有辦法，倒不如趁勢的大講特講，把眞的社會主義是甚麼理想，有甚麼組織，決不是搶了富人的銀錢財帛，自己坐着睡着亂用的那種强盜主義，如果有行那種强盜主義的，凡屬尊重社會主義的人，就應該把那些東西處死的一例話，多說，多寫，多傳播，因爲我們現在已經處於極危險的地位，我們愈樸樸實實誠誠懇懇多說一分，或者於有形無形之間，就多有一分好處，至於前途究竟能成一個眞正社會主義的新世界與否，我心內也實在毫無把握，現在我且把我以前不久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間一段話，錄在下面，使讀者知道我也並不是沒有經過思索的。

（上略）原來社會的進步，是走的，不是跳的，這個道理，我很明白，我近來每每說，『我現在覺悟了我從前一種錯誤，從前以爲後進國總佔便宜，甚麼進步的學術制度，在人家不知道經了多少辛苦才發展成功的東西，我們這些後進國，並不要經歷那些辛苦，便可以學得過來，殊不知無論什麼制度，不是由歷史上發展來的，都沒有基礎，都靠不住，譬如共和政治，中國是學人家的步的，其實一般人民，並不懂得，也並不會要求，因此就弄得這麼糟透了，今後的社會主義，在中國也是學人家的步，其結果恐怕也要和八九年來的共和政治一樣的糟，或者還要厲害一點，亦未可知。（下略）

如右，我已經把我對於社會主義依然主張謹愼提倡的態度，詳細說明，我這篇文章，要算可以了了，却是我於未擱筆以前，還有兩層小話要說。

第一：提倡社會主義的人，要徹底覺悟，知道我們現在提倡社會主義，恐怕不久就有人妄稱社會主義者，連我們穿在身上禦寒的一件舊羊皮袍子都要來借，千萬別要在那個時候失悔的說，我早知道提倡社會主義是這個結果，我當初就萬分不應提倡的，因爲這種現象，與我們提倡社會主義與不提倡社會主義無涉，我們就從今以後，緘口擱筆，絕對的不講

什麼社會主義借衣的事還是免不了的。

第二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也要徹底覺悟，到了兵匪亂作，有的假借社會主義來搶人的時候，不要痛恨的說，這是吃了那些提倡社會主義的賊的虧須知這種兵匪搶人的禍亂，是政治上釀成的，與提倡社會主義無涉你們只一想到中國從前並不曾有什麼社會主義的名色然而他們掛了一塊刧富濟貧的招牌也可以大搶特搶就自然知道搶刧之咎，不是提倡社會主義的人所當尸的了。 十年一月十三日初稿

我這篇文章是百忙中亂塗的，所有文字上面混亂沒組織的處所，務希閱者原諒。 作者附記

對於社會主義爭論問題提出兩大關鍵

費覺天

一

張東蓀先生說今日中國患『無知病』『貧乏病』『外力病』『兵匪病』我深以為然。 中國今日之所以患此等患，由於軍閥橫行，此層想亦為東蓀先生所首肯。 因此關於社會主義爭論問題，我以為應運用科學方法下一番剖解工夫，求社會發動之原因是否能越級而進。 再假定今日中國即無社會主義，能否產出資本階級。 換言之，要發展實業，當先攷察發展實業之要素。 若不明白其要素徒口口聲聲高倡發展實業就是發表一千個，一萬個『發展中國實業計畫』也是等於一個沒有也就是廢話。 此問題關係中國前途至為重大，言論界裏將必有一番大激戰，然就現在情勢看來，恐雙方都不免摭拾一二事實，一二浮說，意氣用事，無結果而散。為使各方面爭論皆得入於正軌起見特提兩大關鍵於下。至是否有當，還請讀者諸君指教。

(一)今日中國底中等階級，處此軍閥政治之下，能否發達起來卓然自成一資本階級，而能推翻軍閥。

(二)要發展中國實業是否必須經過資本階級，還是可以越級而升，跳過資本主義階段。

設使從人類過去經驗上，能證明今日中國底中等階級，處此軍閥政治之下能發達起來，推翻軍閥階級，而發展實業必得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那今日中國就不必急於實行社會主義。 設使從人類過去經驗上能證明處此軍閥政治之下，中等階級不能發達而無推翻軍閥能力；要發展實業，無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那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就有急於實行

之必要。設使從人類過去經驗上，能證明處此軍閥政治之下，中等階級是可以發達起來，變爲資本階級，而發展實業無須經過資本階級，那在今日的中國就當實行社會主義。設使從人類過去經驗上能證明處此軍閥政治之下，中等階級不能發達起來，變爲資本階級，而發展實業必得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那在今日的中國就不當實行社會主義。

凡此四假設皆爲雙方爭論者所應當解答，而僕於此暫不欲有所主張，但請取純粹客觀態度，攷察歐美產業發展所含之要素，以及人類歷史上社會變動之原因。

二

査歐美產業發達最早者爲英國。英國在十七世紀，其產業已稱發達，至十八世紀則大盛。若法國產業則遲至十九世紀上半期始發達；德國則遲至十九世紀下半期方發達。其所以如此者，因英國之政治改革素來漸進，若法國則有大革命，德國則有宗教戰爭，尙未統一也。所以 Hobson 說：「其所以使英國產業發達最先之最要原因，就是當大機械，蒸氣力發生，建立新工業時之大陸政治狀況。當克羅攻之紡織機，瓦德之引擎機產生，改變英國工業時，他底大陸敵人，如法，如德，皆在費盡精力，銷磨於戰爭與革命之中。」(Hob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P. 96) 以是吾知國內和平爲發展實業之第一要素也。設使政治紛亂，兵匪橫行，人民方且生不能保，安有餘力從事於企業乎。

復次 Toynbee 說「英國如沒有實行保護政策，則彼之工業決不能發達有如此其快。」(Toynbe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79) 哈白生亦說「英國貿易政策乃使彼之機械發達唯一機會。彼之原有保護政策足以擴張其商業，增進其殖民地，建設其龐大無比之商業根基。幾至如世界之大無處無之……」(Hob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 Capitalism, P. 100) 觀此則可知强有力之國家爲發展實業不可少的要素也。此產業愈發達，帝國主義亦隨之而愈膨脹也。此今日中國受歐美日本壓迫，是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相與俱臨也。夫如是則可知强有力的國家爲發展實業之第二要素也。

復次大工業之特色爲集中生產與分工勞働。其所以能使無數勞働集中於一處，而行分工之動作，無數小資本集中於一處而與別人相競爭者，大機械也。査歐美機械之發

達兒分爲三時期。始即紡織機，繼爲蒸氣機，今則進而爲電力機矣。機械愈進步生產就得愈大，亦即愈爲發達，故機械爲發展實業之第三要素也。

最後有一要素雖比較微弱而我必得鄭重提出者，即人的問題也。要發展實業必須長於計算的市儈企業家。蓋一般人勿論爲官僚，爲軍閥，爲學者，皆不能從事企業，即欲從事企業，若未曾受過市儈式的訓練，其人亦不配從事。蓋市儈與常人有一大不相同處，即彼所持之主義爲經濟理性主義，若常人則每每揮金如土而持經濟的浪漫主義也。此「經濟的理性主義」一名爲經濟學家 Sombart 所定，蓋彼爲持此說之最力者。故吾儕要發展實業，須先有此種人材。今者國人亦常謂今日之軍閥，官僚，將必爲異日之資本家也。吾並非謂此輩將皆不能變爲資本家也，特有一條件耳。

綜此四事，國內和平，國際有力，大機械，企業家——皆爲發展實業必不可少之要素。吾國自與歐美交通以來，提倡實業之聲固已洋溢海內，迄今數十年矣。而實業終未振興，豈亦由於要素未備乎。吾願反對社會主義者，贊成社會主義者，平心靜氣，仔細探求也。

三

關於發展實業要素既已論畢矣。我今請論社會變動之原因。所謂社會變動之原因者，即社會改變之原動力也。從古到今約可分爲三說。

大概在科學未昌實證主義未興以前，一般社會學家，哲學家，英雄，文豪，都以爲社會變動由於個人。如亞歷山大也，拿破崙也，亞里斯多德也，該撒也等等皆爲改變社會之人也。此種論調亦可謂絕對唯心論，蓋彼之大前提，即個人萬能也。自今觀之，殊與事實有所未合。蓋拿破崙之所以成爲拿破崙，以有法國民族也。亞里斯多德之所以成爲亞里斯多德以有蘇格拉第，柏拉圖等等也。

且從一方面觀之，希臘時代的城市政府，常由共和變爲君主，君主變爲富豪。似此制度固不足以限人矣。然自他方面觀之，資本階級時代之惡固明明爲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專制時代之惡固明明爲君主制度所產生。由此觀之，則制度固能限人，而個人不能萬能矣。

於是自科學發達以來，一般社會科學家，哲學家，就以爲制度萬能，一切社會底變動都是制度爲之。若馬克思就可

作代表。馬克思說：『社會上生產雖是人去動作，但因此所發生的關係是必然的，同人底意志是分離而獨立的。』又說『凡一社會組織，其一切之生產力，在其組織內，尚有發展餘地時，非俟其發展之後，決無顚覆而去者。又較高之新生產關係，其物質的存在條件，於古時之母胎內尚未孵化以前，亦決無發生而來者。蓋人類常以能解決之問題爲問題也。』由此觀之，彼以爲社會制度之變動，是社會制度自家發展，自家衰敗，自家發生也。若人類心靈，特附屬品耳；常以『能解決之問題爲問題』也。此種論調可謂之絕對唯物論，而與簡直正相反。

若我猶以爲二者皆是走入極端，各得事實眞相之一面。無個人自無制度，無制度又安有個人。二者是相輔相成也。即就經濟制度而論，其所以能成立者，由於有人生產，有人消費也。設無企業家，大機械，安有資本主義制度。彼蒙古民族，生存地上，如今數千年矣，何其游牧制度猶有發展餘地而不能顚覆，孵化一新制度乎。彼中國民族何以行農業制度至二千餘年之久，猶未顚覆；若刁頓民族，則不過行數百年，即已顚覆乎。所謂發展有餘地，無餘地，將作何解耶。若進一層，吾儕將人類與獸類比較，便知人類所以有經濟制度者，以其能造工具也。獸類不能製造生產工具，此其所以無經濟制度也。再將中國民族與刁頓民族相較，就可知農業制度之崩壞，其所以一則如此其速，一則如此其慢者，科學發達與不發達之故也。以是吾知社會之變動亦並非由於制度也。制度固不能萬能也。

然則社會變動之眞因果安在哉？曰階級是矣。一切社會變動史都是階級鬬爭史。一切社會制度之解放，改造都是階級所要求。遠古姑不論矣，即就宗教革命而論。設使僧侶階級未會把持教堂，一般普通信徒未會被若輩所壓制，安有新教徒與舊教徒之爭，安有宗教革命。其次請就政治革命而論。設使君主貴冑未會壓制平民，安有人權之爭，安有平民階級與貴族階級之爭，又安有政治革命。即就今日社會革命而論，固明明爲資本階級與勞働階級之鬬爭矣。

或曰先生之言雖辯，然先生之主張固與馬克思無甚出入也。殊不知在馬克思就以爲制度變化乃社會變動之主因，若階級鬬爭特此主因所生之果耳。在我就以爲社會變動起於階級心理之要求，如宗教革命之唯單純信仰說，政治

革命之人權說，社會革命之社會主義說階級鬭爭乃此心理要求之表現也。二者之間相去不啻有天淵之別。此眞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

四

就上述二節觀之，則可知發展實業有四要素，曰國內和平，曰國際强有力，曰大機械，曰長於計算的企業家。社會變動之原因說有三，曰個人，曰制度，曰階級，而猶以第三者爲最緊。夫如是，然則將何以解答前面四假設乎？僕不敏，倉卒之間，不欲有所論難，然甚希望論者諸君，及改造社諸先生有以教我，更希望反對社會主義諸君，對此兩大關鍵，能有切實之解答也。

社會主義與資本制度

藍公彥

現在研究社會主義的人很多，批評的人也很不少。我個人對於社會主義全體的理想以及用革命手段或無治主義種種的實行方法，總是懷疑，而對於他所說的部分的眞理如工人衞生，工資增加，時間減少等等，是贊同的。但是他的方法究竟確實與否，我們不能隨便斷定，是要細細的研究一下。

社會主義就是推翻資本制度，而其攻擊的唯一武器就是說社會上所有一切貧富等等害惡都是從資本主義一個原因產生出來的。這句話對不對，我們不敢斷定，不過可以知道大凡一種主義越能引人動聽，他的目標一定越簡單，因爲要是複雜了，就不容易懂了。但是世界上的事實不能這樣的簡單，這樣的籠統，非把他分析了不能顯出眞理。社會主義攻擊資本家的害惡可以說大半是眞理，而把這些害惡籠統的歸之於資本主義是不確實的。資本主義自身果然有他的害惡，而不是都從他產生出來的，大部分是歷史上習慣上傳流下來，還有一部分是從和資本主義並行的國家主義產生出來的。所以要證明害惡都從資本主義產生出來，只要把俄羅斯作一個比例，他們把私有制度已經打破了，爲什麼還有專橫壓制種種害惡呢？現在假定我們承認一切害惡都是從資本主義產生出來的，但是害惡是比較出來的，我們只要把資本主義沒有發生以前的中世紀情形和現在的狀態比較一下，就可以發見眞理。中世紀時代不要說生產事業不如現代，就是業主奴隸間的關係何嘗比得上現代

雇主工人間的關係，其他種種物質文明中世紀都沒有而那些奴隸制度家族制度以及封建時代的殘酷的事實較之現代如同地獄天堂，當時都爲發生了資本主義，把這些黑暗都打破了纔引出了現代的物質文明世界，非但物質如此，就是那些立憲民治以及衛生事業教育事業何一非資本主義所產生的。 所以要是不產生資本主義，不但是現存的物質文明樣樣沒有，并且還不知故步自封到什麼地步哩。 照這樣的比較可以知道沒有資本主義時候的害惡多，自有了資本主義以來害惡消滅了許多了。 但是一種制度有他的好處，一定有他的害處，本來盡善盡美的方法是天下決不會有的，只要我們能夠救濟就算好的了。 資本制度的害惡就是貧富問題，這一個問題是可以救濟的。 例如用社會立法手段規定勞働法規，勞働保險，增加工資，減少時間等等都是救濟工人的善策；除此以外，還有減少糜費。 糜費是有幾種；一種是國家主義所產生的如戰爭，準備作戰的糜費；一種是資本主義自身產出的如企業競爭，生產消費的不調和，以及經濟界危險的糜費。 如果把這種糜費都消滅了，立法事業都設備了，我想工人的餘蓄一定可以得到，貧富問題也可以解決。

不過救濟是一時的，逐漸進步的，把先發見的害惡逐漸改良，後發見的害惡再想法救濟，一步一步的做去，一定可以達到人類最後的幸福。 但是假使有人說這種主張是不澈底的，零零碎碎的不是社會改革家的話，那麼我們一定要請教他們的澈底的主張。

他們的澈底主張是說無論如何私有制度是要不得的，應該用革命的方法把他收歸公有。 這一點我們就算承認，但是又引起大疑問。 收歸公有是不是收歸政府？ 政府的資本家是不是比了私有資本家靠得住？ 據我的意見還是不確實的。 私有資本家無論怎樣罪惡，他有一定的限制，如企業競爭，工場建設，工資，工人待遇等等皆是。 如果一個公司或工廠不注意上述的限制而能存在一定不可能。 社會主義者單看見資本主義初發達時候工廠的黑暗，而不曉得現在工廠的情形不同了，社會道德更變了，從前的情形現在做不到了，工人也能團結起來和廠主交涉或怠業，這些都是私有資本家的自然的限制。 現在到說要把有限制的私有資本家手裏的資本奪出來送到無限制的政府手裏，那麼政府就可以憑着他的武力和權勢任所欲爲的隨便處置；要是

執政者良心好還好，要是良心不好人民一定增加痛苦。這種憑良心的制度是最不確實的而最危險的。就是讓一步說，這些執政者都是有良心的，然而照他們的主張去實行，我想依然還是個不確實的。他們的主張是把舊存的制度完全推翻，從新再建設一個新的制度。但是舊存的制度都設立在資本主義上，要把他推翻，一定把經濟狀態社會秩序零亂。從零亂到回復秩序，其間的時期一定很長；而在這長期間內他們的敵黨是否掃除干淨，國際間的關係是否還能繼續存在，人民是否一定傾向他們，這些都是疑問。假定我們都承認他，然而這長期間內危機四伏，一有反動滿盤皆翻，他的成就還是遙遙無期。所以與其實行他們的徹底的不確實方法，還是實行我的不徹底的確實方法。因為他們的方法一則太危險，二則太不確實，三則犧牲太大，這三端就是社會主義的致命傷。

社會主義的不確實已如上述，所以我們不能不研究較確實的方法。中國現在的情形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時代差不多，全賴提倡資本主義。但是要避免資本主義的害惡，就一面提倡資本主義，一面再用國際社會立法手段規定各種法規來限制他，讓他在法規下盡量的發展，再把我上述的各種糜費消滅了，我想一定可以得到較安穩的日子。要是要提倡社會主義我恐怕所得的結果一定比俄羅斯還要壞。

再有階級戰爭四個字也是不確實的，因為人類經濟的組織決不是那樣的簡單，一部分是資產階級，一部分是無產階級；這是馬克思硬分的。社會上果然有許多的大資本家，而那些有幾分股票的小資本家，工程師以及種種非資產階級非無產階級的人不知多少，要細細分起來，就可以分出無數的階級。現在我們且不提，且假定承認馬克思的兩種階級，然而無產階級的人決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的滿意一定帮着同級的人；或者也有向着資本家的。因為工人是依着資本家的，要是逼得資本家無法支持倒掉，資本家不過損失些富而工人的生活就受應響了，所以階級戰爭也不是實理。至於中國只有軍閥，政客，官僚，以及守產的那些寄生蟲的階級，各種社會事業都是這些人在那裏幹，從沒見過一個市民的影子。所以更宜赶快發達資本主義，創造第三階級，把市民權收回來，光明的日子纔能發現。

總而言之，一種制度要富於有彈力性纔能容易修改，容

易進步。資本制度誠然有害惡，然而只要能容納修改還是好的；社會主義誠然有眞理，然而太剛不容易修改總究是危險的。所以除了沒有別種方法去救濟資本制度，我們只得用社會主義的方法；要是我們可以找出別種方法來救濟，那我們決不肯隨便孤注一擲的。

我再簡括說一句。社會的害惡不是都從資本主義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的害惡是可以救濟的，社會主義無論如何總是不確實而危險的。所以要解決目前的問題只有用和平的方法一步一步零碎的修改，要是準塊的是絕對不可能的；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更只有提倡資本主義，別的方法都是理想。

一個申說

東蓀

我作了一個小小的短評引起了無邊的風浪，在我却是非常的榮幸，在社會也成了一個大懸案。當時和我駁論的人很多；有些是我所畏敬的師友，我無不答復，—如周佛海君就寫信數次討論此問題；—有些我明知其爲手指五絃目送飛鴻，所以我不屑和他們辯論，(卽有人駡我狂妄我也甑受)。後來劉南陔君要求我做一個比較的正式說明，我遂作了「現在與將來」一篇。不料此問題却更進一步，引得任公先生和老友志先都加入討論。他們的文章寄到上海的時候，我讀了眞是說不出來地快活。因爲快活之餘不由得不再申說幾句。

任公先生給我的書所論和我所見完全相同。不過我的前作和任公的此信都是偏於一方面，卽是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態度的方面。至於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的方面，雖於其中得了幾個暗示，然而尙都未詳細說明。現在我要申說的就是要補足這一方面。—專說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應該如何。

我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不像彭彥君主張資本主義與社會政策，因爲資本主義，正和社會主義相同，也不是一國要實行，就能單獨實行的；設使世界全球的資本主義皆倒了，中國雖是工業幼稚，然而也不能單獨維持資本主義。至於社會政策，我以爲也和社會主義一樣，同是一種正待試驗的東西；決不能說在實驗上已經證明社會政策比社會主義好些；社會政策若單獨一個一個地實行起來，因爲社會是連帶的，

未必有十分效力例如增加工資必生出物價騰貴而工人都兼爲消費者結果仍受影響若同時把一切社會政策實行豈不是卽等於社會主義了麽。我又不像一湖君祇在消極方面設法減輕必然的僞赤化之黑暗因爲我始終固守我的階段說。我的階段說是甚麼？簡言之資本主義必倒而社會主義必興——特此所謂社會主義其內容或經多少變化亦未可知要總不是現在有缺點的社會主義（現在各種社會主義都有缺點不過在我看來基爾特社會主義比較上最圓滿罷了）。我承認各種社會主義皆有缺點但我相信以人智之進步終久會依着現在社會主義之根本的趨勢發見一個比較上最圓滿的社會主義。大凡最晚出的比較上必是最圓滿的——如基爾特社會主義最晚出的所以他在比較上是最圓滿的。不過基爾特社會主義是英國的產物雖其根本原理可以普遍應用然而不能不有多少變化。所以我在時事新報上曾發表一個意見就是勸羅素先生實地去研究中國的同業公會因爲歐洲中世紀之基爾特已經無存了不能不在中國尋其遺跡。從此遺跡上或有些貢獻正未可知。總之不但基爾特社會主義如此其他一切社會主義都是正在研究修正中。我敢說學理上的社會主義與信仰上的社會主義完全是兩個東西。信仰上的社會主義等於各種宗教本不需有眞理爲其根據只要有一種熱烈的感情就夠了。至於學說上的社會主義則尙在創造修改之中迄今未見大成。不過常人往往把兩個混合爲一個成了一個學說與信仰相混合的社會主義。我常看見佛教的信徒用種種詭辯以迴護佛教未嘗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其實仍是從信仰的動機而出不過外面穿了一件理性的外套罷了。現在一班愛護社會主義的無一不是如此。所以我又敢說非有極冷靜的頭腦不能把這混合的東西剖分開來——或減少其混合的程度。我以爲我們非把學理上的社會主義與信仰上的社會主義分開則我們不能在學理更把社會主義推進一步換言之卽不能創造出來一種更圓滿的社會主義。若說起創造新社會主義眞是譚何容易以我們學術幼稚的民族而說此大話豈不是太不自量了麽？然而我以爲不然我們不妨和世界先進民族共同研究或則親聞先進民族的實驗或則取鑑先進民族的失敗。須知世界各國也都正在那裏研究並未嘗有一定不變的主張換言之卽是各國也都正在

學理方面下工夫,並不是已認爲學理早完成而只須實行。所以我們的研究雖不必有多大把握,然而以世界各國共同研究雖極用功的結果未必我們於其間竟絕無所得。因此我的意思對於社會主義不取消極態度而取積極態度。我有一句要言我們對於資本主義須把實際看得重些而我們對於社會主義須把理想看得重些;我們對於資本主義須把切近的目前看得重些而我們對於社會主義須把較遠的未來看得重些。更換言之,我們要創造新社會主義便不能不把他推得很遠。爲甚麼我們要注重於未來呢? 這便是我的階段論所在了。我以爲中國之前途有兩條路,但是順着一個方向現在正在前進而尚未到分岔的時候。所謂兩條路就是「共管」與「赤化」。共管不消說自然是各國共同管理中國了。(各國共管之議論見諸外人文字者不一而足,高君踐四李君壽彭曾爲我們擇譯其二三種,已登於時事新報。)我所謂紳商階級之勃興乃是共管之一方面——或可說有密切關係。我固然明白若沒有共管,一層紳商階級是不會勃興的。至於赤化則無論總是假的。能否把赤化弄假成真,能否使紳商階級成立,這個關鍵與其說在中國自身不如說在國際變化。苟英美的資本主義尚有四十年之命壽;同時俄國因通商而反失其向外發展的力量,(註一) 則赤化必

(註一)日本二月份「改造」雜誌有羅素一文(原文已譯登時事新報)其中一段與我所見絕同。其言曰:(If it (Russia) has trade with foreign nations and the intercourse which must accompany trade, it will become more conscious of and sensitive to foreign public opinion. The atmosphere of groupfanaticism which is inevitably created by desperate nationel enterprise, will be dissipated. It is possible that Russian communism,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may lose some of the fiery quality which forms its attraction to many temperaments; but it will become more practical, it will have a chance to show what communism is capable of technically as a method of production, and it will, if it succeeds, be able to appeal to men's reason and not only to their emotions and to their desperate need of hope. The industrial

nastions may then be able to learn from Russia, not only to acquire from Russia certain revolutionary ferment. And in that cas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transition to communism, which is inevitable sooner or later,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oo terrible a world-cataclysm, while in Russia itself the attempt to restrict (small retail trading by law, which now requires a great apparatus of police and spies and prisons, may be abandoned and replaced by a policy of making the Soviet stores more attractive than the private shops. For communism cannot be considered a success until it ceases to require a drastic legal suppression of the instincts of ordinary people.

不成而共管必實現。）這一階段雖有許多可說，然爲費篇幅起見，暫不詳述。不過這一階段以後必有眞社會主義出現。我給頌華君一函，曾說中國的問題雖即是世界的問題，然不能即以中國爲匙而解決世界問題之鑰。必定世界有變化，中國方能同時變化。我們既看定中國現在絕少勞働階級而只多遊民，則第一可斷言赤化不能弄假成眞；第二可斷言共管之翻身即爲社會主義之世界。中國彼時之變化必與世界全體之變化同時發生。在世界全體之變化未熟以前，中國不能有多大的變化。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必須積極地研究社會主義。（將來世界必行社會主義可見所引羅素的話）

現在我須說幾句研究社會主義之方法，我以爲我們研究當分兩種：一種是自己研究，一種是使全國人有機會共同研究。第一種可以不必詳說，因爲大家都已曉得了。第二種就是充分盡量把學理的書籍翻譯出來使人家都得着共同研究的機會。但是民國元年的時候只輸入了「社會主義」四個大字，多一個字也沒有。這兩年來卻有了 Propaganda（此字譯爲宣傳太輕而譯爲煽惑又似乎太重）而不像日本那樣眞面目的介紹與學理上的商榷。因爲這種事業必須學者來幹，不單是熱心的青年所能濟事。所以我敢說中國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社會主義的 Propaganda 一湖君雖然說盡量把社會主義不是搶產殺人的道理宣傳出來，然而我相信這種宣傳決不能減輕僞赤化的危險，因爲這

是一種消極作用，天下決沒有不與積極作用相連的消極作用而能生效力的。我們要消極作用生效力則我們必須在消極作用背後建立一個積極作用方可。換言之，我們決不能單純免去僞赤化的危險，我們要免此危險則建設一個眞赤化——(or what not) 我並不反對一湖君的主張，不過以爲我們的任務不當止於此罷了。公武君說眞的決不能引起僞的，固然不差，但是種種 Propaganda 却不能算眞的。我並無絲毫權力能禁止他人做這種「煽動」事業，但我總以爲中國現在絕對沒有煽動的必要。

現在我總結幾句如下：

(一)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總當認爲最後的標的，宜努力隨着各民族的共同研究去創造。

(二)我們對於不需要的 Propaganda 當免避。

中華書局發行

注音新辭林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預約一元二角
十年五月出版 預約四月底截止

各國都以辭典爲讀書學文檢查之用。我國從前只有字典，欲檢查兩字以上之辭，竟無所憑藉。近年雖有一二種辭典，然非過於簡陋，即偏重古典，不適應用。敝局有鑒於此，特編成注音新辭林一書。內容分子丑寅卯等十二集，每集各自分部，每部依筆畫多少爲次序。每字先解釋單字，繼以兩字三字四字之辭，極便查閱。其特色有四：(一)材料精審 過於偏僻及艱澀古奧者不錄。(二)辭句簡短 每條以註解明白爲主。(三)每字注音 無論單字雙字，每字下均加以注音字母，足助國音之普及。(四)普通適用 凡社會上普通作文及書函所應用之典故，應有盡有，極適各界之用。印有樣張，函索即寄。

基爾特解決法

延陵譯

這篇東西是 G. D. H. Cole 所著的 Chaos and Order in Industry 之中底第四章。他在這篇短東西裏，把基爾特社會主義底歷史和根據說了一個大略，所以這篇文章可算是宣傳這種社會主義底文章底結晶。原文分三節：一，基爾特社會底大意；二，國家基爾特運動底歷史；三，基爾特社會主義底基本原理。譯文內容底次序和他相同。

一 基爾特社會主義底大意

大多數人都知道中古時候底實業是依據基爾特(或同業組合)制度而組織的。他們並知道這種制度盛行了好幾百年，直到近代的實業發生之前才漸漸倒敗下來。所以倒敗，乃是因爲商品交易底範圍擴大了；生產底方法變換了；金融影響實業底勢力增大了；人民對於經濟的社會的事務都從一國着想不但爲一地方一區域着想了；——這也是大多數人所知道的。但是因爲古代每個自由都市有一個基爾特，基爾特是限於一個區域以內底制度，而現在的實業問題都含有國際性質，所以許多人就以爲不能用中世底這個制度解決現在的實業問題。

雖然我們還希望將來的實業能彀恢復基爾特時代底幾種好的性質，可是限於小範圍以內底經濟問題實業問題現在却實在是過了時了。不過現在的經濟問題雖都有影響一國或幾國的性質，商品底貿易雖及於世界，生產雖都屬大宗，然而我們還依然可從中古的基爾特學到一點東西。因爲在基爾特時代，一個尋常人却能得到現在的人在實業界中所不能得底一個地位，——就是對於自己底工作生活底自治權和管理權，而這一種權又實在是自由底精髓。

近代的實業是以對於工人底人性的否認做基礎。在現在的工廠裏，工人是當做一個雇工計算，不是當做一個人計算；是當做一個有工作力的物體計算，不是當做人類之一計算。他把他的勞力賣去，雇主就把他的勞力之中可以生利底一部買去。雇主和工廠底購買勞力，正和購買電力和機器一樣，也正和尋常的買客買一磅茶葉一塊肥皂一樣。總之，在近代的

實業制度之下勞力是看做商品，買勞力是爲的生利。

從這樣地看待工人就生出許多重大的結果。既然工人在工廠裏不是當做人看待，乃是當做一個有工作力的物看待，所以雇主就自然不承認他對於工廠底管理應有一分之權，所以買他的勞力的人就自然可以隨意指點他去做任何種工作。依據近代實業底理論說來，不但工廠屬於雇主，可以聽他隨意處置，就是工人在他的勞力賣於雇主底時間以內也是屬於雇主所有。

但理論雖說如此，現在實際底情形却不都與理論相合。在由手工時代變做機器時代底黑暗時期，在十八世紀之中和十九世紀底初期，工人大半是沒有飯吃的窮人，沒有互助，沒有組織，只有聽雇主隨意處置，所以這時理論和事實可算是符合的。又如在日本和印度底紗廠裏工人也都是聽雇主隨意踐踏，所以在那裏理論和事實也差不多是相符合的。不過雖在日本和印度，理論和事實底和諧已常常瀕於破裂；工人也常常對於他們的奴隸生活起反抗了，也常常有罷工和擾亂了，不過往往沒有目的而且少最後的成功罷了。到了文明國裏工人就會漸漸組織工會(Trade Union)工會底勢力越大理論和事業之間底距離也就越長。近來工人底反抗越發利害，越發常有，雇主遂不能把少數工人隨意處置，而必須和一羣工人底全體交涉；不但承認他們有人所應得的幾種權利，並且允許他們對於實業事務有一部分操縱之權。不過現在工人對於實業事務所得的一部分操縱之權僅僅是工會對於工廠裏所做底事所加底限制，所以還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但即此已教辦理實業非常困難，且致現在的實業制度幾幾乎站不住脚了。再過些時，工人且將完全否認被人作物看待，這種否認且將致目下實業制度裏底原理和慣例經過一回澈底的改造。

理論和事實底分離只有一個結果。從現在勞工底勢力和覺心看來實無法教實業界裏底情形和舊理論相和。所以現在我們只有一法，就是把理論改造一下，教實際情形和新理論符合起來。

這個新理論是什麼呢？論到這裏，中古的基爾特就會把有用的教訓給我們了。因爲前路既不通行我們僅有的道路

就是退到原來的位置教每個工人對於他自己工作底情形生活底情形有一部分操縱之權。我們必須依據德莫克拉西的基礎改造實業，而那個基礎就是教在一種實業之中所有用腦的用手的工人合起來管理那個實業。總之，我們的解決法要從實業的民治去求。

這種民治和存在中古的基爾特之中底民治有許多不同之點。中古時候，每個基爾特所做的事是限於一個城和一個城底附近以內；我們理想的基爾特則必須有能支配一國，數國，或竟至於支配全世界底經濟的性質。雖然每個基爾特應有每個底自由和『動議權』(Initiative)，但同時也須教多數基爾特在一個大範圍以內通力合作，原來現在的商務是含有世界性質的商務，所以我們的基爾特也必須是含有國家的和國際的性質的基爾特。

以上是古代的基爾特和今代的基爾特底一個分別，還有一個分別也是同樣地重要。就是中古的基爾特乃是由各種手藝底工頭，和他們底學徒，和他們所雇的日工組成，而現代的基爾特則須由許多大工廠組成；又組成中世的基爾特的工人乃是依基爾特所定的幾種寬的條件獨立不羈地在各個工店裏工作，至於怎麼樣獨立不羈，究竟沒有正式的規定；但是在現代組成一個基爾特的各個工廠裏面，我們就要希望有一種更正式的規定，保持德莫克拉西的管束，教各個工人能彀儘量享合理的自由了。

但中古的基爾特和現代的基爾特雖有這些重要的異點，然而却還有一個更要重的相同之點。就是現代的基爾特和中古的基爾特一樣，都保持一個社會服務底觀念做其中一切制度底基本。所謂社會服務底觀念，就是說古今的基爾特都教各個生產者能彀管束自己的工作，都教他們覺得是為社會作工。這個觀念自從近代的實業發生以後就沒有了：因為近代的工人不是為社會作工乃是為少數資本家作工的。現在基爾特社會主義家却想把這個觀念恢復過來。他們以為這是求得好的工作和好好地做的工作底惟一的方法。

我們底理想如此，但却怎樣樣教他實現？我們用來實現這個理想底器具，就是原有的工會。現在工會底勢力已經一

天大似一天除去用原有的工會做實業組織底新中心，更沒有別的方法。所以我們底問題不是別的問題，乃是把原有的工會變成國家基爾特底問題。

但今日底工會只包含着用體力手力做工的人。而國家基爾特則希望將一個實業以內所有用體力腦力做工的人一齊包括在內。這種傾向現在已漸漸實現。譬如鐵路上船廠裏造機器的廠裏和別的幾種實業之中用腦力作工的人已經有了組織，而且將和其中用體力作工的人聯絡為一了。凡工會底力量越大，這種傾向越發顯著。所以如有人問怎麼樣把工會變成基爾特，我就要說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把用腦力做工底人也吸收到工會裏來。還有一個方法，乃是改造工會內部底組織，但這裏却不能詳細說明。

這些方法越向前做，工會在實業界裏的勢力就可越大。如此則資本家所持的理論和將來所得的事實就可越發相距得遠，最後我們就可輕輕巧巧地沒有一點革命形迹得到和新理論相合的一個事實。

但是工會應當用什麼方法把管理實業之權漸漸從資本家手中奪來？其中有一個方法目下已在好幾種重要實業之中發現。就是每個工廠之中都有許多工室，每個工室裏底人員，應當先自團結起來，造起強固的組織，而後替這種組織要求積極的功能和勢力。這是在各廠之內發動的。同時在各廠之外，工會也當要求對於一地底實業和影響一國的各種實業有一部分操縱之權。總之，工人應當用工會做器具在各方面儘量要求自家所能擔當的管理實業之權。將來所得的權越大，他們執行這權的能力也就愈厚，如此可以把一切管理實業之權漸漸移到工人團體底手裏，可以教一國底工人團體包括這一國底實業裏所有的人員。

上段是說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發展底一面，並且是最重要的一面。但同時還有他一方面，也不可以疏忽。所謂他一方面是甚麼呢？第一就是實業底管理權雖當儘量給與生產之人，實業底所有權却當歸之國家——就是實業公有。第二就是一方面有了實業底民主化，同時也須要有社會全體底加進的民主化。這都是國家基爾特主義家底主張。他們深信如

經濟制度爲非民主的則政治制度決不會爲民主的；如經濟制度爲民主的，則政治制度才可爲民主的。所以所謂社會全體底民主化也無非於實業底民主化求之罷了。要求政治的個人的實業的自由，均須先於實業底管理求得解決之法。所以我以爲實業問題應當於社會問題之中佔一最重要的位置而基爾特社會主義就是解決最重要的一個社會問題底最好的方法。因爲歷來各種制度底基本祇是兩個原則，——一個原則着重自由；一個着重秩序。我們如要得個人底自由和大衆底秩序，則必先調和這兩個原則。基爾特社會主義就是能調和這兩個原則而且調和得很好的。

二　國家基爾特運動

依照國家基爾特總會底憲法所載，這個運動底目的乃是『一，廢除工資制度；二，由民主的國家基爾特和民主的國家底合作使工人於實業之中建設自治』所以這個運動底重要理想就是實業界底民主組織和自治。

這個運動才不過發生了數年之久，但他底思想不但已傳播於一班以體力從事的工人，並已傳播於『非體力的執事』(Proffessionists)（如書記會計一類）和專門藝士(Technical workers)（就是做精細的工的）不過社會主義之中底馬克思一派，和左翼極端的幾派，素來主張專把以體力從事的工人結合起來居迪克泰多底位置，素來把非體力的執事和專門藝士看做資本家底爪牙，所以却不贊成基爾特社會主義。

不但基爾特社會主義曾被他種社會主義者反對，就是一同信仰基爾特社會主義之人亦復意見分歧。極端的右派（就是最和平的一派）希望基爾特制度慢慢發展並主張有時竟可和公道的資本家明白商量，不用强迫；極端的左派則和馬克思一派相似，竟主張用革命的手段；兩極端之間還有無數的派別。但近來這種意見底分歧已經漸漸消融，現在基爾特社會者之間已不復有兩極端派了。

如今且說這種運動底萌芽和發展。他是由許多勢力一同造成；他底發展乃是近來數年以內底事。第一個把這個運動底大意表現出來的要算是勃蘭泰(Arthur Plenty)他底恢復基爾特制度論一書乃是一九〇六年在英國發行。同時

有新世紀報主筆奧朗奇(A. R. Orange)投了一篇相似的論文給兩週評論。當時奧君本和勃君聯合，就是現在也還和他聯合；不過在奧君手裏基爾特社會主義不久就有了一種新的發展。因為在一九〇八年上有個霍布生君(S. G. Hobson)在新世紀報上和奧君著了許多意見相同的論說，後來他們把他們倆合著的許多論說合訂成一本冊子叫做工資制度底討論和廢除他的方法。從此國家基爾特運動就有了確定的性質，可以實行的勢力。

霍布生和奧朗奇二人給與國家基爾特運動的確定的性質就是基爾特社會主義所抱的兩個重要主張。一是教現在的工會有實業的自治權；二是把專門行消極的保護政策之工會改成積極的侵略的基爾特。我們不是說他們倆那時已把基爾特社會主義底重要主張明白議好，更不是說他們那時已把實行這個主張的步驟具體擬就；不過是說他們已在這幾層道理上摸得了一點大意，便於將來的發展罷了。

那時基爾特社會主義底主張僅能傳到讀書人耳裏。除去新世紀報外，那時別無宣傳這個主義底機關，而新世紀報又只有知識階級底人看到。所以那時大多數的社會黨人和從事於勞工運動的人都不知道有國家基爾特運動，知道有他的又大半反對他和他略表同情的祇有各大學堂裏的社會黨研究會和一般非體力的執事(Proffessionals)。

若就英國勞工運動底全體說之，則我現在所說的一個時期又是最騷動不安的一個時期。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幕之時，其間有許多大騷動，大罷工，最堪著意的就是一九一一年底鐵路和郵局人員底大罷工，一九一二年底礦工大罷工。因有此種大擾亂，勞工界裏遂生出許多新的思想。於是在英法兩國之中遂有許多新生的社會主義分頭活動，在法國最著名的就是莽洞(Tom Mann)所領袖的工團主義了。

我(郭爾自稱)從一九〇六年以後就天天讀新世紀報，默看基爾特思想底發展。但我當時因不喜歡基爾特這個名字，且覺得這種運動和實業界底實際無關，所以還沒自認做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兩年之中我正著勞工世界(The World of Labour)一書研究各國勞工運動發展底實際，尤其著意法國底工團主義和他與英國工會底關係。

一九一三年這本書成功了，那時我雖覺得和新世紀報裏底人意見完全相同，然而還仍然沒有自稱爲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直到一九一四年上我才明白宣布我對於這個主義底意見以後即和國家基爾特總會裏底總書記密勒君（W. Mellor）在每日通知上著文討論這個運動藉以傳布基爾特思想。一九一四年尾雖然大戰開幕，我們却覺得利於發展底時候到了，隨即糾合同志於十二月裏在司道林登(Storrington)開了一個會議議定了基爾特社會主義所要得的結果和實現他們所必用的步驟。第二次是一兩個月後在牛津(Oxford)開的會議，議決組織機關宣傳基爾特思想。第三次更大的會議是在一九一五年開於倫敦底伊斯達(Easter)地方，國家基爾特總會就是這次會議底結果。

自此以後基爾特思想底傳布於工會，社會黨和非手藝的勞工，都非常之速。國家基爾特總會僅僅用力向工會之中傳布，而結果則不但工會中人信仰基爾特主義，就是非手藝的勞工，教員，報館記者和少數的資本家也信仰他。總會所做的事不過單單把願替基爾特主義做事的人底名字記下罷了，而實際底影響竟有如此之大，這豈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嗎？

近來基爾特社會主義底勢力究竟有怎樣樣大還可以幾件事證明。英國礦工聯合會底總幹事何基君（Mr. Frank H. Hodges）是一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他未做總幹事之前在一九一八年底礦工會議席上提議依照基爾特思想草一篇礦產國有底議案。他底提議竟被通過。一九一九年礦工把所有的提議交與炭業委員會審查。把各種議案交去的是司脫考(W. Straker)君，他也是一個基爾特主義者，遂趁便又在炭業委員會前提議依照基爾特思想管理各種礦業。還有一個炭業委員會底委員探鐵君(Mr. R. H. Tawney)也是一個基爾特主義者也和何基君有相似的主張。照此看來可知基爾特社會主義已經在礦工聯合會裏有了立脚地了。

鐵路工人對於基爾特思想也有類似的善意。鐵路工人聯合會底計畫書和鐵路執事聯合會底計畫書都和國家基爾特總會底主張相似，主張迅速的鐵路國有和國家和工會底共同管理鐵道。至若郵政工人聯合會底計畫書則更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相近，原來這個會裏也有許多人物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底信仰者啊。

還有全國教員聯合會裏有一個山君(W. W. Hill)在一九一九年底常會裏提了一個依照基爾特主義修正會章底案子，竟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會員贊成通過。還有獨立勞工黨在同一年底年會裏也依照基爾特思想修改了他底計畫。

我們自然不能說英國底工人一大半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也不能說他們有一大半曾聽見過基爾特主義這個名詞。基爾特思想底宣傳所以成功，一半是徼倖，一半是因爲英國底實業已有傾向於這個方向底趨勢。現在眞正的基爾特主義者還少不過無論多少，基爾特思想在理論實行兩面都正『精進不息』啊。

三 基爾特社會主義底幾個根本主張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從未肯以固定不變之態度敍述他們底主張。他們不相信除去理想的以外，實際曾經眞有一個基爾特社會；也不相信將來的社會底組織可以從細微末節預先規定。他們發表主張之時，不過是說將來社會底發展有好幾條可能之路，他們所說的不過是其中之一；就是他們底主張完全錯誤也說不定。

我既把這一層聲明過了，而後才可把基爾特主義底幾個根本主張略說一下。由我看來，基爾特主義底中心主張，乃是說各張實業各張事業應當由在其中做事的人共同用德莫克拉西的方法管理。這就是將政治界所已經開始應用的民治，自治等原理完全應用到實業界來。

(一)基爾特社會主義底主張是從分析現在的實業制度做起。他們底基礎原理是說人類底勞力不是商品，而現在的工錢制度把人力當做商品所以是不合公道。他們和馬克思一流底作家一樣也指出工錢制度所根據的理論不是別的理論，就是『工人因爲工資而出賣勞力因爲得了工資遂不能過問他底勞力所生的貨品和他底勞力使用底情形』的理論。這個理論，實際固然沒有儘量實行因爲有工會保護工人，所以資本家使用勞力底方法情形，究竟還不能說工人完全沒有過問之權。不過工會底這種權柄完全是消極的限制的而非指導的。他祇能限制雇主於不利於工人的情形之中使用勞力，沒有使工人對於自家工作底情形有如何積極的管理之權。

所以工錢制度，或者寬一步言，就是現在全部底實業制度，都是因爲工人情願爲工資而工作或迫於爲工資而工作始得成立。如果工人不願爲工資而工作則資本主義可以立時倒敗。基爾特主義者見到這裏，以爲資本主義底弱點就是這個。他們想教勞工一面底勢力和覺心向上增長，想把操縱勞工之權從雇主手裏移到工會手裏。要教工會有這個權勢，則現在的工會勢必改造。基爾特主義者以爲把所有勞力的工人儘量包到工會裏來，並把所有專門技士，書記，會計，經理，指揮等等勞心的執事和勞力的工人合成一個工會，乃是改造工會增加他底勢力的最好的方法。

但這個並不單單是擴張工會底範圍的問題；就是工會內部底組織和他所行的政策也須改造。基爾特主義者希望工會從管理工人得到管理實業之權。他們所希望的政策是把管理實業之權漸漸地從資本家手裏轉到工會手裏。有兩件事可以代表他們所懷想的策略。第一，現在工廠裏各部底工頭和監視人都是由資本家任命，而資本家任命他們底職位之時又必令他們向工會脫籍，否則也不許他們在工會裏做重要的事務。基爾特主義者則希望工頭和監工都由工人自己選擇，而且要教他們必做工會底會員。而且要教他們不由資本家給資而由工會給資。實則基爾特主義者不但希望工頭和監工底雇用是這般辦理，並且希望所有的工人底雇用都是這般辦理。他們想教工會對資本家訂個包辦勞工底契約，資本家要多少勞工就把多少款項給與工會由工會從這注款項給與各個工人底工資。資本家要雇定期的長工是這樣做，就是關於零碎工作也這樣做。

第二工廠裏從事生產的各部叫做工室，而基爾特主義者就把工室內部底發展看得非常重要。他們要教工室裏底工頭，監工，都由各個工室裏底工人選舉，要把工室底管理權放在各個工室裏底工人手裏。由此推及全廠，教各廠底勞工共同管理這廠；推及一區，一國，教一區底工人共同管理這一區底實業，一國底工人共同管理這一國底實業。所以基爾特主義是要用工室做起點，教工會漸次得到管理實業之權的。

以上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爲要實行他們底主張所假設的兩條途徑。但是在這兩條路上有一個公同的阻擋，就是英

國工會底紊亂無序。英國底許多工會都是散亂不相統屬，而且又互相競爭，界限又劃得不清。基爾特主義者以爲這樣的一個團體如希望打倒資本主義是絕對不可能的。他們要救假設的兩條路可以通行，所以現在正努力做兩件事：第一工會要聯合統一；第二要收實業界勞心的執事和勞力者組爲一體。

上面是說的實業底管理權，若論到所有權，基爾特主義者是極端主張實業公有，反對私有。所謂公有，並不是把所有權送給政府，也不是送給工人。他們底目的是把管理權放在工人手裏，由此建設實業的民治，把所有權送於公衆，由此剷除私人營業圖利之事。因爲所有權既送給公衆，則管理實業的工人，就不致於高抬物價，物價底高下就可稍受公衆的指撥。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可算是採的工人和公衆對股(Partnership)制度。而他和工團主義底區別，也就在此，因爲工團主義是把管理權和所有權一鬪交給工人的。

因此所以基爾特主義者於機會已熟之處，都竭力求把各種事業各種實業底所有權交給國家或城市，而在這種實業收歸公有之時，又竭力想替其中底工人求得一部分管理之權。這是基爾特主義者爲實行他們底主義所採的手段。

本篇所要說的話大致完了。現在再回到基爾特主義理論一面，說幾句話。上文已經說過基爾特主義者底基本思想，是實業底自治和民治。他們以爲一則民治底原理可應用於政治方面，也完全可用於實業方面；二則一個眞的民治的社會，一定要由許多眞的民治的小團體合成。如果實業裏是用專制方法，則這個社會政治界底民治，也不過是個空的殼子。而且人民所做的事可以分做兩部，——一部屬於消費的事；一部屬於生產的事。關於消費的事，有了政治的民治了。關於生產的事不應當有實業底民治嗎？基爾特主義者以爲推行實業的民治乃是行滿足的民治。

還有一層。政治和實業兩事現在是混亂不分。政治底干涉實業固然對於實業有害，也對於政治有害；因爲政治常管轄範圍以外的事，就會忽略他範圍以內的事了。必須教他們在各個範圍以內，各各獨立，在有關聯的事上通力合作，而後社會裏才有秩序可言。基爾特主義者樹起實業的民治和政治的民治對待，也就是這個用意了。

勞働與權力

(譯自一九二〇年九月十日之 Labour Leader) By G. D. H. Cole.

柯羅著
赤笑譯

關於預料中之全國煤礦罷工，及已實現之電業停閉和其他許多工業上的紛擾及眼前之嚴重的失業等事；「職業組合會議」(Trade Unions Congress) 特在卜次茅(Portsmouth)開會。人常稱「職業組合會議」為「勞働的巴力門」"Parliament of Labour" 而他開會適在他方之巴力門—在惠斯敏斯脫(Westminster)之「資本的巴力門」"Parliament of Capital" 暴露他的無力管理比從前更為明瞭的時候。

流保盎漢的議院，與破碎之歐洲恢復和平，與夫對於他們本國謀內部經濟制度的重建已二年之久了。他們不惟平和沒有恢復，反而重開戰禍，延長饑饉與疾病；他們不惟大不列顛的經濟狀況沒有重整，反而使他更混亂，圖謀私利之結果致使資本主義更牢不可破，而使一般貧民分嘗戰爭之害。

無論從那方面觀察，主治階級已完全暴露他們的無力管理。設無勞働界繼續的對於萬惡之資本政策抵抗，則事情將更敗壞，這是毫無疑惑的。實際說來，勞働界僅靠一個「直接行動」的武器在其後，與完全不能代表的巴力門對敵，實處於困難地位。武器是有力的，但是他常常笨重不易操使，而且也不能常常運用。

過去兩年的經驗會經指示我們，勞働界雖可以制止濫用權限，但使他自身不去實行管理的事業，他不能得到良好的政府。工人為事勢所驅不得不握取權力了。

雖然，「職業組合會議」在這星期仍然開會，純粹是一個考慮的工人會聚，不是一個操使真實權力的團體。在他考慮中之每一點看來，他自己將見反抗政府與反抗傭主一樣。討論的主旨將來如何暫可不管—外交事務如關於俄羅斯或愛爾蘭的，煤礦，居住，失業—在這些或其他千百個壓迫問題上面，勞働界的政策顯然與被有產階級驅使的政府，

所決定施行的相反對。

這個情形的結果就是沒有一個單一的問題能討論或發生效力。每個問題是一個試驗問題——爲資本主義與勞働界兩敵對勢力間試驗實力一個機會。

・・・・・・

這樣，對於目前的煤礦問題，假設這問題能發生效力，毫無疑義政府立刻就會被迫着，不僅允許礦工的要求，甚且關於礦業的一切政策將使復蘇，而且礦工聯盟在「礦業委員會」提出之公共管理（Public Ownership）民衆制裁（Democratic Control）計劃也要收受。

現在實際上礦工所入工資比一九一四年的低下；爲使富人逃脫擔負貧苦的消費者被迫着以高價付償戰爭的犧牲；而礦主，免除一切贏餘利益的稅，所得平均利益比戰前增加兩倍。

更有甚者，礦業中之能力標準已聽其低減；無論何人只要不存私見的將見不到公共管理民衆制裁已經建立，則能力不能恢復而工業中之工業和平無望。

・・・・・・

雖然，煤礦問題亦如其他問題一樣，是一個試驗狀態。資本家說，治理國家的政府一定要制止礦工，因爲讓步將要助長別業的威風，起來爲勞働的要求，并且礦業中傾向公共管理，甚且傾向民衆制裁的步驟，顯將引起別業工人的壓迫，而且將使範圍勞働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牢固獄牆嚴重的破壞。

『不讓步』"No Concession"是今日資本主義的口頭語；資本家方面態度的强硬，是他們怕勞働界權力增長的一個最好的表示。

「職業組合會議」不能僅僅以通過決議來變更這個事務的情形。實在只有工人自身握得權力的時候才能變更。「行動會議」(A Council of Action)有一有力的勞働階級輿論在其後也許可以博得一個孤獨的—非常重大的—勝利。

但是他不是必需的勝利，只不過百中之一罷了。

此時必需的不僅防止管治者與俄羅斯戰爭或應用世傳的壓制於愛爾蘭，此時所需的是相機處理從最可驚異的愁苦中以拯救世界。

勞働界，不管進行與否，不問他怎樣覺得他自身疎忽，必定要預備握得權力和責任。因爲除了勞働的權力之外，實際上沒有別的可以拯救世界。

• • • • •

此星期在卜狄茅的會議提議建設一個職業組合的「普通委員會」。這個團體僅是一個改換名稱的舊巴力門委員會嗎，還是實際上使職業組合者全體平等呢？自然他是進行上一個步驟；但是假如我覺得他骨子裏更有明瞭的觀念他們造成這個的命意何在我一定對於他前途更有希望。實際上，不幸職業組合主義缺少一個有力的中心組織，甚且缺少一個明瞭可實行的普通政策。成功或失敗都是各部分單獨進行，且職業組合者漸漸覺悟與有力的資本主義的協同團體和資本家的國家對面各部分罷獨進行或者期望一部分單獨戰勝僱主同國家的聯合勢力是徒然的。

我歡迎「職業組合普通委員會」爲一切勞働勢力協合的初步—協作者與職業組合者，社會主義者，實際上同爲社會主義者，在職業組合同協同運動的範圍內爲社會主義而活動。

但是我們不要誤會了我們所正從事的。我們協合勞働界各種勢力不僅爲增加勞働勢力於會議，能工，同選舉；我們要

指揮我們的戰士猛向資本主義攻擊，而以實在的權力繼其後。

萬國會議將歸消滅，甚且煤礦的罷工也許要歸消滅，不生重大的變動。可是今日各種事體各種競爭都是如出一轍的。世界上不會有和平，不會有眞正的國際主義，不會有有力的工業或社會組織，不會有大多數的自由，不會有眞正的民治一樣不會有，只有社會上更多的混亂和解體——工人設不下決心來對抗，不僅對抗，甚且不僅止直接行動的結果使對抗生效而已，而且實際上要獲得工業或社會的管理——驅逐出牟利小人，由頂及底重建一個完全的社會制度。

「職業組合會議」協作者和一般人通常所確信的就是為麵包問題的時代已成過去了。

資本家的謬誤管治再過幾年將要毀滅文化了，我們可以期望的，獨工人有權力，勇氣，想像，在時機未失以前速圖拯救。

一九二〇，一，二三。

社會之社會化（續）(La socialisation de la société.)

德國伯伯爾(A. Bebel)著　瞿秋白譯

二

一切生產方法及交通方法之制度的改造

一切生產可以即刻以最高標準爲基礎新社會决不生產貨物（如上所述），而祇是生產社會需要的東西。因此所謂商業也就廢除，即使與其他還保存着資產階級的民族交際，也不容有那舊式的商業，舊式的商業祇能存在於有「貨物的生產」之社會裏是有意義的。男女兩性的大軍隊，即以此而下動員令去做生產的事業。這人數極多的軍隊，去做生產事業是很自由的，他於是生產那所需要的東西，更能多量的享用那生產品了，或者使社會必需的工作時間減少。在現在時代，這些人衣食或太多或太少，像寄生蟲似的享受別人的勞動，而且什麼都不容否認，簡直要費許多力勞許多心，不用說自然不能恢復那被剝奪的生存了。在新社會裏小舖商，客棧商，經紀人，中間人都是多餘的。像現在時代，每一區域裏各種大商店小商舖，要有幾打幾百幾千；到那時，在這同等大的區域裏，可以設立些大集中的商棧，優美的市場，高貴的展覽會陳列所，去代替他們，比較上祇要有少數的管理人就够了。現代的商業置配法，可以變成純粹中央集權的事務，祇要做些很簡單的職務；這些職務又可以同着一切社會機關的中央集權制而更簡單。還有相類的變更，就是關於交通及運輸的機關。一切電報電話鐵路，河海航路，城市電車及一切社會用的交通機關和工具，都歸社會所有。有許多這些機關，如郵政電報電話及一大部分的鐵路，在德國的，已經歸爲國有，再把他們變成社會共有，不過是形式上的事。這一層并且沒有侵害到私有利益。假使國家抱着這個方針做去，必定要好些。然而這些國家管理的企業決不能是社會主義的。要是這樣想就錯了。這些國家所利用的企業，簡直是資本主義化，和在私人企業家手裏是一樣的。這是對於他們的職員及工人，總不能

顧全利益的。 國家的待遇他們，簡直是和私人企業家一樣的；譬如，假使像帝國的海上管理，及鐵路管理上，對於技術家，訂定章程不錄用那四十歲以上的工人，那麼這個辦法，直是顯出壟斷者的階級性質，足以引起工人來反對他。 更有相類的方法，就是國家做了發給工作者，求脫離國家，比求脫離私人企業家，其方法難得百倍。 由企業家及國家的關係看來，其始祗不過有小企業家的情形，或者工人所找的工作，還有別人來給他。 至於國家呢，簡直是個專賣的發給工作者，可以同時使幾千人變成乞丐。 所以國家所做的事業，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黨也有好些根據，來反對這件事：以現代國家的企業看做社會主義的企業，而以為是社會主義實行的傾向。

幾百萬私人企業家，商人，各業中間人，一旦以中央集權的大機關來代替他們，那一切運輸就完全改變了狀況。 幾百萬小運送業，每天往來送給如此之多的私有財產者，要費去許多勞力，時間，有用的材料，現在就可以變成大運輸業，送往大庫及中央的事務員。 所以，這一層是勞力的很節省處。 譬如，一家企業的生貨運輸用一千工人，比幾百家分開的小企業要簡單得多；如有生產及分配的中央機關，為全區域及各部分預定分配，那就節省了很多有用的費用。 還不但全社會得利益，而社會中各個分子也都得着的；在新組織之下，公共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相和一了。 我們的技術，方法，活動，旅行，以至於我們的住所，完全改變了，都可以有十分適合的形式。 擾亂神經的聲浪，我們大都市的狹隘，繁雜，幾十輛車輛的雜亂，都消滅至於極度。 建築道路，清潔道路，建築住所，一切生活狀況，人類的交際，都竭力變更。 現在所不能求到的合於衛生的生活，或者須有極大的費用，非貴族的街區裏不能有的合於衛生的生活，也可以絕無困難的得着了。

交通的方法到這一步田地，已經是極完備的了；或者，航空事業到那時已做了極便利的交通方法。 這條交通的路——是動脈，——輸送生產物交易的路，——是血脈，——通過全社會的，個人的，精神交通的路；所以他們都是極便利的，使全社會的幸福及教育都到同一的水平線上。 那交通的道路擴充分布到各遠省地方，是必要的，並且是為公共利益的。 此處，在新社會裏所發生的事業，遠超過於現代社會裏所能做的。 而且，現代屈身於大都市，大工場裏的群衆，能各按他自己地方去分治，是完備

到極點的变通制度，所以他可以有堅決的意義，對於精神上物質上的文明，都能使他健全發展。

三

土地公有‖實習公開的享有‖所有土地的平均分居‖鄉村居住及城市居住之間，其相反情形的消滅

所有土地，以及生產和運用的資本都歸社會所有，土地是一切人類勞動的第一材料，是一切人類生存的根據。社會文明發展之高度，當仍舊採取文明源始時代所採的制度。有許多民族，文明發達到某一程度時，還保存土地公有制呢。土地公有制就形成原始社會連合的基礎，兩者失一，都是不能存在的。私有制發生，發展，因此而生統治階級的形式，於是公有制消滅；我們看經過許多困難的爭鬬，强占纔有這私有制。占有土地，而變爲私有品第一原因，就是征服的事蹟，從奴隸時代到「自由時代」，到二十世紀的傭工時代，過了千餘年的發展，那征服的就不再歸還土地爲公有了。

土地對於人類生存的重要意義有原由的，就是在全世界社會的競爭之下—在印度，中國，埃及，希臘，（在克羅孟（Cleoméne）時，）羅馬（在格蘭句（Gracchus）時，）在基督教中古世（宗教教派孟索（Munzur），農民戰爭）英加人（Incas）（南美土人，地在秘魯，）及亞泌人（Atchinois）（古歐洲土人，在今荷蘭）諸國及近代的社會運動—各處各時代，都是第一要求占有被征服人之土地。現代知道土地公有是正義的，也有些人，像桑德（Aldoph Samter）華琴（Aldoph Wagner），失夫勒（Cheflle）博士，享利喬治（Henri George）等人，他們不知道土地公有有什麼不正義不好的地方。註一

居住的安寧，第一先要有土地耕種享用，這是最關緊要的。使土地的耕耘爲最高貴的，是最有力於公共利益的事。而這最要的發展事業，不能用私有制的形式，上面已經說過。關於享用土地，不但耕種要緊，還有管理的問題；管理的發達，不是像最大的私人財產，也不是像最强固的公共組合，管理問題祇少要有統治一國家似的規模，再須有國際的性質。

（註一）當土地公有制還有統治力的時候，而土地的掠奪已經大盛，那時神甫，教皇，主教，也不能自持，常常傳道演說共產制的教義。十九世紀的謬論表（Syllabus）法皇通諭（Encyclique）還是除這論調以外，不知道別的；

而後來羅馬教皇變成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治下，於是反出來反對社會黨，好像是他的最熱烈的反對黨似的。──主教克萊門第一（Clement 1）（死於一〇二年）說：『一切東西的享有，在這世界內應當是公有的。假使這樣說這是我的所有權，這是屬於我的，那是屬於他的，是不對的。人類間的不和就是因此而起的。』主教昂勃滑思（Ambroise de Millan）（生於三七四年）說：『宇宙以一切幸福與一切人；上帝造一切東西是供大家公共快樂的，所以土地也是公有的。所以宇宙創造公有之權，私有權祇是不正義的僭竊者所創造的。』聖約翰（S. Jean）（死於四〇七年）發表他的說教書，攻擊君士但丁人的不道德作亂，他說：『無論誰，不能說某件東西是他所有的；我們大家受上帝賜大家享用：我的，你的，──就是胡說！』聖奧古士丁（S. Augustin）（死於四三〇年）也曾發表意見：『因為個人私有權存在，所以就有審判，仇讎，爭論，戰爭，叛逆，罪惡，不正義，殺戮等事存在。』那裏發生這些罪惡出來呢？唯一的來源是私有制。兄弟們啊，我們留心豫防着，占有一件東西，說這是所有權，或者甚至於執取愛戀他。』教皇格列槐（Grégoire le Grande）（四世紀）說：『你們應當知道什麼是土地，土地裏是你們所從出的，你們身體是用他做成的，顯然是大家公共的，所以土地中所出果實也是應當屬於大家，無所分別。』有名的主教伯須歐（Bossuet）（死於一七〇四年）所著的聖經之政治中說：『沒有政府，土地及土地所供獻的一切幸福屬於人類全體，像光和空氣一樣；依宇宙間的第一原理，就沒有一個人能對於某件東西有特權。一切東亞都屬於一切人；從資產階級的政府裏，纔有所謂私有制（所有權）出來』要使這句的意義更真確些：因為公有制成了私有制，於是我們就有那資產階級的政府來保護他。現代人沙海利歐（Saherié）著書名論國家四十書中，有說：『一切苦痛，各文明民族所受的，能引他們分裂，成為土地私有制，好像他們的理由似的。』凡是有名人物，都能懂得這個意義，不過或多或少罷了：現存的私有制，的確像聖奧古士丁所說，足以使世界上生許多事，仇讎，爭論，戰爭，叛逆，不正義，殺戮那些惡事──私有制消滅，那些惡亦消滅。

一社會所應當有的土地，要有完全的地形上的組織：山，平原，森林，湖，池，灌林，沼，草地等。這地形上的組織和地理上的狀況相和很有影響於氣候及地土的性質。大規模的田地工作要有很多的注意應當有人試驗他。現在的國家關於這一層所能做的很少。第一，國家對於這類的耕耘事業所費的資本很不多，并且即使國家要做些大規模的事業，那些大的私有財產者，根據於立法足以來擾亂阻礙他。在這範圍裏非干涉私有財產不能成功。然而國家的存在正是「宣示私有財產的神聖」，是大私有財產者的最重要的護符；國家決沒有力量向指定的方針去走。最必要的，還是創辦大規模的土地改良造林，種植，灌溉，去濕等事業，使土地能達到最高的生產力。

關於增高土地的種殖力，特別要緊的就是要有有系統的大建築，開濬河流，使他密如蛛網，這是應當應用科學原理的。水路上的小運輸——對於現代社會是很重要的——在新社會裏就沒有什麼重要了，然而更應當注意於水路上便利的運輸，可以應用他而不費什麼勞力及材料。更重要的就是河流的制度，務必使他能應用於灌溉及去濕的方法，土地肥料的供給，種籽的輸出等。

少水的地方，寒冬暑夏，比多水的地方都利害得多，因爲沿河的地方過度的氣候不過是例外。而這種過度的氣候，對於人及植物，都是一樣的有害。因這種關係，大規模的運河，既有益於水利的計畫，更有別的良好影響，是無可疑的。更有相似的運河制度與大流域（蓄水池）的建築相并而行，作爲聚蓄保護水流的地方，當融雪淫雨的時期，河水出岸汎濫的時候，他有很大的益處。這樣的流域，對於山上河流及急湍的河流是沒有必要的。水的汎濫及他的破壞力，到那時就無能爲害了。大面積的水流及他的蒸發力大約能助成相當的雨量。冀能需要這些的時候，這些建築計畫一定能改良田地的灌溉法。

現在還有很大的地域沒有出產，應用藝術的灌溉法，可以變成有出產的地域。現在祇能供給牛羊以粗糙食料的地方，祇生長些有病的松樹，枯凋的亂枝，也能變成豐腴的地方，住稠密的人口，有很多的食料，而且極其愉快。

譬如，白蘭登堡（Brandenbourg）大沙地，所謂「德意志帝國的神聖沙器」，現在也變成有出產的地方，變成了樂土了；這

不過是勞力的消費問題。這有一個證明書，一八九四年在柏林「德意志農業經濟展覽會」上所宣佈的。(註二) 不過白蘭登堡居民沒有精密計畫去建築必要的運河及灌溉的建築物等，所以帝國京城外的大地域成了那樣的開墾狀況，後代人還要不明瞭他呢。自別一方面言之，開濬運河能使大地域中的池沼都乾涸，如德意志南部似的，而使他們利於耕種。運河及蓄水池，又可以利用他養魚，做食料的良好源頭。他們又能使沒有河的大多數人能建築好的浴池。

還有幾個例，可以明白灌溉的影響。近威孫甫留 (Weissenfels) 地方，$7\frac{1}{2}$埃克(Hectare)已灌溉的草地，出四八〇〇〇磅草，靠近又有5埃克未灌溉的草地，同樣的地土，祇出三二〇〇磅草。所以，前者比後者多出一百倍有餘的草料。煞克史國(Saxe)(德聯邦之一)中近里滋(Rize)地方六十五亞克爾草地，經過灌溉之後，能收入從五八五〇馬克增加到一二二〇〇馬克。建設灌溉的費用雖大，也足以相償了。白蘭登堡以外德國還有很大的地域，都是砂礫之地，僅祇在多雨的年分裏，勉强有些收穫。假使這些地方，都開了運河，有灌溉的建設，改良地土，那麼經過些時候，種籽及草料的收穫可以五倍或十倍於現在。在西班牙也是如此，已經良灌溉的地土，其收穫比未灌溉的地土增加三十七倍。所以，貫通水流，可以使土地能生長多數新食料。

這些可能的必要的事業，那裏有私人或國家來做他呢？假使國家經過了長期的痛苦經驗，纔決定去設法應付災民的要求，那麼他又不知道要如何的遲緩，如何的愼重，去算算辦這件事要耗費多少。他怕這件事費得太多，然而他對於軍營的建築，軍營內部的佈置，卻很大意的耗費許多經費。假使對於某人幫助得太多些，又恐怕別人也要來要求。資產階級的法律，宣言：『人呵，你幫助你自已，上帝就幫助你！』人人自利，沒有人利全體的。幾乎年年如此，德國各聯邦各省之中每年總有幾次大的小的水災，河流溪澗的汎濫。最膏腴的土地，他那很大的地域，爲水浪所冲刷，或者帶些砂礫碎石，粘土，以致於變成

(註二) 據「提克全世界展覽會」的公式報告說：「依園藝上的水流交灌法，爲這個目的設立水利公司，使我們能在沙漠中創造天堂」。

終年無收穫的土地或是暫時的或且是永久的

墾植十餘年的果園澈底的破壞了。 房屋，橋梁，道路，隄防冲壞了，鐵道毀壞了，人民家畜有死喪的，播種的種籽沒有了，地土的增殖更不必說了。 很大的田地，常常受水災的危險，或者簡直不能耕種，或者耕種之後，僥倖能得些殘餘的收穫。

即使有河流的改良，也不過一方面的利益，便利『商業及運輸』，更使水災的危險擴大。 最緊要的，就是山上林木的採伐，森林，大半是私人所有主所採伐的，這也足以使水災的危險更利害。 在普魯士，波美臘尼（Pomeranie），嘉林奇（Carinthie），史帝里（Styrie），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凡是無意義的採伐林木，——他們以為營利的，——都足以減少土地的生殖力，使氣候惡劣。

採伐山上林木的結果，常常發現水災。 萊因（Rhine）歐陀（Oder）維史臘（Vistule）諸河的水災，主要原因就是瑞士，波蘭，加里西（Galicie）的森林消滅。 意大利，波河(Pô)流域的水災，也是這個原因。 夸林德阿爾白（Corintas Alpes）山上森林的採伐，使德留思德（Triste）及維尼思（Venise）兩城氣候惡劣；還有馬岱臘河(la Madeira)西班牙全境，俄國幾省最豐腴的地方，及前亞細亞很大的豐腴地域，也因這種原因而有一大部分變為瘠地。

固然可以說，這些大事業，大問題，不是一種河流水利的方法可以解決的，然而新社會却以全力對付他，因為這是供獻文化(便利耕殖)的唯一事業，務必排除一切障礙。 經過一定的時間，新社會就能創辦如此的建築，解決如此的問題了，這些問題是現代社會萬不能想着的，因為他的腦筋被那一種的思想繞住了。

一切農村經濟，賴有上述的及相類的辦法，可以有良好的狀況。 除上述的之外，還有許多別的方法可以協助他的進行。 在現在時代，有許多方里地，種殖馬鈴薯，以為製造燒酒之用，這些燒酒幾乎全是我們困苦窮乏的貧民所需要的。 燒酒對於貧民，似乎是唯一滿足的『慰勞品』。 新社會中的文明人，對於燒酒的需要是消滅了，而有相當的土地及工作力可以自由製造合於衛生的食料。 上面對於甘蔗的田地及糖料輸出的種植，也已經論及。 在德國有極好的四〇〇・〇〇〇埃克有餘

的小麥田地却種着甘蔗，以供給糖於英國瑞士及美國等。這種投機競爭，使那些氣候適宜種植甘蔗的地方都被占據了。我們的常備軍，損害生產事業，損害生產品的發展，損害農業，又要用幾百萬匹馬及相當的地域供他們的食料及生殖。完全變更社會的政治的狀況，就可以空出大部分的農業地及工作力，以應墾殖的需要。有許多平方基羅米突的地方，奪之於農村經濟，作廣場，以爲新發明軍器及戰術更變時試演射擊及軍事練習之用。這種練兵場往往可容全軍團的練習。將來的社會裏，這些都禁止了。

廣義的土地經濟，森林經濟，水利經濟，早已是極廣義的文學所討論的題目。一切事業都不能置之不論：森林業，灌溉法，去濕法，園藝，莢生植物及塊根植物，菜蔬，果實，野果，花卉的種植，家畜食料的種植，草料種植，理論的畜牧業，養魚業，養鳥業，養蜂業，土地肥壅法及他對於各種種植的方法，種籽的選擇，換種方法，機器及工具的製造，各種管理室的適合建築法，氣象學的條件等類，一切都在科學的研究及推論之範圍內。不須若干時日，就可以於各種事業的改良上，都有新發明新研究。土地的耕種，從太爾(Taer)及黎陂黑(Liebig)時代以來，用科學方法改良而最重要的，就是得着如此的方法，如此的知識，無論那種物質生產的事業上所少有的。然而假使我們拿知識上各種的大進步同我們農村經濟的實際狀況比較一比較，那麽可以知道，直到現在，祗有一小部分私人產業，或能利用這種進步，到某一程度而已，幷且，他們所有的，不過是私人的利益，而決不能注意於公共的幸福。大多數農人可以說有百分之九十九不能享受科學及技術進步的利益；他們資本不够，或者知識不够，或者兩樣都不够。新社會裏呢，理論上事實上都能預備土地，祗要在這土地上有一種組織，就可以得到最光明的結果。

那時，在普通社會主義黨，還以爲小農經濟管理者及他的家族，以自己的勤勉，可以與大農經濟相競爭，在專門學者看來，却大不然。許多農人及他的家族，無論他如何努力做事，總是困苦疲乏，他的生活狀況，在現代文明人眼中看來，實在可憐得很。現代的技術及農學，無論如何，總可以勝過他以自己的努力及困苦所得的。現代文明人，一切科學及技術的變更，却使農人成了所有主的奴隸，債主的奴僕。

農村經濟大企業的利益，照他的理論說來，是很大的。大農經濟第一可以擴充耕種的地域，因爲小部分工作時所必須的許多道路界地都可以消滅了。并且節省許多時間，大農經濟有五十個工人，不管他的用具如何，所收穫的同小農經濟五十人所收穫的不可比。并且適宜的組合及工作力的支配，祇有大農經濟可以辦到。這對於機器的適用生產品的利用，方法的改良及理論上的畜牧業養鳥業等，有很大的利益。還有適用電力這個方法，高出於一切其餘的耕種方法，對於農村經濟，更有特別的利益。

『我們農村經濟企業之進行，以節省生產費爲方法，機器技術及電力在農村經濟上的利益之研究』（註三）這部書的作者曾有關於大農經濟的統計。他計算用五千匹馬力的機器工作一時耗費的資本大約在四萬馬克左右，可以節省生產費至一萬二千馬克，或每垓克節省四十八馬克，還不算掘地工作所增加的收穫及機器的翼工作。適用掘地工作時，穀粒收穫的增加從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塊根植物并且可以到百分之五十。假設祇算平均增加數爲百分之二十，那麽在考察過的田地裏，每垓克收穫的增加已經有55,45馬克，再加上上述的減少費用，每垓克可以增加103,45馬克。假使算每垓克的價格爲八百馬克，餘利就有一百分之十三又二分之一。所以可以建設必需的電機中心，使他能供給各農村經濟。這些電機中心，不但可以得到機器必需的動力，還可以有燃料及光線。然而現在能使用這種動力嗎？電機田間鐵道，電犂，電氣播種機，電氣簸機，電氣打麥機，電氣種籽分類機，電刈機，電磨機，電氣切草機，電氣搾油機，電氣軋羊毛機，電氣掘馬鈴薯及菾根機器等類。以至於孵卵操縱機及煮食物的鍋子。設立電機中心站，不但住宅及街道可以點電燈，就是馬厩，穀倉，冰窖，倉庫，萵草場等處也可以點電燈；如其遇着必要的時候，夜間也可以收割稻麥……馬客(Mack)算計，在農村經濟上使用電力，可以餘剩三分之二的做工牲口 1,741,300 匹，每年純收入有 1,002,989,000 馬克。假使除出電力的費用，一年中純收入還等於 741,794,000 馬克。

（註三）—P. Mack, Altof Ragnit Rittmeister a. D. und Rittergutsbesizer, Königsberg 1900.

伏夫留洛夫(Fofferofigue)的蒸汽機耒耜用兩個相聯的汽動機，若使要求其適用，必須有五千埃克的田地，就是必須有很大的廣場，比德國普通農人大部分的田地還要大。算起來，假使像一八九五年似的用機器耕種田地，幷適用各種改良法，却也可以有1,600,000,000馬克的積蓄。照盧郎註四所說，祇要有一個有成效的抵禦禾科植物病的方法，就足夠抵償德國現代的入口穀料而有餘。涉拿白爾博士(Sonnenberg)在沃姆司(Worms)散布的小册子，叫做我們熟地上及荒地上的草，他說，據官場的調查報告，拔伐爾地方(Bavar)的農村經濟，因草地的荒蕪，每年失去百分之三十的收穫。有兩塊地，各有四平方米突大，一塊是荒地，一塊是非荒地，據諾滑茨客(Novatzkey)的實驗，有下列的結果：

	草莖	草籽	草藁
荒地	216 gramm.	180 gramm.	230 gramm.
非荒地	423 ”	528 ”	1077 ”

這種理論上的農村經濟發達的程度，有一個實例，如巴臘帝納州(Palatinato)的司尼夫汀堡(Suiftenberg)就是；該堡經一八八四年去的新殖民經營八年之後，收穫比以前多三四倍。(還沒有向德國議會提出生產均地的請願書)在該地高出海面三百二十米突的有二百八十六摩琴(德量地尺名)，其中十八摩琴是草地。他的低地性質如下：三十摩琴砂地，六十摩琴堅土地，五十五摩琴粘土地，一百二十三摩琴全肥土地。

用農村經濟的新制度，却得着很可驚的結果。收穫年年增加，一八八四年及一八九二年的比較成績如下：

每摩琴的收穫：

註四　盧郎 Dr. G. Ruhland: "Die Grandprinzipien aktueller Agrardolitik," Tübingen, 1893.

	一八八四年	一八九二年
黑麥	77,500磅	195,000磅
小麥	35,000磅	153,000磅
大麥	120,000磅	188,500磅
燕麥	70,900磅	188,500磅

該地的鄰地克里史菲爾德（Krigsfeld），更是這可驚的發達之證據，也依同樣的辦法而得下列的結果。

克里史菲爾德地每摩琴收穫增加的平均數如下：

	一八八四年	一八九二年
小麥	1000–1200磅	1300–1800
黑麥	1200–1500	1500–2000
燕麥	700–900	1400–2200–2400
大麥	900–1100	1800–2200

這些成績是極優美的。

白雷史臘夫里（Breslavle）大學農村經濟科教授盧莫客（Von Rumker）博士說，根據農學統計，而肥壅土地，以努力發達農村經濟的，在德國簡直沒有。果實的播種土地的耕殖簡直完全是無意義的無計畫的，又用那樣不完全不適宜的工器以致於雖費必需的勞働及努力所得的報酬，仍舊很壞。即使極簡單的事情，譬如理論上的種子分類法，尚且德國農村經濟

家不知道採用。

下列一表中盧莫客教授指示種子分類法可以增加每埃克的收穫：

譬如小麥：

	未經分類法每埃克收穫	已經分類法每埃克收穫	經分類法後的增加
總收穫	8.000 kilogramm.	10.800 kilogramm.	+2.800 kilogramm.
種籽	1.668 ,,	2.885 ,,	+1.217 ,,
藁及穀皮	6.332 ,,	7.916 ,,	+1.583 ,,
收穫重量比	77,2 Hectolitres	78,7 Hectolitres	+ 1,5 Hectolitre

因用種子分類法而收穫每埃克增加一千二百基羅格蘭姆，假使算二百磅（即等於一百基羅格蘭姆）的價格有十五馬克，那麽，就有一八十馬克的增加。 種子分類法的費用，每埃克不過四‧四馬克，所以單用一種種子分類法，每埃克純收入就可以增加一百七十五‧六馬克，還不算草藁及穀皮收穫的增加。 根據這種收穫的試驗，盧莫客又計算精選各種種子，與以最相當的地方收穫，及總收入還可以有很大的增加：

黑麥……300–700 kilo. 種子或 42–98 mar.（每埃克）

小麥……300–800 ,, 種子或 45–120 ,, （每埃克）

大麥……200–700 ,, 種子或 34–119 ,, （每埃克）

燕麥……200–1200 ,, 種子或 26–156 ,, （每埃克）

假使我們以種子分類法所增加與種子選地法所增加，相加起來，那麽單是一種小麥，每埃克的收穫，有一千五百至二千

基羅格蘭姆，或二百二十至二百九十五馬克。

德國將來之農村經濟這部書上說，註五 一切農村經濟生產品他收穫的巨大增加，確可以得到，祇要用豐富的相當的礦質肥料——酸性燐酸鹽，篤馬史粉加以尼脫礦石（Kainite）及燐酸。那時德國小麥田平均每埃克可以有七千二百磅出產，黑麥田——四千八百磅。黑麥田極好的一部分，可以用良好的肥料及良好的耕種法，改做小麥田，他的平均收穫——有五分之二的小麥，五分之三的黑麥——每埃克可以得五千七百六十磅。除出做種的籽粒，及廉價的人民食料以外，還可以剩五千二百磅籽粒。而且閒田，牧場，空地，池沼都變成了耕墾的田，現在七百九十萬埃克的播種地可以擴大出一百五十萬埃克，若平均每埃克收穫有五千二百磅籽粒，那九百四十萬埃克的耕種地可以得五萬三百八十四萬磅籽粒。（案此數當爲四萬八千八百八十萬，譯文仍原書，故作五萬三百八十四萬，不知原書數字有謬誤否？）假使算每人每年要一百七十五基羅格蘭姆，那麼這些穀可以供給一萬四千四百萬人。據人口統計，德國一九〇〇年有五千六百三十四萬五千人，照現代技術及科學的情形，德國田地也可以供給這二倍半的居民而有餘。然而在現代私有田地的農村經濟制度之下，德國乃不能不要求平均九分之一的入口穀料。即使在現代農村經濟制度之下可以有大約相當的收穫，而生活程度卻又有如此之高，大多數人無力購買，那個目的還是達不到。祇有在共產主義的生產制度之下，那些結果可以得到。這一層，上述的幾位著作家竟沒有想到。又有一種統計，他算盡力耕種的生產在德國農村經濟還可以多得些。

穀類，…………290,100,000磅

馬鈴薯，…………888,000,000磅

燕麥大麥豌豆，…157,400,000磅

（註五）Von Kommerzien ath Heinrich Albert-Bieberich unter Mitwirkung von Landwirtschaftslehres Homuth. Friedeneau, Berlin, 1907.

藁草，……………292,400,000磅

田草，（蒔種的）……220,000,000磅

蕪菁，……………456,000,000磅

然而更應當注意馬客（Mack）所指示的，用電力很可以減少做工牲口的數目，或可以極力增加屠宰牲口的數目，或擴大放牧牲口的場所。

還有果實野果等園藝，現在看來是不重要的，將來的發展也可以比現在多得不少。而我們現在的果樹種植事業，竟如此之壞，德國每年入口鮮果值一萬萬馬克，乾果三千萬馬克；然而德國的氣候，却是很適宜於種植果樹的，更特別適宜於野果。應當考察考察德國各處果樹事業的凋敝情形，譬如維當倍爾（Wartemberg）還是以果樹種植事業著名的，尚且如此。此地有很大的田地，可以做農村經濟的園藝事業。也可以說是爲野果種植事業的，而他的發展還極幼稚。

還有農村經濟的別種事業，也可以利用他使他比現在好得多，這就是養鳥業及儲卵等事業。德國每年入口雞卵值三萬七千萬馬克，入口活雞值一萬一千萬馬克。一切孵卵及養育的各種方法也不完全。將來大生產制度的集中發展，可以集中管理一切馬廐，各種草棧，冰窖，預備食物方法，肥料等；這些都要多多的儲蓄時間勞力及材料；并且用這些方法，祇要能依理論上的要件去使用他，可以得到極大的利益，爲現在大農經濟所難得的，更不必論中農小農了。例如，大多數馬廐裏的衞生方法是要注意的，而二十世紀的農人還不知道光線空氣清潔之於獸類，也和對於人一樣，要緊光線等是大有影響於獸類的。并且，一切乳，油，脂，卵，蜜，肉等的採用及製造，在理論上是很有關係於衞生，很有利害關係的，這是很明白的道理。

若能使人力機器力的使用，及他的聯合，都成爲藝術的，那就不但耕種田地，并收割稻麥也都完全有新方法了。建築了乾燥室，存儲場（天幕）等類，無論什麼天氣都能收割稻麥，并且穀類收穫得很快，可以避免現在所常有的損失。譬如，像郭爾茨（Goltz）所說的，每一季氣候不正不便收割的時候，在美克侖堡（Mecklenbourg）損失八百萬至九百萬馬克，在郭尼．史倍

爾(Königsberg)一帶損失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馬克。

在大的暖室中，利用藝術方法的取暖及取濕法，可以使蔬菜果實野果終年生長。我們大城市及鄉間的花舖，在嚴冬的時候，常常陳列許多夏季的花卉。用藝術方法使果實生長，有一個最好的實例，就是勃里(Brig)地方古鉢德(Gaupte)所創辦的葡萄園。他更找着許多模倣者，并且在他以前，別的地方也已經有人實驗過了，譬如在英國就有。這種葡萄園的建設制度及結果，登在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復涉報上，很可驚異，我們把他摘錄下來。

「大約五百平方米突—就是五分之一摩琴—的一塊平方形地面上，建築一所玻璃房屋，高四・五至五米突，四牆恰對東西南北四方。南北兩方豎立十二排雙重紙棚，兩重相離有一・八米突，同時支柱屋頂的斜坡。在二十五生的米突深的土堆上，築起一・二五米突深的土畦。土堆中建築排水管網及地中通氣的直管。土畦用極肥的土做成，以石灰質細末，鋸屑，沙，乾糞，獸骨，加里鹽和好，做得又鬆軟又多孔的土畦。古鉢德君在這土畦上，沿那雙重紙棚種植三百六十枝葡萄樹苗，都是萊因河畔極好的好葡萄種：紅白的「黎史林」(Rioling)及「屈靈美納」(Traminer)，紫白的「鄭史嘉」(Muscat)及「蒲肯德」(Burguad)。

「屋內通氣的方法，除四牆許多氣孔外，還做些大壓蓋，有二十米突長，用門把的木柄啟閉他；這些壓蓋是專為設備通氣的方法，還不關涉風的事。有二十六個噴水管，以為灌溉之用，噴水管上連着一・二五米突長的膠皮管，這些膠皮管從高處噴水。然而古鉢德君在葡萄園裏還用別種良好的又快又多的灌溉法，有所謂藝術的司雨器。上面屋頂底下，裝四個長銅管，每半米突間鑿許多小孔。從這些小孔裏往上噴出的水珠，落在細紗製的小篩子上，經過這些小篩子灑下許多水霧；這種澆水法經過膠皮管常常要幾點鐘的工夫，然而永久開着噴水器，全室內就有極清涼新鮮的雨，均勻灑落在葡萄枝，地面及各處。不用特別有藝術上的取暖法，這玻璃房屋裏，極自然的溫度，就可以比室外空氣高出列氏寒暑表八至十度。防禦那最有害，最危險的葡萄樹的仇敵—葡萄蟲(Phylloxéra)，假使有了這種蟲，就塞上排水管，開足噴水器。葡萄樹都淹在水裏，蟲

就不能生存了。那葡萄園又有玻璃屋頂及四牆，可以抵禦風暴，寒冷，冰凍，過量的雨水；有棉紗細網，可以抵禦冰雹，有一「藝術的雨」可以抵禦旱災。這樣葡萄園的主人能自己製造天氣，大可嘲笑一切天然能力「天然」往往很殘酷，放恣，無心的惡作劇，足以使葡萄種植事業上的一切勢力及果實都歸無用。

「古鮴德君的希望，完全實現了。葡萄樹繁茂滋長於均勻溫度之中。一八八五年秋末葡萄成熟，葡萄的果汁含有極豐富的糖分，而酸素極少，不下於萊因河畔的出產。第二年還是如此，就是那一八八七年，極不利於葡萄園的那一年，還是一樣成熟。這個葡萄園裏，樹枝長到五米突高，樹頂上長滿葡萄，每年可以出二十基羅里突葡萄酒，每瓶酒的價格不滿四十個潑芬事（銅幣名）。

「這種葡萄酒的新事業，確有相當的鉅額收入，決不能說他的發展有什麼阻礙。這種同樣的玻璃房屋，用同樣的方法，去灌溉，通氣，噴水雨等，很可以建築幾所，而不止五分之一摩琴，要有幾摩琴大。這是可以的，無所用其疑慮。在這些玻璃房屋裏，葡萄成熟比外面的早幾個星期，因爲開花的時候，能有方法抵禦五月時的冰凍，雨水，寒冰，在果子長成的時候，有方法抵禦乾旱，在果子成熟時候，有方法抵禦鳥喙，葡萄一直可以垂到十一月十二月間。一八八八年，發明者及創辦者在園藝協會報告，我得到幾篇古鮴德葡萄園的技術報告書，末後附有將來配置法的計畫書，很可驚異，他說：現在葡萄的栽培法，可以普遍全德國，就是極貧瘠的沙石地，譬如白蘭登堡的一部分瘠地，也可以使用了，因爲土地是都可施肥灌溉的；那麼，這些葡萄園所供獻於各地的大墾殖利益，是很明瞭的了。我可以叫這種墾殖事業爲將來的葡萄酒事業」

作者又說，這個葡萄園裏所出的葡萄酒，大受專門家的誇獎。他說：「在這葡萄園裏，還有很夠的地方，可以做別種相類似的種植事業。古鮴德君又在每兩株葡萄樹之間，種一株薔薇，四五月間開許多花；東西兩牆邊，種些桃樹，每到四月間，這所玻璃葡萄園裏，竟有小說上的優美境界。」

卽使以再大的地方，照這樣建築，辦各種別的種植事業，也沒有什麼妨礙，我們可以照樣種植許多穀類，必定能得二三倍

的收穫。 現在時代，舉辦這些企業，第一就有賦稅問題，他們的出產品，必須有能力償還租稅，得有特許權，方才能發達。 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就祇有工作力充足與否的問題，這個問題若能解决，立刻就可以實行，以利羣衆。

袞德海璨博士(Dr. Gundhausen)在海姆(Hamm)(西法黎州 Westphalie) 對於食料問題有價値的發明；他得到小麥裏的蛋白質，以前還不能在麵糊裏利用，他博士却用很容易的方法在麵粉中找到了。 這發明家就創辦一所大工廠製造植物性的蛋白質，或亞留洛納麵(Uernicelle d'Aleironate)其中含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三的蛋白質；次等的也含有百分之五十的蛋白質。 亞留洛納麵是一種很滋養的蛋白質食料，與我們現在最滋養的食料比較，可以看一看下列的表：

百分數	水分	蛋白質	脂肪	炭素	細胞質	鹽
亞留洛納麵	8.83	82.67	0.27	7.01	0.45	0.78
雞子	73.67	12.55	12.11	0.55		1.12
牛肉	55.42	17.19	26.58			1.08

亞留洛納麵的用處，像一種汁一樣，可以用在煎烤的東西，可以用在湯裏，也可以用在蔬菜裏。 亞留洛納的滋養性，比一切肉類都好，而且是現在能得的蛋白質食料中價錢最便宜的。 譬如一基羅格蘭姆蛋白質的價格：

在亞留洛納麵中……1.45馬克

在白麵包及麵粉中……4-4.4馬克

在雞子中（隨氣候價格有變動）……8-16馬克

在牛肉中……12-13馬克

所以大約牛肉貴八倍，雞子貴五至十倍，白麵或小麥麵貴三倍，比亞留洛納麵都貴。 并且亞留洛納還有一種利益，假使

以一與八之比，加亞留洛納於馬鈴薯中，那就不但增加蛋白質的數量，還可以成爲更適宜的糊質。狗是最愛蛋白質的，所以他很貪食亞留洛納麵，當他肉一樣，假使狗完全不吃穀類，可以長得很強壯。

植物性的乾蛋白質亞留洛納麵，極便利於船上乾糧的儲蓄，又可做礮臺上，軍隊裏，戰爭時的食品。他簡直使肉類都變成累贅的東西。[註六] 現在時代，亞留洛納麵—是製造糊質時的副產物，然而糊質，却反而要變做亞留洛納的副產物了。將來遠大的結果，應當一切馬鈴薯及別種滋養料少的植物，都被禾本科穀類排擠掉了，他的滋養料又要增加三至四倍呢。

盧獨爾夫美爾博士（Dr. Rudolff Meyer）在維也納，他也注意亞留洛納麵，他與我們很有交情，著了一部書，叫做資本主義是世紀之末“Capitalisme-fin de Siécle”；他在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九日，取亞留洛納麵少許，送到食料分析實驗室裏，（波埃姆州（Bohême）國民文化協會的實驗室）去研究，研究的結果，完全證實我們的意見。關於這件事的詳情，可以取證於美爾博士自己。美爾博士注意於留德孟會（Otto Redeman）的開會，（該會在波金荷姆（Bokengeim）離法蘭福爾城（Francfort-sur-le-rain）不遠）；他就分析桃荳的滋養成分，磨荳至極細，榨取其油。分析的結果，知道桃荳中含有一百分之四十七的蛋白質，一百分之十九的脂肪，一百分之十九的糊質，總共每基羅格蘭格中，有滋養質2.135單位。因此，知道桃荳是最滋養的植物之一種。摩路登（Morungen）的辛伯森藥房（Rudolff Simpson）主人又發明一個方法，以除去荳類中的苦味，及生長全沙地上的植物中的苦味，再用他製成麵，他的麵包，經專門學者的證明，確是很美味，很容易保存，而且很滋養，比黑麥麵包好，所以價錢也較賤。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現代社會裏，已經可以完全變更食料的原質。然而，要利用這些發明的方法，却進行得非常之遲緩，因爲有力階級—有私有土地及他們社會上政治上的保護，—用極敏捷的方法，想得專利，使這些新發明處處受障礙，不能十分發展，變更。

誠然不錯，每年秋天復活節，各處教堂裏都舉行祈禱，恭祝年豐，然而實在心上另外有一種禱詞，信教者都要求

（註六）郎遜（Nansen）曾經帶着相當數量的亞留洛納麵，旅行北極。

聖福洛黎昂(Saint-Florian)『聖福洛黎昂呵保佑我們的房屋燒掉別人的!』假使各地方的收穫都好,穀價一定大跌,這就足以使私有田地者起恐慌。別人大家有利益,於他就有害;所以祗要一切新發明,新發見,不是單對於他有利益而對於別人也有利益的,他口上雖然不說,心裏總是反對的。我們的社會處處都在自相反對的情形之中。

土地種殖力的保存及增高,第一就在於有充足的肥料。所以肥料之取得,在新社會是一個重要問題。註七

肥料之於土地,就像食物之於人,各種食物對於人,不能有同等的滋養性,各種肥料對於土地也不能有同等的價值。土地應當能恢復他一季收穫後所失的化學成分,種植某種植物,就應當給土地以某種植物所需要的化學成分。所以化學的研究,及化學的實驗適用,要改變以前的傳授法。

獸類及人類的排洩物中恰好含有滋養物生長所必需的化學成分。因此,必定要保存這些排洩物,用適宜的方法去分配他。現在這種事業做得很少。都市及工業區域從外面得着許多的滋養物,然而不過以排洩物中所含貴重物品的極少

(註七)『保存及增高土地種殖力有一種藥劑;假使能使用他,凡是農村經濟中所辦的一切事業,都能得着他的益處。這種藥劑就是這樣做成的:農人運一袋穀或一百磅蘿蔔馬鈴薯之類進城,差不多合中國一石,却運回穀實中所含的若干肥土成分返之田中。他對於一捆藁草,一塊馬鈴薯皮都不應當輕忽的,他應當想着馬鈴薯皮對於他的馬鈴薯是有用的,藁草對於他的稻穗也是有用的。這些運回的東西人家給他是很不重要的,然而他運回來的積貨都比準備金及一切不生大利息的資本都好。他的田地能如此者十年,就可以有兩倍的收穫。他雖沒有更多的穀肉脂臘,然而他却不必像從前一種辛苦工作了。他不必整天忙着去找什麼別的新方法,來保存增高他土地的種殖力了。……獸骨獸皮血灰及各種排洩物都要積聚着,預備送到田裏去。……政府及警察廳應當注意用合宜的方法建築溝渠以防止這些東西的拋棄』——黎皮黑:化學報告書,一八六五年。

一部分，還之於土地。註八

農村離都市及工業區域很遠，雖然每年運許多出產品去結果還是感受肥料不足的痛苦；住在這些農村裏的人及獸類，雖然也常常積聚肥料，却是不够；然而這些人及獸類也要享用一部分的收穫——於是，假使用藝術製的肥料不能抵償天然肥料的不足，就足以發生侵蝕的狀況，以致於地力薄弱，收穫減少。各地方，運出農產品，得不着歸還的東西做肥料，遲早總要有地力耗盡的一天，像俄羅斯，匈加利，都納王國 (Danube) 等處。

黎皮黑在上一世紀之中期，創一個學說，論恢復田地中的物質，成一肥料集中法之適用說。蘇列陸比史(Chulse-Lupis)說，卽使不含窒素的植物也不能使土地不受剝奪；這個現象，到歐列荷爾 (Helrigel)，更明白了。他說有十萬萬桿狀黴菌(Bacills)「共生」(Cymbiose)在塊根植物裏，就能直接收吸空氣中窒素，以與植物。註九 假使從黎皮黑時候，起農學能依賴農村經濟化學而發達，現在又可以得黴菌學的新幫助了。在德國有許多含有加里鹽，鈣，篤馬史粉，酸性燐酸鹽，燐酸等礦產的開田，都是礦質肥料的無窮來源，如能合法的利用他，再加以適宜的耕種法，可以製造無數的食物。據黑史爾 (Ulius Henzel) 說，我們山石上，融化下無窮的好肥料。碎塊的花崗石，白玟石，鎔化石，鋪在田地裏，與以充分

(註八)「在中國，每天早晨，挑一擔出產品進城，晚上就一根竹扁擔，挑兩桶肥料回去。人人都知道，這肥料很高貴，有價値，而人人却也每天每月每年的製造他；假使客人在別人家裏，沒有給主人以這種利益，中國人就以爲大不敬的，他們以爲這是款待客人的相當報酬。……植物動物所排洩的各種物質，中國人都積聚起來做肥料。……要使人知道，動物身上的排洩物（廢物）之寶貴，應當說明，中國理髮匠都積聚薙下的頭髮，出賣；中國人也知道做石膏，往往爲着要舊石灰做肥料，纔製新爐竈呢。黎皮黑，化學報告書。」

(註九) "Die deutsche Landwirts haft an der Jahrhundertwende, Festrede, gehalten an der K. Landwirtschaftlichen Akademie am 12 Januar 1900 von Dp. Max. Delbrück."

的水量，就是肥料，高出於一切其餘的人類獸類排洩物[註十] 這些鑛石所含的成分，有是植物生長所必需的：如加里鹽，石灰質，炭酸苦土，燐酸鹽，酸硫酸等。據黑史爾說蘇德 (Sudetes)，嘉茨(Hartz) 都令闹 (Thuringe)，歐登瓦爾 (Odenwald) 倫山 (Rhon) 鳥山 (Mont. d'Oiseau) 等山及篤奴史(Taunus) 維塞爾 (Vez'r) 等高原都是肥料的無窮來源。所以，『石頭裏做出麵包來』這句話也許成爲事實。我們馬路，街道上的灰塵，泥滓，據黑史爾說也是肥料的來源。黑史爾很歸咎於工廠家及商人，他們仇視以藝術製造肥料的方法，竭力反對這些方法的發明，其實這些新發明對於他們有很大的利益。

據海陀(Heider) 說強壯的成人每年所分泌的排洩物，乾的有 488 kil. 稀的有 438 kil. 假使這些排洩物，沒有因蒸發而受損失，拿來做肥料，他的價格差不多有十二馬克上下。若要用這些東西，最要緊的就是建築合宜的大儲藏室，及準備運輸的費用。這些運輸費，和從遠海邊播運海鳥糞的費用差不多，然而需要海鳥糞的數量，不如需要這些東西的多。每人每年所出的肥料，大約足可以培壅每年每人吃的食物。這是很明瞭的，這種損失應當有多大。排洩物的一大部分送出城市，拋棄在河裏，弄得河裏很汚穢，工業製造場裏廢物也是如此輕意的糟蹋了，這些廢物也可以做肥料的。

新社會裏，就要想個方法，防止這種耗費。譬如，現在時代所能做到的，像德國京城裏，開濬價值很大的運河，使許多專門學者，來供獻各種意見。新社會裏，解決這種問題很容易的，并且採用居民地方分居制，漸漸的消滅大都市。

無論誰，也不能說，現代大都市的情形，是合於衛生的。工業及農業的統治制度常常使羣衆聚而成大都市[註十一]

凡是工業商業的所在地，水陸道路都集中於此，又有大機關，管理人各機關中央管理處，軍營，高等官署。高等學術機關，攻藝院，娛樂遊藝的大場所，展覽會，陳列所，劇院，音樂會之類，都在這裏。就有幾千人特意往都市裏去，幾千人去找娛樂地方，實有無數千人想去得較優的貲金，較好的生活。

(註十) "Das Leben, seine Grundlagen und die Mittel zu seiner Erhaltung." Philadelphia und parg 1890.

論理，這些大都市裏的情狀很可憐的，都市裏的人及獸類，生育日繁，擁擠得不堪，漸漸的困苦非常。直接接近都市的鄉村，也沾染着都市裏習氣，聚集許多無產階級的人。這些大多數的貧民，必須聲嘶力竭的服從人家，還是大家都不能得到生體發育所必需的東西。假使他們接近大都市或者大都市來接近他們，他們就墮落到都市裏去了，好像行星太接近了太陽似的。然而這不能使雙方都改良生活狀況，他們貧民因爲大衆聚集於過滿的城市裏生活狀況更加低落。在現代社會這些羣衆的聚集，祇是以因某種方法而促成必要的成熟的革命中心點，在將來的社會裏，却已另定計畫了。他們應當漸漸的分散擱去，居民再從大都市移住鄉間，組織起新社會來，使他合於相當的革新條件，而聯合工業事業與農村經濟事業。都市居民靠着生產制度及運輸事業的便利，立刻就能搬運一切耕種事業所需要的東西到鄉間去，立刻就在鄉間創辦專門學校，陳列所，劇院，音樂會，圖書館，交際會之類，於是又可以遷徙。可以得着都市生活的好處，而沒有都市生活的壞處。居民的生活，可以格外合於衞生，格外有興趣。鄉村居民可以參預工業，工業區域的居民可以參預農業園藝—這所謂職業之交換，在現在時代，不過少數人能藉此取樂，而大多數人總是在那種工作時間過度延長及勞働困疲的狀況之下。

（註十二）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四號人口調查報告，德國有三十八城居民在十萬以上。一八七一年時，不過八城。柏林在一八七一年居民約有八十二萬六千，一九〇〇年就有一百八十六萬八千，增加兩倍有餘。許多大都市的一部分自然而然會合併附近郭外的工業地，這種工業地居民的數目就與全城人數不相上下；因此大多數大都市的居民，很容易增加。從一八八五年到一九〇〇年。萊濱茨城（Leipzig）的人口，從170.000—455.000，黃倫（Köln）161.000—372.000，馬倍倍爾（Magdeberg）114.000—229.000，孟恩（Munhen）270.000—500.000，白萊思陸（Breslau）299.000—423.000，屈萊史登（Dresden）246.000—340.000，法蘭福爾（Francfort-sur-le-mein）154.000—288.000 漢那威（Hannower）140.000—235.000，都塞獨爾夫（Dusseldorf）115.000—218.000，紐令倍爾（Newrenberg）115.000—216.000，嵩尼茨（Chemnitz）111.000—206.000。

對於各方面，就是對於資產階級方面，也都可以得着這種發展，鄉間的工業企業一年一年的發展起來。大都市中惡劣的生活狀況，大市房昂貴的租費，高價的賃金，逼迫着許多企業家遷徙。從別方面看來，大地主也漸漸變成大工業家，（糖業，釀酒業，啤酒業，石灰廠，器皿業，木器業，紙業等。）在現在時代，就有幾萬人，靠着運輸方法的完全，都能住在大都市的郭外做生計。

採用居民地方分居制，現代鄉村居住及城市居住之間的相反情形，可以一概消滅。

農民在現代是奴隸，永世住在鄉間，生活一無變化，和一切高等文化簡直是隔離的，將來就可以做一個自由人，因為他這纔能做一個完全的文明人呢。註十二

倬士麥克，從前也希望大都市的消滅，然而現在的意義，却和他的不一樣。註十三　假使我們看一看以上所說的，我們可以知道，資本私有制度取消了，變成社會公有之後，從前資產階級社會裏，我們時時刻刻遇見的，時時刻刻增長利害的一切災

（註十二）華琴（Wagner）所著經濟學中說：『小農村的私人事業，是一定不易的經濟上的基礎，為最重要的居民，為不依賴的獨立的農業，為有特別性質的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及職務。』著者若不要取悅於自己的保守黨朋友，為什麼不表示不滿意於小農民的現狀，他應當承認小農民是最貧困的人。小農民的現在狀況，幾幾乎永不能達到高等的文明程度：自早至晚做極困苦的工作，他的生活，比狗還壞。他不能享用肉，雞子，油，乳，這些東西都是他製造的，他製造這些東西，却是為的別人；在現在情狀之下，他決不能得着高等生活，而竟成了耕種田地的機械。誰愛退後，誰預備保守，不想進取，他纔能滿意於保存這一種社會階級呢！然而人類的進步，要促成這種階級的消滅。

（註十三）一八五〇年，倬士麥克在愛爾福（Erfurt）聯合議會裏攻擊大都市，說是革命的爐竈，應當鏟平他。他說的，誠然不錯，資產階級的社會，正在現代的無產階級裏，製造出許多燒燬他們自己墳墓的人來呢。

藕，都要消滅了。一階級統治的制度廢除，社會中一切事業按着計畫去做，都由自己規定計畫自己管理，自己檢查。賃金制度取消，人類間的互相剝削也沒有了，一切欺詐，詭計，僞造食物，買空賣空等事，都可以消滅了。國家鈔票，支票，證券，期票，簡直都成了汚點了。西勒 (Schiller) 的話『我們的債券一旦取消——全世界都太平了』可以成為實事，聖經上的話『汗爾面食爾食』可以對資本主義中的遊手好閑者說，可以對商業社會裏的光棍說，全社會的各份子，應當在平等條件之下工作，然而并不以工作去壓迫他們，并且還增高他們的生活狀況，改良他們的物質生活。我們的企業家資本家提心吊膽的惦記着私有財產，常常直接受着苦痛，比較無保證的運命困苦的工人還要苦，沒有比他們再苦的了。我們商業社會裏專做買空賣空事業的人，成天的想做投機事業，常常因此得着心病，受着打擊，使他們腦筋絞碎，現在沒有投機事業了，他們也好放心了，安心過活，對於他們及他們的後繼者，眞是天堂福地，他們自己也要覺着這樣好。

消滅私有財產制，及階級間的相反情形，漸漸的國家也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使大多數人民變成無產階級，製造出一種權力有死滅的恐怖，應當完全改革。』漸漸地不得不變社會上生產的資本為國家的，國家自身向着改革的一條路上走。

『國家本來是全社會的公共代表，是社會形式上組合的法人，然而國家又往往祇能代表那一時期自認為全社會的階級，古代是所謂市民，可以豢養奴隸，中古世是封建的貴族，現代就是資產階級。眞能有事實上的全社會代表，國家自身就是多餘的東西。假使沒有壓制別人的階級存在，假使階級統治制，及根據於生產制度的無政府狀態而存在的個人生存競爭，及因此而發生的衝突及壓迫一概消滅了，那麼再也沒有那麼制別人的制度，特別為製成壓人權力而設的——國家了。國家進行的第一步，確實是像全社會的代表——以社會的名義收集生產資本，那就是國家的最後獨立的一步。國家在社會上的地位，及他的權力漸就侵蝕，漸漸的對於各方面都是多餘的了，於是他自己就要消滅。現在人口的管理，可以代以物質及生產進程的管理。國家不是換朝代，是完全消滅』註十四

國家的代表，國務員，議會，常備軍，警察，憲兵，審判官，推事，律師，監獄官，稅務處，關稅處—總而言之，一切政治設施，隨着國家一齊消滅。兵營及別種軍事機關，審判及行政機關，監獄等現在有較好的新規畫。幾萬條法律，命令，上諭，都成了汚點，不過保存他歷史上的價值罷了。那時候，如此之瑣屑的議會中的大爭論，那些政客自以爲他們在這種爭論之中以自己的言論統治世界，指導世界的，如今也消滅了；他們讓出那些選舉會所，代表會所，拿來做很好的生產及分配機關，做必要的儲藏處，做各種藝術，教育，運輸，生產裝置的新設施，工業上的，農業上的，都可以。這都是很明顯的事實，大家都看得見受得着的，因爲誰都沒有仇視社會的私人利益。除出公共利益一切布置得很好，很合宜，很有利益，這樣的公共利益之外，誰都沒有別種利益了。

幾十萬以前國家的代表，都來盡力於各種專門職務，用他們的智力努力，來幫助社會的財富及利益的發展。將來的社會中，不知道什麼政治上的，刑事上的罪犯。賊也消滅了，因爲私有財產制消滅了；在新社會裏人人工作，人人都能很容易的很便當的滿足他的需要。沒有所謂浪人，浪人也是社會的出產品，因爲有了私有財產制纔有的浪人及他們那樣的墮落情形，都消滅了。殺？爲什麼？誰都不能剝奪他人生活而富庶，因嫉妒或復仇而起的殺機，都是間接直接由於社會的特別狀況的。欺詐的宣誓，證書的僞造，欺詐，藏匿遺產，假飾的破產？如今沒有私有財產，因有私有財產或因反對私有財產纔有這些罪惡呢。縱火？社會中消滅了一切嫉妬的心理，誰都不能想着這件事。僞造貨幣？『唉，金錢就是怪物！』辛苦是枉然的。輕蔑聖物？眞無意味！全知全能的上帝假使預先知道還有什麼上帝存在與否的爭論，自然會預先懲罰那輕蔑者。

所以，一切現代社會秩序的基礎都成了神話了。父母對小孩子講那些事，好像講什麼古代神話時期的故事似的。追述往事，是有新思想的人所輕視的—對着那時候的人講，簡直像對着我們講異教徒及魔女縱火的故事。一切「偉人」的名

（註十四）Fr.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 Dritte durchgesehene und vermehrte Auflage. I 301 u. 302, 1894 Jahre.

字，他們追溯新思想而成大事業，在現在時代，很足以博得令譽，然而到那時候也就忘掉了，最多不過，研究歷史的人，翻閱舊籍偶而遇見他們罷了。可憐，我們竟還不能享着這人類自由的幸運時期。

國家如此，宗教亦是如此。宗教不是『更換』上帝也不能移易位置；信宗教者不必拋棄他的信仰，而亦不做那種無意味的事，成天的歸咎於社會民主黨的無神論者。資產階級的觀念，在法國革命時期，釀成極慘悲的慘劇，以破壞一切，現在也可以使資產階級化的思想家明白這種社會民主主義的謬妄了。不做竭力的攻擊，不壓迫自由的意見，漸漸地消滅宗教組織，消滅教堂。

宗教—是過去時代社會狀況的形而上的反映。因人類文明的進步，社會的改造，於是宗教也要改造，馬克思說，宗教是想像幸福的傾向，**是不能沒有錯覺**的社會狀況所發生的傾向，註十五 然而必須真幸福的觀念及他的事實能實現於羣衆之中；宗教纔能消滅。統治階級關心於自己的私有財產，擾亂這種真幸福的觀念，所以他們要保存宗教作為一種統治的方法，那種學說：「**對於民衆，宗教是應當保存的**」就表示得非常明瞭。社會上這種企圖，是根據於階級統治制的，成為一種重要的行政職務。於是發生一種階級，專辦這種職務，指導一切精神上的勢力，以保存擴充這種機關，因為如此纔能發展他的私有勢力及權威。

低等文明程度的初期，原人的社會組織裏—有拜物教；文明稍進—就有多神教的宗教，最後，文明更進，於是就有一神教。不是上帝創造人類，是人類為自己創造上帝（一神或多神）。人類照着自己的樣子，或相類的形狀，創造上帝，而決不是相反的形狀。一神教的傳播，囊括宇宙，宣傳透澈的汎神論，遍儘在四處傳播出去呢。自然科學脫離神話臭味，反對七日造天地說：天文學，算學，物理學出來，天就變成了空氣的區域；所謂安置天使寶座的天國裏的星，也都變成了恆星行星，恆星行星絕對

（註十五） Carl Marx: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 Philosophie.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1 u 2 Lieferung. Paris 1894

不是天使。 統治階級覺着自己地位危險，於是利用宗教，來做各種威權的護符，從前的統治階級都是如此。註十六 資產階級自己，對於什麽都沒有信仰，用他的文化，用他所造出的現代科學，來破壞一切宗教的信仰，一切威權。 他的信仰不過是表面上的，要利用教堂，幫助他們的欺妄學說，因爲他實在不能不求幫助。 所謂『宗教對於民衆是必需的』。

新社會裏沒有這樣的東西，新社會祇有無止境的人類進步及眞正的科學。 假使某人還有宗教的需要，他可以與同他相類的人，自由去滿足他的慾望。 社會不管這些事。 牧師—傳聖道的，他要生活，他就應當工作，爲他可以在工作的制度之下，常常去思想學習，他總有一天明白，最高尚的—就祇是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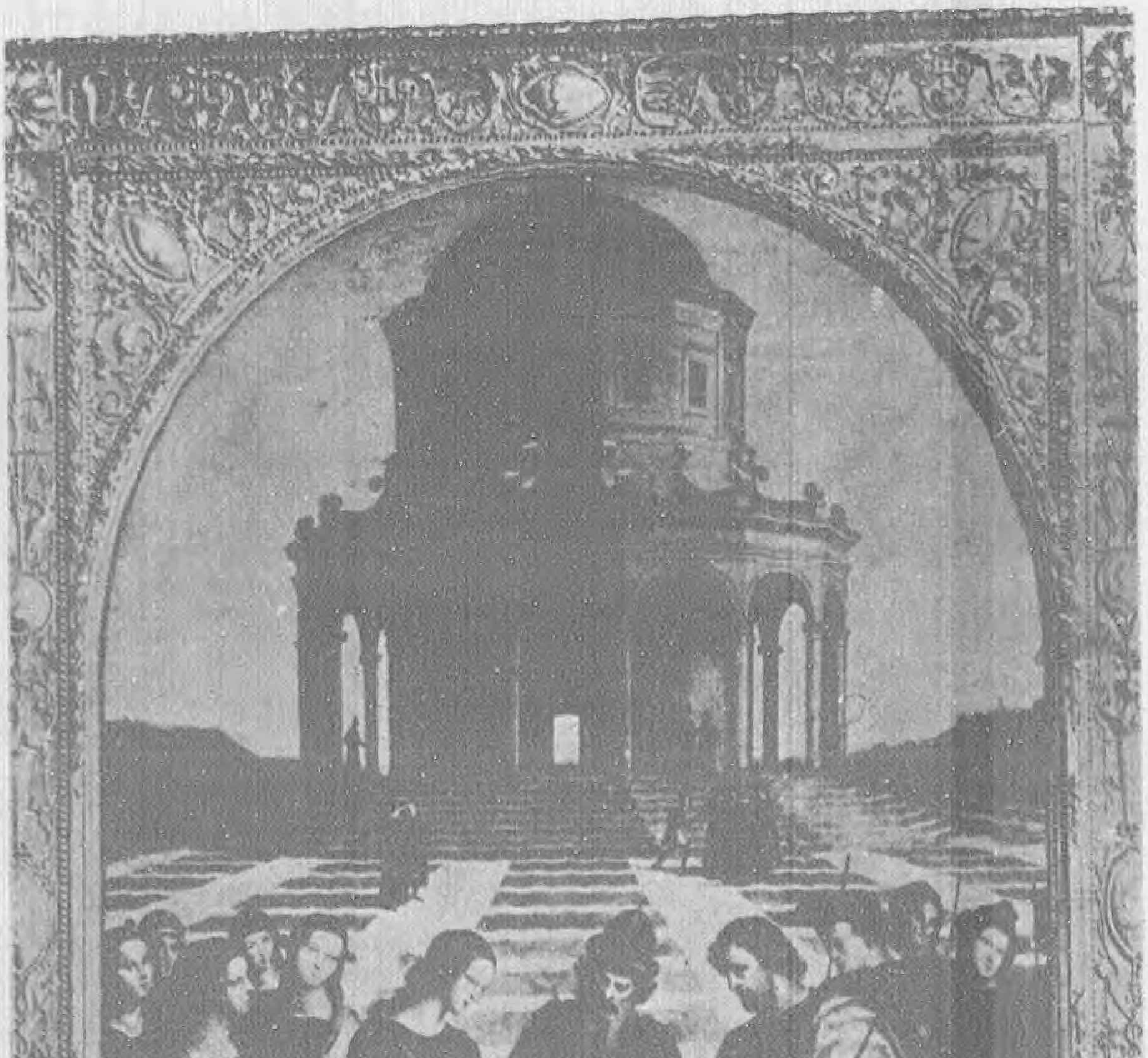
道德及道德性可以離宗教而存在；或者是愚人，或者僞信者，纔願意反對道德或確定道德。 道德及道德性是表示人類間合理的相互關係之意義，宗教却是强定人類與超越自然的天神之間的關係；然而也不但是宗教，符合於人類社會狀況而發生的道德觀念，也常常如此。 食人人種以爲食人是很有道德的；奴隸制度，希臘人及羅馬人也以爲很合於道德的，中世紀

（註十六） 古代人都是如此想，譬如亞里士多德說：『帝郎（Tiran）（古代希臘獨裁君主之稱號）應當做一個模範，表示他對於宗教非常熱心，不要使臣民覺着帝郎的行爲，稍微有一點違背聖道，使他們看來，君主總是畏上帝的，敬上帝的；從別方面說來，就是使臣民不輕容易企圖反對君主，因爲知道君主方面有神道保佑。』 亞里士多德：政治書。

『君主應當占有人類最好的天性，或者更應當表示，他是這樣占有的；他特別應當表示透徹的崇拜性，宗教性。 假使有些人領會眞實的意旨，他們就都默認了；要使國家的偉業足以保護君主，不然呢，君主在這種勢力的保護之下，一旦有人要享他的權利，就容易發生反對黨。 假使君主眞能於各種機會裏，表示他的敬畏上帝，即使他實際上反對宗教，反對信仰，他治下的羣衆也以爲他是人類中相當的尊貴者。 總之，君主特別應當庇護宗教文化及教堂制度。』 馬嘉維爾（Machiavel）最著名的著作，君主論第十八章。

的封建諸侯以爲農奴制很合於道德的；賃屋勞働，利用婦女以工業的勞働頹敗兒童的精神，現代的資本家也以爲是很合於高尚道德的。（註十七）社會上四個階級有四種道德觀念，然而沒有一個足以稱爲高尚的道德觀念。眞正高尚的道德一定能顯出那種現象：人人相互間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在全人類之上有一個根本學說統率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世紀，人之所以貴重，在於他的門閥，現在時代，在於他的私有財產，將來呢，人之所以有價值，就祇因爲他是「人」。將來的時代是屬於社會主義的了。……

（註十七）凡是資產階級，他覺着解釋某種擾亂現象太困難，他一定歸咎於『道德』，這是可以打賭的。一八九四年秋天，新福音教士會議中一位「自由黨」議員發言，說納租稅的，方纔能享有「教會聯合會」中的選舉權，這是根據道德上說的！



西洋畫派的插畫　　(其一)

畫題　瑪利亞的結婚,(Sposalizio di Maria Vergine)

作者　拉飛耳 (Raffaello Sanzio)

所在　米蘭, 勃雷拉畫院 (Pinacoteca di Brera)

附註　這是原書所用,現在用別一影片複製出來的.



西洋畫派的插畫　　(其二)

畫題　　瑪利亞入廟 (Tempelgang Mari)

作者　　不知名,但知德國派,瑪利亞畫傳中的一幅.(Meister der Marienlebens, um 1470)

附註　　這是代替的畫,原書的影片一時不易求得,姑用此代替,將來完成時,再求原畫影片來替換。

西洋畫派(續)

大泉譯

第四章　關於純貞瑪利的傳說

如果要想理解得中世紀繪畫美術的魔力，先須運用揣測的同情而試自投入於那個時代的信仰之中。

在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紀初期的畫家，純貞之母乃是天神，對於他都有一種虔敬誠摯的心思，凡所禱頌於其前者皆是最由衷的祈願。我們雖不能像歷史家去溯求這禮拜基督之母的起原，然而可以知道這是逐漸而起的；並且這件事情對於歐羅巴人種能把他從野蠻提高而有種極人文的勢力。這對於純貞的崇敬是神學上有價值的事情，因為足以幫助一種主要的教義，就是以為基督本身完全綜合有神的性質和人的性質。古時的「異派」(heresis)對於基督的「神性」(divinity)倒沒有什麼而常常疑及他的「人性」(humanity)。所以幅幅畫上畫着「母子」(Mother and Child)(瑪利和基督)的都可以當做基督有至高人性的這條教義之象徵的表現。

在社會的方面論起來，這信仰純貞的勢力尤有不可計量的價值。使剛暴的男子注意於女子的德性，例如柔和，純潔，循良，對於弱者的慈悲。誠然這種德性盡包含於基督的全人格裏面，正如福音傳之所啟示。惟教會理解得厭倦於戰事的男子對於人類裏面母性的愛，女性的元素，有希望其提高到最高極致的一種無意識的期待。所以「聖母頌」(Magnificat)裏面的「卑微之婢」("lowly hand-maiden") 就一步一步的抬高到了「上帝之母」("Mother of God")，「天上王后」("Queen of Heaven")的地位，而為全歐羅巴的崇拜中心點。尊稱他為「娘娘」("Our Lady")，為他造起了許多的教堂，「景士」(monks)和「景侶」(friars)的團體都自認去奉祀這純貞王后。詩人吟詠他的純潔和仁慈；檀德(Dante)便是在「天堂」("Paradiso")(叫做「神曲」的詩裏的一部分)裏面把他歸在「神秘薔薇」("mystic rose")的地方，而稱他為天上的王后，令人在美術上把他表現得格外尊重。(「神秘薔薇」是「神曲」裏面的一個象徵；照檀德的所述，好像漏斗的樣子，中央

是光明之海邊上一層一層的高起來，都是各神人聖者的坐位，瑪利亞的坐位就在最高一層，一千多的天使圍繞着他。

他的稱號很多，都各示其種種仁慈的一面。略舉數例：「救濟的娘娘」("Our Lady of Saccour")，「慈悲的娘娘」("Our Lady of Mercy")，「慰藉的娘娘」("Our Lady of Consolation")，「和平的娘娘」("Our Lady of Peace")。在默念十字架獻身和分擔「救世主」(Redeemer of the World)遭難的時候，他又叫做「瑪德爾鐸洛羅撒」(Mater Dolorosa)(意思就是「悲傷之母」)。凡是景教流行的地方都稱他為「瑪童那」(Madonna)(意思就是「娘娘」(my lady))。

毗山丁時代的美術裏面，純貞的古肖象，純然是主意在定人之心神而導人入於專念的一種象徵。

後期的畫就退落下來，顯然成了兩種：那種做「祭壇畫」(altar-piece)用的是畫得祈禱的(devotionally)，那種旨在教訓的，是歷史的(historical)的樣子的。「祈禱的」的畫宗旨在定人之神於大眞理而畫，倒不過是個象徵。例如上面說過的母子合象乃是表現「化身」(Incarnation)。這個題意表現成一個「神秘」(mystery)，畫家的主意要引我們於「畫板」(panel)(古油畫畫在板上)或「畫布」(canvas)上所見人物之外的一種不可見的「宗教的憧憬」(religious adoration)。色調的調和，靜謐差不多象影象的人物態度，花果，鳥雀以及別種怡樂的點綴都是畫景仰天堂的手段。祈禱的畫中可以看見施洗約翰(S. John the Baptist)，是個長成的人，立在孩幼的基督旁邊，也可以看見許多生存於後世的「聖者」(saints)和「殉教者」(martyrs)。這却並不算時代錯誤；因為這些人也象我們一樣憧憬於同一的不朽之神秘，就不能以空間和時間的限度來限制的了。

然而歷史的畫法之神聖畫裏面，時間的限度就必須恪守了。此時幼年的基督和幼年的約翰是同年的，並且必須布置於寫實的景況之中。並不是一定要表現這景經上事實的東方實況——這樣術學的精確恐怕古時景教徒畫家就沒有想到，——可是須要這事情能活躍如戲劇，冀在畫家的本鄉看來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純貞在祈禱畫裏面，往往祇有一人。如果畫他撫着基督死屍而哭的時候，這畫就叫做「庇哀答」(Pieta)(義大利話，

畫意思就是「悲痛」。

他和孩子離開的有兩種常見的畫，可不是沒有孩子，就是「昇天」(Assumption)和「加冕」(Coronation)。在前一種畫裏面他向雲裏昇上去，許多天使圍着他浮游於空中。底下通常有一個墳墓，爲一沉重的石棺石蓋被那生在旁邊的高幹的靈花「瑪童那百合花」(Madonna lilies)頂開了的。畫的下幅又通常有十二「門徒」(apostles)望着他的上昇。

在「加冕」裏面他在天上而基督親自把王冕加於他的頭上。有時，在「昇天圖」長幅的畫上部並且有「加冕」的情景，所以全幅的畫實在表現一個連續的故事，—從墓裏出來上昇到雲裏坐到天上爲他豫備下的王座上。

如果單是畫的「加冕」，前景有許多各時代的聖者跪著，這時這畫就懷著有一種教義。這就不復是一種景況或一件事件了，乃是宗教上的一大神秘了。這畫裏的純貞乃是代表救度了的有光榮的教會。他在此時變爲「神秘之『羔室』」(mystical Bride of Lamb)(這典故出在默示錄第二十一章第九節)，他頭上戴著的冠冕乃豫示其全世界上精神的最後勝利：『勝利的大教會成爲僅存之教會時』(“When the great Church victorious shall be the Church at rest.”)。凡是加冕圖所描寫的，不論是義大利，佛拉滿，西班牙，或是日耳曼的美術家所畫，純貞的服色總是華麗的，彩繡的，寶石燦爛的，古一點畫都是金色豐富的。

最通常表現「母」與「子」的畫皆爲敬虔默禱的對象。王座或許是安在臺上的一個簡單的椅子，或者是上張頂蓋而隆施裝飾的一個坐位。通常這種畫的前景加有聖者的象，這種看是爲那一地方，那一教堂或一景寮而畫就不一樣。在佛洛稜夭，就見施洗約翰乃其城之「守護聖者」(patron Saint)；威尼斯就是聖馬可；郭隆湼(Cologne)就是聖烏蘇拉(S. ursula)。

在還愿心的畫就是有種美術顧客發了誓願禱於純貞而禱有所應，因而定畫的，在這種畫裏面的聖者大抵就是獻納這畫的家族中有關係的人。譬如，哥士謨(Cosmo)和達米安(Damian)，「聖學者」(doctor-saints)「捐納聖款的人」(Holly money-despisers)，往往見於爲梅第切家(House of Medici)而作的畫。也有時，在還愿畫的前景有獻納人及其家族的跪

拜象。

母子之自然的人情的關係，在一切宗教的結合之外，乃是人生最美的一端。雷諾爾特(Sir Joshua Reynolds)常常描寫這個神秘以感情之眞樸顫頗於中古最著名的美術大家之作。

若於母子自然愛情之外，更表其微笑或撫抱的情景，則是更莊麗的畫法，實爲畫化身奇蹟之定型，仍是一種祈禱的的畫。不過倘或配上小約翰爲其游戲之伴侶，而約瑟(Joseph)又用父慈之目相注視，便可稱爲「家居之聖家族」(domestic Holly Family)。這樣特別格局的神聖畫一直遲到第十五世紀纔與出來，而頓時就成了通俗的畫。

所惜者，這神聖題意雖經大多數的畫家虔誠而畫，拉飛耳(Raphael)更是畫得微妙莊嚴，然而畫法既熟就漸漸陷落於濫了。許多寫實派畫家據「實範」(model)而描畫下級人物極其精確，便摹寫地方上不相干的婦女以爲畫純貞頭首的研究，於是這題意的靈的威權就完全喪失了。

如果把純貞事蹟當做歷史的題材時，通常要比祈禱畫還畫得飛舞。此時畫家祗要畫出這事件，往往用自由創造的意匠把些有名的故事用新異而凡俗的畫法畫出來。

約亞欽(Joachim)和其婦安那(Anna)(此二名見於「僞景經」(Apocrypha)中國未見譯本)，純貞的父母，祖先追溯到大闢(David)王家，沒有生孩子。到了老年，依着夢裏的話暫時別居，約亞欽去到荒無人跡的野地獨自過了數月。重會於「廟」(Temple)(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廟」)的「金門」(Golden Gate)而老夫婦於是得了生孩子的神宣。(這「廟」前相會古畫中所常見。)

這孩子，就是有福氣的瑪利亞，因此就奉獻於上帝，三歲那年送到「廟」裏，他就自己一直跑上高臺階上有宿緣似的投到等候著他的高級巫覡那裏。從此就收留在「廟」內，到了期限這高級巫覡便替他擇配。那時專召集了許多鰥男求他握手；每人各取一小棍放在祭壇上，候著宣託這擇定配偶的異象顯出來。從木匠約瑟子棍子上就飛出了一隻純白的鴿子，暫時

露在約瑟頭上隨卽飛上了天。

另有一種傳說說是這些求婚人的棍子是上一天夜裏就安放在「廟」裏的祭壇上，到了清早這約瑟的棍子發芽開了花，於是他就中了選；其餘的求婚人懊喪失望，有些就把自己的棍子折斷以示斷念退出場外。

在美術上畫這種故事的時候，每每把這故事的各節事件逐節連畫出來。往往畫成教堂牆壁上的「壁畫」(fresco)同聖經圖一樣，作教訓人民之用。最有名的一部(不僅一件事一幅畫故稱一部並非一部書的形式)是喬篤(Gitto)所畫在巴度亞(Padua)的「亞勒那嗎卑爾」(Arena Chapel)。(「嗎卑爾」是教堂中一小堂，亦有獨立的；「亞勒那」是古羅馬式的戲園，這是古戲的基址上造的小教堂。)

「呈廟」(The presentation in the Temple)之圖，與前段的約亞欽和安那，及金門會見，都是常見的畫題，自從喬篤到氐高安(Tirian)之間，差不多各畫家都有壁畫或油畫的作品。這書的插畫是威尼斯派的嗎巴爾(Vittorio Carpaecio)所畫。他按著老規矩構圖，不過前景裏面添了一個極著目的現代小孩，他的裝束比了這所畫的神聖傳說還要吸引我們的注意。

結婚的情節(義大利話叫做「洛斯波撒利沃」(Lo Spozalio))又是美術家所極喜歡畫的。通常是在屋外舉行，而「廟」就在背景裏面。白髮的高級巫覡穿着極華麗的袍子立在畫的中心，把瑪利亞和約瑟的手拉攏來，瑪利亞後面跟着他的女侍，約瑟旁邊就是一班不中選的求婚人。在米蘭「勃勒拉畫廊」(Brera Gallery)的拉飛耳名作的「斯波撒利沃」裏面有一個年少求婚人(畫的却似不盡是眾男的樣子)等身大的姿態，令人不易忘記。紅衣彎著腰把棍子在膝蓋上折斷來的樣子以表明其未能中選的痛心神情。全景富於色彩，輪廓線很精微，活描出這段沉默故事的眞靈魂，哥格勒(Kugler)所以拿來比做抒情詩的。

純眞事蹟中關於靈的景況的，而最常見的大概就是「宣告」(Annunciation)「基督之誕生」和「術士之禮拜」(Visit of the Magi)。「宣告」必定是用祈禱畫的畫法，其畫意之簡潔，實使美術家之以此畫題而成功者，較之差不多的別種畫題都

還要多。現在的插畫就是法諾(Fano)一個敎堂裏的極純美的一例。畫的情景，像尋常的樣子是一個「洛奇亞」(Loggia)就是廠開的廊，背景遼闊很像彼魯奇諾(Perugino)的畫。也同別的「宣告」一樣天使加伯利(Gabriel)手拿的是象徵的百合花。惟「父神」(God the Father)頭上畫的「基路冰頭」(Cherub-heads)的「曼陀羅」(Mondorla)(「曼陀羅」是一種「後光」，「基路冰」見於默示錄)是別致的。這個情景總是充滿於平和與調和與一種神秘感的。

「基督誕生」也是一個中古畫家懷着無窮興趣的畫題。固有許多傳習是必遵的，然而於三個主要人物的布置和表情却有許多運用宗教的意匠之餘地。如果當作歷史上的一件事情來看，牛和騾是不可少的；並於這愛動物的人在發見「槽內嬰兒」(Babe on the Manger)時面上表現出來的一種虔敬的驚異之情必定要描寫得很神的。

如果當作顯靈的解釋時這「孩子」往往睡在地上，在光線的中心，母與父都跪著拜他。有時還有天使，也有時並有聖者來探望，正如別種祈禱畫裏一樣。一個極有名的「誕生」畫是在特雷斯屯畫廊裏的柯勒喬(Correggio)所畫的「夜」(La Notte)。他把這情景畫成墨黑夜裏的事情。可是從這新生的靈異孩子發出一種光耀來把全幅的畫都照得超人世的明亮。

作爲神聖比喻的畫大概莫過英國國家畫院裏薄氐采利(Botticelli)的「誕生」了。一間前面開門的草率的小房子當中，睡著「孩子」，手指擱在口唇上，這是象徵那「我就是說話」或「我是生命之糧」的說話。(新約中屢見之語例如約翰傳福音書第六章第四十八節。)瑪利亞跪拜著；約瑟蹲在左邊，好似深震眩於情緒的樣子。小房子的各邊有三個天使現身爲三枚童，小房子的那一邊對稱的布置著三個東方來的術士。前景三天使，穿著白綠紅(表忠實希望愛)三天色的袍子，護著三個凡人，一面有魁偉的魔鬼都飛竄石隙縫裏去躲藏。小房子頂上又有三天使(也是一白一綠一紅)靠在一本書上，讀著書裏的讚美歌。畫的頂上邊，金光之中，吾人所目覩的藍天之下，有十二個天使從事於懽忻而神秘的舞蹈。他們都一手拿著橄欖枝，一手提著王冠。他們的顏色也白，綠，紅的。小房子背後低一點的地方都被一棵樹的影子遮住了。

這個比喻並不難於解釋。從魔術的眼鏡裏望過去，我們看見正當危急之際驟然逢著了世界的還童。背景裏那黑暗的，差不多大家都認為不祥的森林就表示地上世界的昏闇；然而在這卑陋的馬厩中生於父母面前的孩子，就要把這已經失了家族的生活之諧調重修起來。把鄉愚與學者都拉到他的搖籃邊來把那分別等級的黨爭和解開去。他一來這下界最惡的種種悖德，都要象畫裏壞東西一樣，逃去了。人和天使將互相抱擁，因為人人都要記憶起他自身也是天的後裔。平和與懽忻將重歸於地上；這天使手中拿的橄欖枝，身上穿的愛之色和希望及清眞之色，以及他們所唱歌和其懽忻之舞蹈上面都可理會這個道理。這幅眞是好個誕生節的頌歌(Christimas Cavol)。

（譯者按—這段宗教氣息非常之重，不過藉此纔可以知道西畫中許多傳說故事的象徵，也是理解西方美術的一個要件。）

美術上所見的「術士之禮拜」，附帶有許多小問題都沒有教會傳說之根據的。然而故事却很陸離的，並且傳說復生傳說與年俱進。當時就大家知道這些「智者」(Wise Men)是王，因為在那種時候，記錄古傳說的人卽以凡俗的說話告訴我們說「王的聰明總是如此」。這種王有三個，一直從前就大家都知道他們的名字，並年歲都是有了定說的。嘎斯帕(Caspar)是老的生白鬚髯的；黑爾基沃(Melchior)是中年的；巴達撒(Balthasar)是年輕的。不單是如此，這三個王是從那一國來的雖然並無確徵，可是巴達撒的面色總是大家一致，在畫裏是黑色的。於是就生出神秘的說法以為就是歐羅巴，亞細亞和亞非利加，而畫成第一個是禿着頭跪著，第二個是高舉著王冠，第三個是神氣不屬的樣子。他們都有許多竟直是眞王的樣子，並且大家眞相信他們的屍骨—海倫那皇后(Empress Helena)死了許久之後纔發現的—擱在康士丹丁城。從這個地方，數百年之後又搬到了米蘭，到第十二世紀又移到了哥隆涅就很莊重的葬在一個「大敎堂」(Cathed val)裏面。從此就稱為「哥隆涅的三王」("Three Kings of Cologne")了。歐羅巴各處畫院裏都有許多這個題目的畫簡直很不容易選出三幅來特別記述。我們現在在揷畫中對於義大利的「宣告」，用了一個德國的「禮拜」，這是一五〇四年寂寞 (Albert

Dürer)畫的。這畫現在掛在佛洛稜次的「烏菲齊畫院」(Uffizi Gallery)當作珍寶之一的。長髮而站著的王（默爾基沃）據說實勒自己的肖象純貞—強壯精幹堂皇—確有德國理想的母之特色和美的表現。

米蘭的「國民畫院」裏面有一幅福巴(Vincenzo Foppa)所畫的「禮拜」和托斯干美術家(Tuscan artists)所畫的數幅。

最後還有純貞臨終的景象不可不一說。按傳說，這是先經天使豫告的因為要把這死之宣告和那翼「宣告」辨別出來所以此時天使不拿百合花而拿棕梠。比這死之宣告更要常見的就是真正臨終時的景象，那就必有十二門徒環侍於臥榻的周圍。

現在此書插畫（見後章）乃是滿德涅(Mantegna)所畫在瑪特立(Madrid)「伯拉度畫院」(Prado Gallery)的，為這種畫中最精緻的一幅。一直在天邊的美秀湖水就指示這「離了平和的」("peaceparted")靈魂之行將解放。其實就是滿都亞湖(Lake of Mantua)畫家所時時看見的，這湖就因畫而傳這畫並且變了一種祈禱的畫。天使在左邊拿著棕梠；彼得(S. Peter)手裏拿著神聖器皿；聖約翰（福音傳者的約翰）俯於「主之母」(Lord's Mother)的屍身之上。其餘門徒的肅靜態度，小蠟燭線的純潔，以及色彩的調和相結合起來生出一種極嚴肅的印象；可是莊嚴之中含有一種非常平和之感。

第四章完

附錄

倭伊鏗氏覆張君勱書

張先生　接來書後今日始能詳細作覆且有所提議。承中國招予演講此大光榮也大喜悅也對於梁先生之厚意尤爲感謝請爲吾代達謝意。

東方之行吾與家人共同商議咸以海行爲太辛苦難途中多方注意（指攜醫生同行）未始不可成行然予一人難獨往而家人不易分身然最困難者尚不在此。

吾德之有需於吾莫今日若矣德之困苦艱難君之所知非將國民之精神力提高決難渡此難關瀕年以來予之所以爲國民精神向上計者無所不至乃始以戰事繼以革命人心惶惑莫知所歸今日苟有一分力量者當以一分力量貢獻於國家故以此時去吾祖國歷久乃返予所認爲不正當者也。且以目前論大亂可以旦夕發生所望化險爲夷化亂爲治終有此日則予可以作中國之遊而盡其所能爲中國效力尤望西伯利鐵道早日恢復則旅程更便捷矣。

如是東方之行暫時從緩但予不願終棄此行也以予觀之此時要務在爲中國作倫理學一書書不必甚大而內容貴乎豐富。學理不須多談而是非利害之辨貴乎謹嚴但下筆之先須確實預備而尤須知中國最近思潮變遷故如有中國人所著之書論中國近狀以英文出版者請君即日寄我至於中國舊時典籍如老子孔子孟子等予之講義中嘗論及之在此間可搜求而得雖然考之近人著作與孔子老子等書是不過前提而已最要一義在合中國文明與西洋近世思想而會其通夫近世思想可稱道者衆矣然其間自不能無弊端自不能無限界若予者對於近世文明之弊害與單方面固嘗苦口勸告矣予認爲近世文明力之文明也（Kultar der Kraft）惟力是尊至於無所不用其極者也惟其尙力故於身心少受用歷時既久難饜人心爲中國計應知西洋文明之前因後果而後合二者而折衷之此事非易事也使予之躬行主義（Aktivsm-

(13)而有裨於中國之大民族於萬一予之榮幸何如哉。

中國之行當時時在吾心目中此時以其他關係不遂所願而倫理一書之作則予以爲重要無逾此者矣西方文明之弊害與中國之所當採予當直定無隱以告戒吾東方人所望君年內來耶納一行共同商榷尤爲欣幸。

中國政治家對於予之信用若此最爲感激予圖所以報答此信用者以行期既不能定故願分心力以作此倫理學一書此書應否着手望君明白告我至成書以後譯成漢文則尤無待言矣。

平生印象一書數星期內卽可出版大思想家生活觀已重弟十六版苟予有暇當將此生活觀一書縮爲一簡本於中國之讀者必極有益但此事應待之倫理一書告成之後。

吾妻對於君來信懇切之意極爲感謝吾女附筆祝君安好

一九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耶納

張君勱致講學社書

講學社諸公公鑒自十月二十日奉梁任公先生來電報告

貴社成立私心欣幸以爲吾國新文化之基於是乎在來電中並屬爲代請倭伊鏗柏格生赴京講演除柏氏由此間駐法使館及法教育總長翁那氏代爲敦請外倭氏却聘情形曾有電致任公先生已簡單報告茲更將此間所聞與往復交涉情形爲

公等述之當一九一九年冬任公先生返國時曾見柏氏語以赴東方講演彼答以一九二〇年與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有約在先一九二一年已任荷蘭大學講演故一九二二年以前決難抽身赴東以僕在法所聞彼方埋頭著述欲將其直覺哲學方法施諸宗教倫理政治社會等等貫通各科學而成一大系統故柏氏極早成行必在一九二三年也倭伊鏗氏白髮老翁年七十又五矣每日執筆著書不殊少壯然畏海行以病海也伉儷甚篤其夫人聞吾有請赴東方之書先來書拒絕謂是將奪其所天一往不返焉以吾察其隱衷倭氏雖性汎愛然自德挫敗以來常懷家國之痛德之青年有以國事爲不可問掉頭去故鄉謀生海外者倭氏曰此國家困苦顚連之日也國不自立端賴人爲彼青年如此使老成如予者亦不復與今日國民同

其甘苦貧外國厚利而趨之則德其何以自立耶自德革命後學者推求致敗之因咸以為五十年來物質發達太驟國民精神不固結故有此分崩離析之日補救之法舍提倡唯心哲學精神哲學以外無他法蓋一八一三年普之敗拿翁也其物質之設備遠不如今日而能轉敗為勝者則精神團結故也唯心之說盛行故也。 時之代表唯心哲學者曰菲希德氏拿翁占普棄巡邏之卒分布全城而菲氏執教鞭大學中侃侃而譚鼓勵其青年卒有一八一三年之勝德人常豔稱之謂驅逐拿翁者乃菲氏學說也倭氏倡新唯心主義於十九世紀之末聲名揚溢乎英美日本而國中附和之者甚鮮自戰敗以來始有興之作桴鼓應者於是有所謂倭伊鏗氏同盟會發起於耶納今支部已遍國中一年之間倭氏巡迴演講以注重精神生活再造國家之說提倡於國中是儼然以菲希德自待而德人心目中亦日夜祝此新菲希德之誕生以挽此敗亡之局也此倭氏一腔愛國之心不忍輕去其國以應吾聘之實情也倭氏來書（見前）有俟西伯利鐵道恢復後再行赴東之說俄國問題不知何年何月解決吾恐此說終成畫餅矣其來書提及為中國著倫理學一節此係吾去書中曾提赴東講演題目有倫理一項彼覆書稱今既不能成行但願稍分心力參酌東西洋文化為中國對症發藥著倫理學一書此乃倭氏好意似不應拒絕已覆書允之惟應否補助經費若干以此項著作即作為共學社出版物此層並請裁酌示覆以便覆倭氏為幸再旅歐以來默察思潮變遷之大勢常以為學術界之大革命已如晨曦之將達地平綫上矣百餘年來歐洲所謂學問之基礎者其在科學則奈端之物理學也其在哲學則康德之批判主義也今奈端之說則愛因斯登（Einstein）起而顛覆之矣康德之哲學系統則柏格生從而推翻之矣此學問之二大基礎已大變而謂一切學術不受其影響者未之有焉此吾所以謂學術界大革命之將起也方今吾國新文化運動正在發端應如何應此大勢而急起直追則吾以為凡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訪求其主持新說之鉅子而羅致之於東方則一切陳言可以摧陷廓清而學問之進步將遠在各國上矣此則所望於貴社諸公力圖之也

行篋中兩封信

百里

張嘉森　十二月一日巴黎

歲暮於歐旅行篋乃得兩信稿其一乃初到歐時石醉六致我者其一係為當時我與時事新報通信之稿而刪去不發者流光忽忽又及一年但當時印象猶有足記者因記之以補雜誌之闕頁

醉六來函

百里我兄北京臨發賜書及新加坡片均悉片陰有滌師賜諭淡墨兩行人天萬里便血熱神旺覺我之賢師友此時悉占位於地球上某進行點之孤舟中復放射多幅之光線照及徼遠於物的太陽外更顯一心的太陽無論石頑似我心終不灰此後得普照黃帝子孫萬姓者實於今日肇啓黎明孤舟！孤舟！願爾之載夕暉以西而朝暾以東也懽祝！懽祝！兄前書似因嘗前之事實得思想之救助（破棄英雄偶像）此殆今日全世界人所同感弟去年奉書有英雄非惡惟英雄恆不免有惡性之附隨非他卽英雄常以「獨自成英雄」為其立脚地，不偏善故善類少善類少故以之自築基礎者亦不必悉善昇天非難在階而升故造階為英雄第一先着又為人類進化第一原理吾人今日眼底之英雄大抵歷階不及數級卽自毀其所歷之階威廉二世雖迄今不敢弟猶將語此，英法美之主義不過略解多造階級法耳弟嘗言無階級說為背於事理眞欲無階級惟將僅少數之階級破如粉碎使形成一絕多無限數之階級則個人性可自由發揮充實社會性同之既獨立的又組織的惟自三四階級之舊型忽欲推至多級之現象此種努力自當秩序的各方面推進

要之吟後之社會傾向在日進於微細之無限數階級罕譬之階級少則凝塊大則質不純是為混合的，階級多則分析精分析者化合之反象民族之結晶必以化合為期德人此次改組或有合於此旨者。則彼一民族之將來，更於世界反軍國主義時代得優勝地位未可知也，此次之結果則惡性英雄之滅亡的告白也

致時事新報記者函

記者足下吾因此次入法之第一印象乃得一大信大信維何則世界上斷無有國字之上可以加一亡字的他動詞者也

亡國之原因何在乎？以言乎內亂命可革也王可殺也帝制可復也 首都可燒也而國；則不可亡也以言乎外患地可割也款可賠也皇帝可虜也首都可占也而國；則不可亡也

今夫德法之仇至矣！讀其文感其意氣苟一旦得而甘心者將無所不用其極而何以五十年前後凡賽宮內若毛奇若畢士麥若福煦若克里曼梭，彼其腦筋中於「敵人之德！」「之法！」之上不湧現一亡字之冠而斤斤於地域金錢是區區者

嗚呼國之不能亡也微獨己信之人亦信之乃至於深仇絕恨之敵人而亦信之此其基礎果何自而植之

吾嘗執此義以求解諸人。而人之答解之者種種不如我之意也。吾嘗執此義以求解諸我。而我之答解之發表工具（語言文字）終不如我之意也。吾始以吾之不通之解說作為吾此旅法之新發明則國家不亡之程度與國內所有鏡子之數成正比例是也

吾自入法以來自首都以迄農村自飲食坐臥遊玩乃至於浴堂廁所無在不見有鏡子鏡子與法人殆有不可離之關係吾於是乃知法人之强之所由也語云「丈八燈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此國之所以可亡也非外患也非內亂也諸君而不信吾言乎請諸君早起一照鏡子而思之

羅素(Russell)學說研究會英文部紀事

實厂

歡迎會之概況

本會分中文英文兩部，羅素到京之第三星期，本會假「歐美同學會」場歡迎之偕羅素到會者有(Miss Black)及傅銅趙元任兩先生，迨至體柏默之後，即由會員致歡迎詞，予謂：

「先生自稱爲中立一元論的哲學家，折衷唯心唯物兩派；以科學的方法闡明哲理，此正與我國孔子的哲學相合，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明辨事物之是非首在格物。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由此可見孔子講明一貫之理重在分析事物。今先生的學說不期而與孔子的哲學相合我國將必以尊崇孔子的觀念尊崇先生云云。」

羅素先生答曰：

「就一元論而言，歷來哲學家主張一元論者多矣；但研究的方法從無有一致者。我輩講學重在研究方法若何，不在結論。予（羅素自稱）前充數學教員時，有一學生用代數的方法算我所設的數學問題。其得數雖然不誤而算法不合，予認爲無效明乎此即知講學不重在結論之相同。」

「至若明辨是非一層須分爲兩部說明。社會上流行的道德原無一定的標準。有在此處認爲是，在彼處認爲非，有在現時認爲是在昔時認爲非此不在我輩研究學術範圍之內。我輩所當研究者乃眞理的是非眞理的是乃對於某事就各方面與此事相關之事實而歸納之合於科學的理論及事實者乃謂之是，否則謂之非。」

關於研究會的組織及研究方法，羅素先生又曰：

「研究會首在能直接談話，各持所見極力辨論。能如是方能見研究會的精神，昨就「心之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 範圍內設有問題四道，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茲不贅。諸君如能以英文作答案，即可入研究會英文部開會之前，預將答案寄交於我，臨開會時，即可在問題內從長討論。」

旋由全體會員規定每週開會之時間及地址乃散，此歡迎會之概況。

第一次開會之概況

此次到會者計有十人，對於羅素所設之問題，已作答案者僅有四人，羅素爲人溫和謙遜，招待會員至爲慇懃，先與各會員隨意研究各種問題，旋向各會員要求發問，間有會員不能發問者，羅素催促至再，終至說出問題乃已，迨互相問答許久，未作答

案者先與羅素握別已作答案者與羅素圍坐一席逐題討論。予初以爲「意識」"Idea"的原素爲由主象（Content）客象（Object）及作用(Action)三種構合而成，後經羅素解說許久，始認定「意識」僅含主象客象兩要素。

第二次開會之概況

此次到會者七人；作有答案者二人，開會時，先就答案辨論許久。予之答案中有曰：凡未占有若干空間者，我輩不能承認其存在，羅素曰：如「想像」及「思想」等幷未占有空間，然人人皆具有此等機能，似不能不承認其存在。予曰，「想像」及「思想」乃腦筋的作用，未具有獨立的資格；認「想像」及「思想」爲腦筋之能力可也，羅素復曰：此種主張近於唯物派，以占有空間與否定事物之存在與否，此乃一大問題，請以長篇文字發揮所見。

旋又改訂嗣後研究的方法，乃指定德國馬奇（March）所著的「感覺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爲暫時研究的範圍：因爲此書將「心理」「物理」併爲一致，純粹以科學的方法闡明感覺的眞諦，羅素對於此書甚重視之。

第三次開會之概況

此次開會，以在年假期內，到會者僅有三人，予曰：近兩三次到會研究者皆不甚多；因爲本會近來研究的學術，屬於心理範圍以內，唯研究哲學者對此趣味較深，但北大哲學系學生能直接談話者甚少，故多加入中文部。此外能直接談話者，對於心理學，多無甚興趣，將來演講「物之分析」"The Analysis of matter"時，前來研究問題者，必較此時爲多。羅素曰：吾人所以能研究問題者，全賴有心之作用；果然對於心理學有正確的知識，則凡百科學皆可迎刃而解，旋討論「感覺的分析」之內容，彼索予之筆記，仔細閱讀，以察予對於該書所得之深淺，問答之際，藹然可親，嗣後論及政治問題，彼又請（Miss Black）前來研究許久，始握別。

教育部審定中華國音留聲機片

◉注音字母已經頒布了 各學校都要用國音國語了 ◉國音教授的困難 在讀音不準確 國語教授的困難 在語法語調的不明白 ◉本局於去秋決定製造國音留聲機片 經過了許多困難 到現在才成功 ◉這個留聲機片 是教育部特派王璞來上海發音 又派黎錦熙來審查 ◉王先生於注音和會話 極有研究 現任北京讀音統一籌備會會員 注音字母傳習所所長 國語講習所和北京高師女高師教員 ◉黎先生是音韻學大家現任教育部編審員 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 國語講習所教員 ◉這機片共六片計十二面分十二課 國音六課 凡字母拼音五聲都完全的 國語六課普通語法大概都有了 另附課本一冊全是正文 可以對着片子聽 說明書一冊把發音和語法詳細說明 學的人只要肯用心研究 國音國語儘可在幾個月裏畢業 ◉這機器是用百代公司寶石針的 無論用多少時候 不會壞的 如果已經有百代公司唱戲機的 可以只買國音片 不必買機器 ◉奉送樣本來函請寄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總店國音留聲機部

(預定辦法) 預定要先交定銀九年十月底以前定的十年二月底交貨以後定的從定的日子起遲四個月交貨

(預定價值) 每副四十元機器廿八元先交一半或交全都可

(預定特價) 預定特價九折民國十年一月底止

(預定地點) 中華書局各分局和各處書坊均可代定不過要換中華書局總店的定單

上海棋盤街四馬路轉角中華書局總店謹啓

教育部審定批

呈悉查該局所製國音留聲機片共分六片每片兩課合計十二課第一課注音字母讀法發音尙屬明確以三介母及儿母分隸聲韻兩類頗合舊時切音及各國字母分別元音輔音之通則後半課拼音舉例特取結合韻母中略有變音者凡十個悉行列入尤爲苦心經營之點第二三兩課爲聲母與音母相拼之音第四五兩課爲聲母與結合韻母相拼之音發音均尙清斷惟其中間有國音所無之音據編者聲稱係於發音系統中備此一格其在音理上不能拼合之音則均未列入云云尙可行其本課及說明書中應分詳細聲明之以免與國音相混第六課練習五聲均取各聲兼備之字依拼法次序排列頗爲有條不紊惟五聲悉照北京音讀而入聲略欠明瞭應俟將來國音規定五聲發音標準之後再行按照修訂第七課詞類及短語之讀法第八課單句之讀法第九十兩課複句之讀法編次均依語法之程序所讀之音尙無方音羼雜於語調之輕重高低聲情之抑揚抗墜頗能合節足爲練習語法之準繩第十一十二兩課會話之練習取日常酬應問答之語爲敎材尙切實用合查所製各片發音清正編次整齊於國語國音之傳習殊有裨益應准審定公布爲各學校學習國語之敎科用品 至附屬該片之課本說明書等應由該局妥速編定送部審核備案其各片中有將來應行修訂增減之處即由該局隨時改製呈部核定可也此批

中華民國九年十月十三日

家庭日用

婦女寶鑑

全書七百餘頁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三元六角

現在婦女的知識一天一天高起來了，就從治家而論，也要有許多應備的常識，況如今「婦女解放」和「社交公開」聲浪狠高，那些舉動，都要研究有素，方可對付，所以東西各國，關於婦女用書，是極注意的。本局前出女學叢書，實開婦女道德智識的先導，國人認爲狠適實用，現又編輯婦女寶鑑一書，內容分立行，持家，理財，育兒，交際，修容，衣服，飲食，居住，生理，衛生，醫藥，看護，文藝，美術，手工，運動，遊戲，園藝，豢養，二十篇，計八十餘種，都百萬餘言，插圖三千餘幅；凡婦女應具的知識和應盡的責任，莫不詳細說明，綱舉目張，婦女得此編，足以修養身心，整頓家務，眞是家庭的寶庫，酬世的錦囊。

中華書局發行

(中61)

民國十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改造

編輯者 北京新學會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一冊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定價	二角五分	一元三角	二元五角
郵費 本國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郵費 日本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郵費 外國	八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廣告

等第	地位	一期	三期	半年	全年
特等	一面	四十元	一百十元	二百元	三百八十元
上等	一面	廿六元	七十元	一百卅元	二百五十元
普通	一面	二十元	五十五元	一百元	一百九十元
普通	半面	十一元	三十元	五十五元	一百元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及論前）其餘爲普通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字。典。改。造。的。先。鋒。

△改。正。國。音。的。標。準。

中華 國音新字典

全一冊　印刷中

一、編制特別　分配勻稱

全書八千餘字分上下兩編

卷首有檢查注意八條檢部檢字各表

卷末有附錄一篇詳載關於國音的教育部令及國音發音法拼音法五聲類別法

二、格式嶄新　檢查便利

本書的排列一律橫行從左邊到右邊

三、文字清楚　舉例淺顯

文字都用三號字

凡有兩個音或者兩個聲以上的字都附註簡明淺顯的解釋或舉例

四、注音明瞭　詳註五聲

每字下都附注音字母並註明五聲

五、篇幅狹小　攜帶較便

這本書的長不到六寸(工部尺)闊不到三寸(工部尺)

國音 普通字典

全一冊　定價四角

本書選字約五千左右足敷普通之用註解明晰每字之下有國音有音切舉一可以反三手此一編無論讀書閱報檢查便利

國音學生字典

一冊　印刷中